

I 217/78

石鼓文研究  
沅楚文考释

#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九卷

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9285

869285



#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九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一二七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七六×一〇九毫米 十六开本 印张：二·六五 插页：五  
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八、四〇〇  
书号：九〇三一·五 定价：十一元



五十年代初在北京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



## 第九卷说明

《石鼓文研究》初版本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一九五九年作者为第三版写了小引。这次校勘了个别字，补正了附图的比例尺。

《诅楚文考释》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现在作了校勘。

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石鼓文》为最早，稍后有《诅楚文》，都是东周时期秦的刻石。作者分别考释了这两种刻石的文辞，并考证了它们的年代。现在把这两种著作汇为一卷。作者在《石鼓文研究》中发表了明代安国所藏宋拓「先锋本」《石鼓文》，使最善拓本得以流传。《诅楚文考释》是据「元至正中吴刊本」《秦诅楚文》写定的，现将这个刊本影印于文末，以便参阅。

## 第九卷 目录

石鼓文研究·····	3
三版小引·····	5
重印弁言·····	7
目次·····	19
石鼓文研究·····	21
再论石鼓文之年代·····	99
十鼓斋先锋本·····	135
先锋本夺字补·····	237
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	245

沈序·····	269
---------	-----

诅楚文考释·····	275
------------	-----

一 前言·····	277
-----------	-----

二 版本的推究·····	279
--------------	-----

三 关于原文的年代·····	285
----------------	-----

四 全文考释·····	29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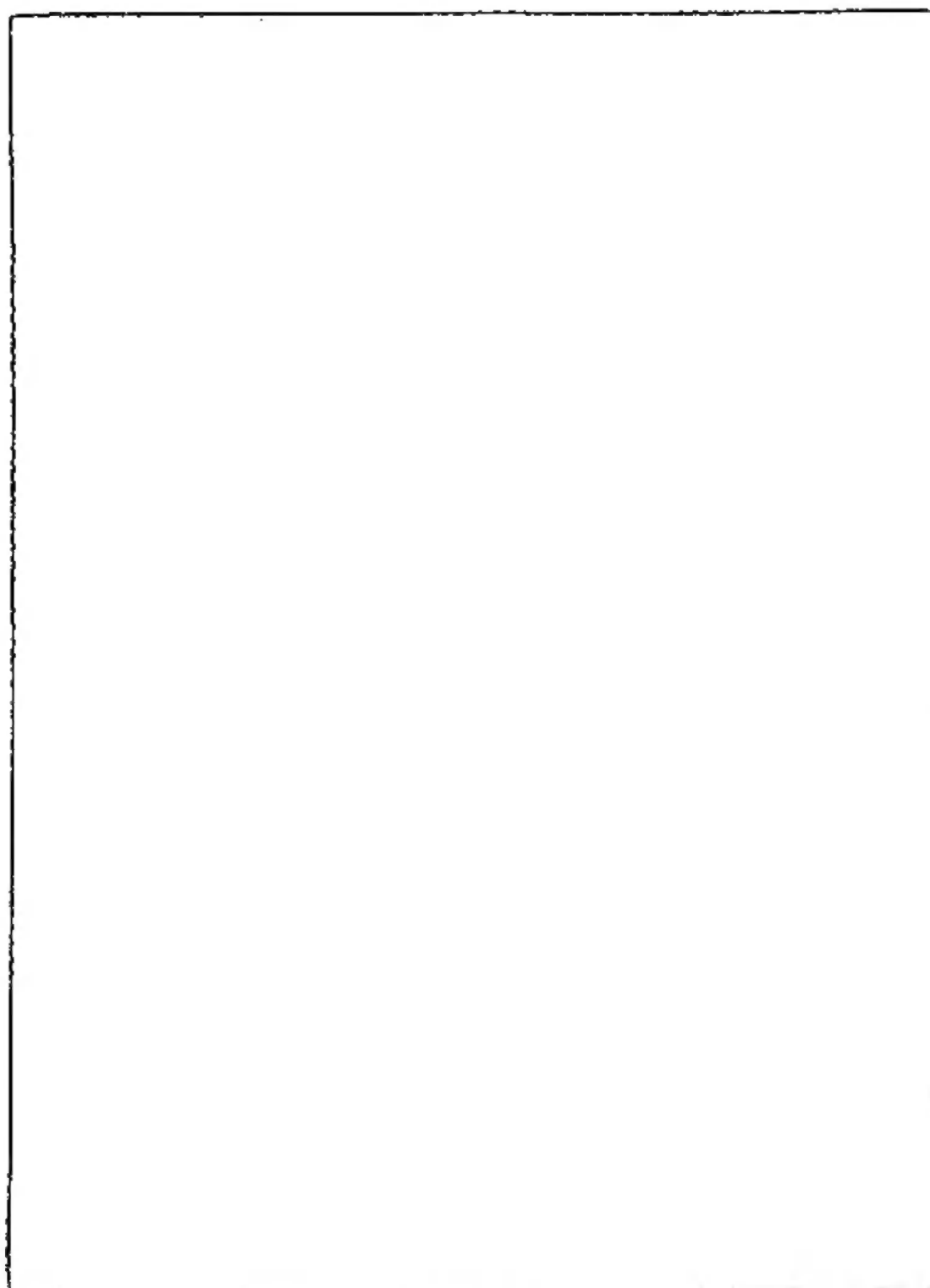
# 同鼓文研究

明錫山安氏十鼓金先鋒本

及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

一九三六年八月

沫學子白雲



### 三版小引

『石鼓文研究』今改由科学出版社印行，重印并宜中有之文字均加改正。

一、石鼓运回北京后，已于一九五八年开箱，陈列于故宫博物院陈列室。

二、关于石鼓年代，唐兰曾主秦灵公三年说，近已自行推翻，谓作于秦献公十一年（周显王二年，公元前三七〇年），又推近了四十年。

石鼓文中秦自称公，又有「天子与」，「嗣王始」之语，自当指周王。由此内证及其他根据，故敢肯定作于秦襄公八年，时周赧王元年（前七七〇年）。

唐之新說仍先肯定王後必作于我國年間，但對我所提辯論未加反駁，僅改換上述內証推遲年代，極云「雖至二年還不可以稱嗣王」。新說視旧說若有進境，但其自信似仍未堅。

余去，我國東漢，周官已同贊三幅，對秦晉為有效，昨政贊等事，在秦視之，當不致受駭奇焉。故余仍維持裏公二年說，以待更有有力之反証。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八日

鄭沫若

附注：唐氏新說見「故宮博物院」刊一九五六年第一期「唐書」不致文年代考。

## 重印弁言

明代嘉靖年間（十六世紀）的錫山安國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兼印書家。他有過一部銅鑄的活字，曾經印行過好些古籍。他也喜歡收藏不毀文拓本。在他的收藏品中，有三種北宋拓本最古，他命名之為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三本均經剪裝，年代先後相差不遠。先鋒本最古，後勁本之中權較晚；但中權殘字多被保存，後勁本之先鋒奪最多。故三本雖略有先後，而亦互有優劣。

三本均於抗戰前，被民族文化敗類售往日本，收買者為日本財閥三井銀行的老板，視之為天壤瑣寶，秘不示人。



一九三二年秋，我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看到一套拓本的照片，共四十二張，並無題跋。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後勁本的照片。是三井的兒子借給朋友看，流散在外的。我見到這套照片，曾寫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古代銘刻集內，以一九三三年秋在日本印行。我又把照片寄回國內，由馬衡唐蘭二氏負責印出，當時誤信耳食之言，曾以之為「前茅本」。和這套照片的發現約略同時，上海藝苑真賞社把中權本印行，但要把「權」字磨改為「甲」字，冒充「十鼓齋中甲本」，書後長跋被刪去，以掩其作偽之跡。

一九三六年夏，收藏家劉體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冊，託人送到東京，希望加以利用，進行研究。我選了一五九五片，編成殷契粹編，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印行於日

本。當我在從事編纂的時候，東京的一位骨董家河井仙郎聽說我處有劉氏甲骨拓本，他便向我建議：願意把他所珍藏的安國三種石鼓文的照片和我交換借閱。河井是三井的學術顧問，事實上就是幫忙三井收買中國古代文物的掮客。安國石鼓文被三井收買時，正是他從中韓族的故地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即是最初進行交易時由上海送去的樣本。這樣本藏在河井處，他也是諱莫如深，祕不示人的。我接受了河井的建議，因而我就有了機會得以看到先鋒中權後勁三本的全貌。三本照片前題後跋俱全，中權和後勁的跋語也就因而得到了闡明。河井的照片，我把它複製了。根據這樣難得的資料，我對舊作石鼓文研究進行了一番的修改和補充。整理完

畢之後，我把全部資料郵寄上海沈尹默氏，請他設法印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日本軍國主義者  
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我結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  
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這部書的初版是在困難期中，以一  
九三九年七月作為弘德研究所叢刊之一，由商務印書館  
印出的。印行以來，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經歷了十五年了。  
人民出版社準備把這部書重印，我趁這個機會把獲得材  
料的經過寫在這兒。

這部書的印行，主要的目的就在提供有關石鼓文的難  
得的資料。石鼓存世已經二千七百多年，石經風化，有的  
已一字不存，存者也十分殘缺。故在今天，我們能夠看到  
九百多年前歐陽修、梅聖俞諸人可能看過的拓本，實在要

算是一件僥倖的事。還有一事值得提起的，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對日本東京進行大轟炸的時候，上面提到的河井仙郎已被炸死，他的住宅化為灰燼，他所藏的石鼓文照片不用說也會一同被炸燬了。三井所藏的原拓本不知是否安全無恙。如果那一套原拓本也被炸燬，那末這部書的印行要算是把一項文化遺產的遺蛻保存下來了。

石鼓的製作年代，據我的考證，是在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唐蘭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石鼓乃秦靈公三年作吳陽上時所作。秦靈公三年為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四二二年，和我所見相差三百年以上。他的主要根據是文中四字作四，不作三，又屢見避字，即節一人身之吾字，字法均不古。然石鼓文四字均駢之省文，秦

風懷公時詩有馮驥春秋齊靈公時之廖虛銘已有駟字。駟  
省為四而不作三，不足為異。易經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已有吾字。易經成書雖甚晚，然此六辭則採自  
民歌，為時當頗古。吾印乃陰陽對轉，此風飽有苦葉，毛傳  
以為刺衛宣公，詩中三見印字，均作為我字用。是則吾印  
殆古時民間俗語，故於民歌民風中見之。石鼓文作者採  
用俗語，故首於貴族詩歌中使用避字。由此可見石鼓中  
有避字，並不是證明石鼓之晚，倒反足以證明自我稱吾之  
古。爾雅釋詁「印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以印吾列在弟  
一二位，亦足見此二字為古語。且文中稱天子為嗣王，乃  
周王初即位時之稱。秦靈公三年周威烈王己卯即位四年，  
殊屬不合。又全詩格調，與詩經中秦風及西周末年之二

雖甚為接近。如大雅車攻吉日諸詩自來以為宣王時詩，無異說，舉以石鼓文相比較，不僅情調風格甚相類似，即遣辭造句亦有雷同。凡此均足以證成我的說法，而於唐說則深相抵觸。

或許有人會懷疑秦之先而西戎雜處，至襄公時其生產狀況雖遊牧階段當亦未甚遠。而石鼓諸詩頗為雅馴，表示秦人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何以能夠驟然至此？我看這是容易說明的。這是因為周室東遷之後，有一部分太史作策之類的人員留下了，又做了秦人的官，替秦襄公司筆札，故爾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調相同的詩。

石鼓文是詩。所敘述的內容主要是貴族階級的畋獵遊樂生活，可惜從詩辭中看不出多少秦人的社會史料。

詩中有「徒馭湯」(《靈雨》)、「徒馭孔庶」又「臣徒如章」(《嶂》)。  
(《秦款》)這樣的話。「徒」是徒卒，也可能是徒隸，可惜看不  
出進一步的階級性。但從石鼓本身考察，關於秦襄公時  
的生產概況，倒可以得到一些間接的了解。石鼓呈饅頭  
形，這是古代石刻中僅見的一例。在這以前無此形狀，在  
這以後也無此形狀。秦始皇帝的各種有名的刻石都是  
沒有遵守秦人的這個傳統的。我的推測是這樣：這應  
該就是遊牧生活的一種反映。它所象徵的是天幕，就如  
北方遊牧民族的穹廬，令人所謂蒙古包子。秦襄公時的  
生產概況離遊牧階段不遠，故在刻石上採取了這種形象。  
這和祀神之地稱「時」相比照，還可以得到相互的印證。  
時字當是從埴字轉變而來，雞棲垣為埴，獸畜棲止之處亦

可為塼。石鼓車工石有「即邀即時句，資即，即衛即時，時乃塼文有文。遊牧屯集祀神之處自當為獸畜棲止之處，故神祠亦因而稱「時」。石鼓是襄公作西時時的紀念碑，祠稱時而碑象天幕，即使不是生活上的直接反映，至少兩體現的觀念離實際生活必不甚遠。

石鼓的石質為花崗石，質頗堅硬，因而頗為沉重。每鼓的重量究有多少，可惜無人衡量過，在抗日戰爭初起時曾運往四川，一石即以一卡車載運，其重可想。韓愈「石鼓歌」謂「十鼓祇載數駱駝」，那是他不曾目驗所想當然耳的話。石鼓運回京後，聞存故宮中，至今尚未開箱，我自己也不曾目驗過。據說每石的底部尖削，蓋便插入地中不易動移，其為人工製造，非天然石可知。石質是否係就地取材，亦



尚無人就地查驗。但如此巨重之石，且數至於十，即使採自當地，亦必需要大量人工。生產狀態既離遊牧階段尚不甚遠，而能有如此巨大工程，除利用奴隸勞動而外，不能作別種設想。更如證以五百多年後秦始皇帝的各種大工程，如築長城、鑿馳道、建阿房宮、修驪山陵等，都還在驅使大量的奴役，那末，秦襄公時的社會制度是怎樣，似乎可以不言而喻了。

石鼓文中，如上所述，直接的社會史料雖然不多，但從文學史的立場來看，却當作不同的評價。石鼓文是詩，兩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寫所刻的詩，遺留到現在，這樣的例子在別的國家並不多見。它在詩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辭用韻，情調風格，都和詩經中先後時代的詩相吻合。這就足以

證明：儘管詩經可能經過刪改潤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資料。因此我們對於詩經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便有了堅實的憑證。而且，石鼓剛好是十個，所刻的詩剛好是十首，這和小雅大雅以十首為「一什」的章法恰相相同，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石鼓詩不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學作品的寶貴資料，而且更重要的貢獻是保證了民族古典文學的一部極豐富的寶藏詩經的真實性。由此可見石鼓年代的考證是頗關重要的。假如石鼓果真是戰國初年秦靈公時的作品，詩經中有好些詩的年代勢必推遲好幾百年，這在古代史的研究上可能引起很大的混亂。

考證乃研究工作必經之初步階段，如能實事求是，可不失為

作進一步研究之堅實基礎。為考證而考證，乃劃地自限，然較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終勝一等。顧之為反動而考證者更不可同日而語。近人頗有全盤否定考證之傾向，似不免懸美而吹鑿，因噎而廢食，故附論及此。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郭沫若

## 石鼓文研究目次

### 石鼓文研究

- 一、古拓二種之比較
  - 二、古拓之年代
  - 三、石鼓之年  
代
  - 四、原文之復原及其考釋
  - 五、注釋
  - 六、餘論
- 附圖 一、沂沭石之近況及其拓墨 二、作原石之近  
況及其拓墨 三、顧氏石鼓硯之正背二面 四十鼓  
齋後勁本四頁 五十鼓齋中權本四頁

### 再論石鼓文之年代

- 一、導言
- 二、東遷時岐豐之歸屬
- 三、西時地望及西  
垂之解釋
- 四、而師石之再檢討
- 五、沂水之深淺及  
鄭之地望
- 六、餘論

附圖 一、明錫山安氏舊藏後勁本而師石三枚 二、  
同中權本同石三枚

十鼓齋先鋒本

先鋒本奪字補

明錫山安氏十鼓齋先鋒本石鼓文書後

附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縮影

沈序

## 石鼓文研究

郭沫若撰述

### 一、古拓二種之比較

傳世石鼓因經歷年久，文多磨滅，不可復辨。其北宋古拓如四明范氏所藏天一閣本，亦久成為希世之珍矣。去歲秋暮，余於此間偶見古拓照片一帙，計四十又六片，雖前題後跋俱無，而十鼓具在。案其印記，知亦明錫山安氏十鼓齋所藏。舉與民國八年上海藝苑真賞社所印行安氏別本相比較，固大有雲泥之差，而視天一閣本亦遠有上下冰炭之別。未

中□本即中樞  
本以下字於□  
中注以權字。

所謂寫真本  
即後勁本下  
文同。

幾唐氏立厂蘭由北平函告言藝苑真賞社新印宋拓石鼓  
文比天一閣本多二十餘字實海內第一本初疑即余所見  
寫真本之複製爰即購索一部知亦十鼓齋舊藏而與余所  
見本復不同卷首原題十鼓齋中甲本甲字顯係後改用筆  
既殊周遭紙色亦有異此氏蓋名以中□本以表示其次善  
並未視為第一本且彼氏八本後猶有安氏長文之跋記此  
中國本遠勝彼本而無跋文亦屬可異此中寔大有蹊蹻竅  
後當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

既得中國本乃舉與寫真本細細比較知二本實互有優  
劣今述其要點如次：

一、泝河石其游趣句趣字今石已全泐中國本泐去五  
旁下半寫真本無恙。

今案此驛字  
異文，先鋒本  
最為明晰，其  
字乃从羊作  
蓋羊省，辛  
事也。

此重文痕跡  
先鋒本亦有  
之。

二、車工石，鹿痕速，白，鹿字今石已全泐，二本亦均半泐，然寫真本比中國本多存一筆。

三、又，辯，角弓，白，辯字自宋以來久成懸案，或釋孫，或釋齡，迄無定準。今石已全泐，二本亦均泐損，然寫真本比中國本多存二三殘筆，確是左旁从羊，右旁从辛之字，其為驛字之異無疑，即詩小雅角弓之驛，角弓也。說文引作驛，甲骨文及金文作羊，此从羊，蓋即羊之省，而以辛為聲也。

以上三項乃寫真本優於中國本之處，然於左列二項則優劣恰相反。

四、濡，雨石，盈，深，濟，白，濟字重文，中國本在右下隅尚有殘痕可辨，寫真本已全泐。

五、而，師石，中國本最優，多全字二，半字二，其左驂上之一



事由初裝時  
為手民所剪  
奪誤安底諸  
跋自明。

呂字顧天子下之一來字辭本及左駢下之一殘文與復  
其下之一殘文辭本均為寫真本所無。

二本互有優劣事頗弔詭揣其所由蓋其原拓本係湊合  
否則於剪裝時互易或為匠人所奪損也。

此外馬薦一石有心字寫真本在文末中國本在其一二  
字上此當以後者為是前者蓋剪貼失次也餘則石華字跡  
均如出自一拓蓋二本之相去其先後要亦不甚遠然必二  
本合璧然後始能於為至善也。

## 二、古拓之年代

石鼓文字數今存者合重文合文計之僅三百廿一字。北

宋歐陽脩所見本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  
過半。見集梅聖俞詠仿石鼓文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院  
集五十九。蓋舉其成數而言。此數可為古拓時代之標準。今就中  
補本所存字數分全字、重文、半字、合文、贅文以計算之。列表  
如下：

車	吾	作	而	需	汧	
工	水	原	師	雨	汚	
六	五	四	三	五	六	全字
三	二	一	二	〇	一	
六	四	二	一	六	五	重文
三	九	〇	四	二	〇	半字
〇	〇	三	一	〇	一	合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	贅文

田車	六。	四	五	。	。
奉敕	五三	二	三	。	。
馬薦	一四	四	三	。	。
吳人	四。	一	一	。	。
	四六五	三五	三。	五	一

全字之數四百六十五，與歐陽所舉數目相同，然如並重文合文而言，則遠在其上。此間學人因有疑安民二本為唐拓者，今案此說不確，事由作原一石可以判定。

作原一石於十鼓中，最為數奇。據古文苑石鼓文後所錄王厚之跋辭云：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

嗣真張懷瓘寶泉寶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跡虞世南  
 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  
 代書亦削之倉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併述為  
 尤詳至本朝歐陽脩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  
 為無所攷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  
 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殿二字以為見於秦片秦  
 權兩指以為秦鼓偽劉訥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  
 陽兩指以為周物……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  
 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索馳興致太學不從鄭餘慶  
 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  
 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  
 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歸於京師今河南開封詔以金

填金之說。元虞集亦主之。金人剔取其金之說。出於明王禕。近人馬衡親就石之情狀以考察之。言填金勢有所不能。蓋謂以泥金塗入其字。如新出唐件。然墓誌然。王禕所謂剔取其金者。當是傳聞之誤。見新出北宋拓石鼓文。即後勁本。跋此說至有理。

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廋。後移入於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

此叙南宋以前石鼓史實頗為詳備。南渡以後。金人輦至

燕京。復剔其金。曩歲猶存北平政國子監。最近因避外患已

南遷至滬矣。

補注：抗戰中曾遷往四川。戰爭結束後已遷回北京故宮。

作原一石。即皇祐間為向傳師所搜得者。梅聖俞詩亦云。

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

近人偶見安碓床。亡鼓作曰剝中央。

心喜遺篆猶在旁。以曰易曰庸何傷。

以石補空恐舛梁。神物會合居一方。

今此石上端正被削去。剝作曰形。與梅詩適合。

施宿亦云。

此鼓乃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由故今所有者皆斷續不成文。

以梅詩與施說合參，足知傳師訪得作原一石後，曾以石補復之，而刻記事由於其上。施乃南宋人，未見原石，即梅詩亦所未見，故誤為傳師磨去之說也。

傳師所補之石，不識何時又被剔去，故此鼓仍呈白形。明都穆金薤琳琅卷一周石鼓文跋尾言見向傳師跋云：

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得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跡，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據此，則作原原石於傳師獲得之前，蓋曾另製一石以代替之，並刻文於其上。此代替之石，取傳師所補半石，意必尚

清高宗因韓愈  
石鼓歌有為我  
度量作句科句  
遂謂作原成句  
已在唐時。案  
此實由於誤會  
韓愈詩乃假科  
為篇，言度量  
尺寸，豫作安置  
十鼓之句篇也。

存於人間。即作原原石之上半為北宋士人所削去者，其零  
屑碎片亦必稍有殘存。如再於鳳翔附近從事搜索，其被削  
去之文字或將有重現之一日也。

要之作原一石之成句，因而每行失去其上端三字者乃  
在宋時。今中國本與寫真本均缺上端三字，是知二本均成  
句以後所拓，斷非唐拓也。且二本中既有此石，自當在傅師  
搜得以後，傅師與歐陽梅聖俞同時，二本全字之數與歐陽  
所言字數相合，則二本與歐陽本必先後同時，要皆為北宋  
拓本固無疑也。

作原一石足判古拓本之年代已如上述，準此同一根據，  
於古文苑之年代亦足以判知。古文苑一書，注者南宋章樵  
謂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後世學者多

顧廣圻與孫淵如論九卷本古丈施書已云石鼓之一是自王祐四年向傳師求得者施武子言每行自四字而上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云云而此書所錄亦但有下四字耳然則必在向傳師磨去後思適齋集卷六

疑其為偽然亦苦無確證以破之今攷其卷首所收之石鼓文其作原一石亦無上端三字即此已足破其偽而有餘矣章樵於石鼓文標題下注云

詳攷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此本參校耶

是章於此文之攷核亦頗為詳宋特其攷核之結果轉不免誣良為益蓋古文苑所錄之文其字畫音訓之所以多合於鄭本者正南宋人剽竊鄭本者之所為其文之最可笑者莫如田車石避戎止陟句之釋作避戎陣止世阮章云阮鄭作阮又引施宿云鄭本戎作我下有陣止二字紫戎之作我乃因形近而刊誤戎字深拓尚明晰止字則呈世形三筆均有橫斷石花與世字形混鄭樵蓋於戎下橫注以車二字於



止下復疑為世而竝注之。初時我誤為我，神二字誤聯為陣，世字復誤入正文，書成之後未及校改，故由四字句竟衍為六字句。撰古文苑者不察，乃從而抄襲之，足證其人匪嘗於原石未曾寓目，即拓本亦所未見者也。

### 三、石鼓之年代

石鼓之年代，近人馬衡著石鼓為秦刻石攷論之甚詳。石刻於秦，已成不刊之論。唯刻於秦之何世，則尚是問題。鄭樵乃秦刻說之倡首，以文中有「天子」「嗣王」等語，謂當在惠文之後，始皇之前。鞏豐繼之，謂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直至清末震鈞著石鼓文集注，在「十篆齋」題跋內，辨為秦文公東獵時所刻。

又於所著天咫偶聞曾撮述其大畧。




考史記秦紀文公三年以兵七百入東獵，四年至渭之會，此即所云所殿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贏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此即所云避道既平，嘉樹則里，皆言營邑之事也。日佳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車工皆言獵事，則七百人東獵事有據矣。而且一鼓中天子與公雜見，豈有宣王獵碣既解，天子復解公之理，則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此說頗有勢力，近人羅振玉氏，日本中村不折氏均祖之。中村氏有石鼓文研究之作，曾為余述其大畧，尚未發表。馬衡氏則以為當作於秦繆公時，其說云。

秦自襄公有功王室，得岐西之地而列為諸侯，至繆

公始霸西戎，天子致賀。鼓文紀田獵之事，兼及其車徒之盛，又有頌揚天子之語，證以秦公敦敦當之字體及烈、桓之文，則此鼓之作當與同時。繆公時居雍城，雍城在今鳳翔縣雍水之南，元和郡縣圖志所紀出土之地正為雍城故址，岐山在其東，汧水在其西，鼓文有曰「汧」，原注：王靜安豳洎，謂由雍至所為西遷也。觀堂別集補遺與馬叔平論石鼓書。上

今案鄭樵說由吾水石，公謂大□一語已足破之。蓋天子乃周天子，嗣王亦周之嗣王也。文公時說亦屬皮傅。營邑狩獵之事何代蔑有？雖事跡偶合，無由即斷為文公。馬衡繆公時說，主要根據僅在字跡與秦公敦相近。馬從羅振玉說，以

今案秦公鐘花紋形或與齊靈公時之叔夷鐘全同。如其年代必相近。與齊靈同年代者，在秦為厲公，則「十又二公」者，實自厲公起算也。

秦公殷及孟和鐘之「十又二公」為自秦侯始，謂二器當作於繆公。實則據「十又二公」究不知當自誰起算。二器之年代亦尚屬疑問也。舫舟西逮句釋亦不確。舟下一字原作，鄭樵釋西，後人多從之。然吳人石，觀西觀北，句西字作，与此判然有別。釋西非也。案當從劉心源釋，讀為息遽之息，小篆作，形正相近。王國維廡字說尤不足信。今就安氏二本攷之，此字分明從虜作，而王謂字下「从用从力，實即勇字」，其上之虎實為餘文。於是由此虜而勇，由勇而離，遂定廡為岐雍之雍，牽強殊甚。王氏自謂懷之有年，特惜安氏二拓未得及見耳。字固是地名，當从邑虜聲。虜讀若鹵，見說文聲在魚部，蓋沂水發源地蒲谷鄉之蒲之本字也。此說當於下申論之，茲不贅。

由上所述，足見諸說均無確證，蓋均拘於文字字句之間以求之，而於石之出土地與建石之意均未留意也。

據元和郡縣志天興縣下云：石鼓文在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唐天興縣卽秦雍縣，石鼓所在地則所謂三時原也。秦本紀：文公十年初爲郿時，正義引括地志云：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郿時，襄公作西時，靈公作吳陽上時，並此原上，因名也。唯三時之名有異說，太平寰宇記天興縣下云：三時原，封禪書曰：秦文公作郿時，宣公作密時，靈公又作吳陽上時，在此原上，故號三時原也，亦謂之周原。語襲括地志而改，襄公作西時爲宣公作密時，案此乃陳史妄作聰明而以意改者也。封禪書明言：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三時原在渭北，密時不得在其上。陳史

蓋見括地志叙襄公於文公之次，世叙顛倒，故信手改之，而未加深致耳。

石鼓既在三時原上，則與三時之一之建立必有攸關，揆其用意實猶後世神祠佛閣之建立碑碣也。三時之作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西時作於襄公八年，當周平王元年，鄭時作於文公十年，當平王十五年，又據六國表，吳陽上時作於靈公三年，當威烈王四年。今攷而師一石有「天子」來，嗣王始□，去故我來□等語，此中雖泐去數字，然為新王始立之意，固甚明白。與此關係相合者，謹襄公作西時一事而已。

又秦紀襄公二年

案此四字下當有章文。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沂城

在隴州沂源縣東南三里，帝王世紀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沂，即此城。」而水經注云：「沂水出沂縣之蒲谷鄉，中谷，決為弱

或言汧渭之會其水冬夏均可涉。余曾問諸陝人。尚未得其究竟。然兩石之叙汧水有舫舟自達。佳舟以行。及極深以。之語其情勢似亦未可徒涉者。蓋古今并勢即留待的証。

蒲藪。是則襄公舊都乃在汧水之源蒲谷鄉附近。今攷石文。言。君子卽涉。馬口流。汧殿洎。又言。溝有小魚。其許。漚。漚。卽許書砮之重文。漚字。履石渡水也。水可涉馬。豈可履石而渡。可知其水必淺。乃是汧水之源頭處。所謂汧殿洎。亦洎。洎。洎。卽決為弦蒲藪之形。頌矣。凡此与主文公說者。東獵所謂之會之引證。並不相合。所謂相會處。其水已深。斷無履石而渡及涉馬口流之事可言。且石文。口口自廩。徒驥湯。佳舟以行。繫在涉馬之次。乃言沿汧水而下。則廩之地望可知。字乃从邑廩聲。以聲類求之。蓋卽蒲谷鄉之蒲之本字矣。

襄公立西時之由。秦紀言之頗詳。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

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封禪書作各一祠上帝西時。

用知西時，乃襄公送平王而凱旋時紀功之作。攷之石文，雖辭多殘泐，而蛛絲馬跡猶有線索可尋。如泝泝一石乃緡美其國都泝源之風物，需雨一石乃追記出師之始，所謂「其奔其敵」，□□其事者，即攻戎救周之事也。而師一石之「□□而師」，乃矢孔庶，乃天子之命辭，而卽爾汝字，猶書文侯之命言，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豈一苗，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也。又其嗣王始□，古故我來□，尤屬與送平王事若合符契。作原一石當是作時時事，此石首四韻尚存，導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所作古  
代銘刻彙纂序  
有云「閭秦風  
詩序言駟賦  
美襄公也。始  
命有田狩事  
園囿之樂焉。  
則是與石鼓詩  
乃同時之作。詩  
之遊于北園。  
四馬既閑。蓋  
即當時之後死矣。

後我嗣及爲世讀三里二韵。嗣里均之部字。則首二句。□□  
口猷。乍遽乍□。當卽作原作時也。吾水一石應承作原之後。  
所謂「避水既漸。避道既平。言作原之功已竟也。所謂「避□既  
止。嘉樹則里。則讀爲卽。里理有。即理猶言就緒也。天子永寧。避下所關一字亦  
當是時。秦紀「涼隱時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今言「既止」與  
時字義正相呼應。其餘車工。田車。秦軼。馬薦。諸章乃紀時成  
後畋獵以爲樂。吳人言獻用。言大祝。乃叙畋獵有獲以獻於  
時也。

由上所論。余於十石之次第。所見自與前人異。原石已屢  
經遷徙。其原次自無由得知。宋代諸家之著錄亦多相歧異。  
今就薛尚功。鄭樵。王厚之諸家之次第表列之於次。而以震  
鈞及余之新次附焉。

據先錄本各  
數標次下原  
注如謂迪原  
本乃以車工  
馬薦、吾水、  
田車、泰軟、  
沂河、作原、  
而師、臨雨、  
吳人為治與  
前代諸家後  
不同。

郭	震	王	鄭	薛	沂河
一	九	二	一	五	雨
二	八	五	八	九	而
三	十	七	九	一	師
四	五	六	二	七	作
五	七	九	十	二	吾
六	一	一	三	八	車
七	二	三	四	三	田
八	三	四	五	四	泰
九	四	八	七	六	軟
十	六	十	六	十	馬
					吳

此外如金薤琳琅所錄趙古則本從薛次，自阮瞻迪以後  
均從王次，安國諸本及天一閣本亦均王次也。然諸家之次  
均無根據，依其次讀之，薛義氣韻均不相聯屬。震鈞之次本  
其文公東獵說以立解，然殊牽強附會，至如謂吳人即虞為

吳山之人讀二日之合文為昏字，則直堪憫笑者矣。

又前人於石次多以第一第二或甲乙丙丁等文字以稱之，僅言其次，每苦不知其所指為何石。余今則悉仿詩序標舉文中二字以為石之名，如是，則讀余書者即使不以余之新次為然，亦可無淆亂之虞也。

#### 四、原文之復原及其攷釋

石鼓之年代及次序既定，今且根據安氏二善本進而恢復其原文。二本均經剪裝，行次已失，幸原石尚存，字位多可踪跡，別有甲秀堂法帖本及顧氏石鼓硯，均絕好之參證也。又原辭有韻，王國維曾為之譜，然多闕設，今釋悉為補正焉。



鯢其如子庚繼止

鯢其如子庚繼止

鯢其如子庚繼止

止其如子庚繼止

沂殿特汚汚，煮皮被淖淵。  
▲(真部)

鯢鯢處之，君子(之部)漁(魚部)  
之。滿又有小魚，其游遊遊。  
▲

此等字音極難  
辨。亦有花之誤  
合。辨察可辨。

鑄

帛魚鰓鰓其藍氏鮮。

黃帛其鰓鰓又有

鰓鰓

又有

鰓(音綿)其胡孔庶膏之

鰓鰓(魚部)其魚佳惟可何

佳鰓(魚部)可何以橐

之佳楊及柳(之出合韻)

靈雨第二

□ □ □ 葵 露 雨

□ □ 漣 迄 漢 象 煤

漣

惟君子即步馬  
 □ 淋汗殷自薄  
 □ 肪月田隸  
 □ 自麋徒履  
 湯 龜月乙於或  
 陰 或陽核燦乙

𠂔<sup>\*</sup> □ 于 川 一 方

首字左上隅，先鋒本有石痕可見，似已更無殘筆，其字作𠂔。

𠂔 □ □ 止 其 太 𠂔

其 𠂔 □ □ 其 𠂔

□ □ □ 癸 霽 雨

□ □ 流 迄 𠂔 盈 潔

濟 君子 卽 涉 馬

□ 流 所 殿 洎 薄

□ □ 舫 舟 自 逮 (脂部)

□ □ 自 靡 徒 驥



湯，在舟以行，或

陰，或陽，極深以

行，于水一方。（陽部）

勿，止其奔

其，數其（文部）

而師第三

□ □ □ □ □ □ □ □







□ □ □ □ 而 師

補注：

行首一文雖略損，然其全形當為「行」。始即文字，小篆作「行」。此文從「文」持「手」，蓋字形稍有誤。與自然。此讀為增，與陽行陽方為韻。

弓矢子庶口口

□ □ □ □ 乙 卩

☐ ☐ ☐  
 不  
 見  
 雀

復  
□  
昇  
可  
來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𠂑 𠂒 𠂓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 □ 未 樂 天 子

□ 未 嗣 王 召 □

古 我 未 □

□ □ □ □ □ □

□ □ □ □ 而 師

弓 矢 孔 庶 □ □

□ □ □ □ □ □ 以 左

驂 □ 滔 是 戴

□ □ □ □ 不 舌 具 舊

□ 復 □ 具 肝 來。  
 □ □ 其 寫 小 大 具  
 ▲ □ □ 來 樂 天 子  
 ▲ 來 嗣 王 始 □  
 古 故 我 來 □ (之 部)

作原第四

□	□
□	□
□	□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	□	□	□	□	□
□	□	□	□	□	□
□	□	□	□	□	□
亞	𣎵	𣎵	𣎵	𣎵	除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 □ □ 象 所 厚 賢

□ □ □ 鼓 衛 言 鼓

□ □ □ 吾

□ □ □ 猷 乍 作 原 乍

▲ □ □ □ 導 進 戎 翻

□ □ □ 除 帥 度 彼 阪

▲ □ □ □ 草 為 世 十 三 里 (之 部)

□ □ □ 微 猷 直 罟

□ □ □ 栗 柞 械 其

補注：

從字，近人釋微，可從。字在此當讀為  
激。導者理也，激者清也。導激猶言理清  
或清理。廟與治通，謂所治之事。

補注：

儀當即說文所收越字之異，讀如林。  
詩小雅巧言「秩秩大猷」，說文引作「猷」  
或大猷，其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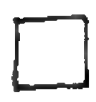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五	□	□	櫟
日	□	為	櫟
(主部)	尊	所	櫟
	(幽部)	斃	鳴
	二		
	日		
	對		

吾水第五

衛	衛
既	川
手	既
衛	衛
□	衛

□	□	𣎵	日	里	既
𣎵	𣎵	𣎵	𣎵	天	止
𣎵	𣎵	𣎵	𣎵	子	喜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余 <sup>x</sup>		四			
多	公	難	中	難	左
如	謂	雲	不	點	難
	大				
					司

行首一字与次行余字异構，  
似尚有殘筆作余字，即金字，  
假為令及，級有，如作勅詞解，  
枉也。下缺二字蓋示地望。

周不來羽

避吾水既靜避

道既平避□

既止嘉樹則

里之部天子永寧耕部

日食丙申昱

新避其□道

□馬既迎真部執

□康駕奔金

□左驂馬右

驂驂元部駝□□

□ 毋不□□。

四 龍 霧 々 霧 □

□ □ 公 謂 大 □

金 今 余 及 女 法 □ □

害 昌 不 余 瑟。

車工第六

既	遜
局	車
遜	既
車	工
既	遜
子	馬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來 𠂔 𠂔 𠂔 𠂔  
 來 𠂔 𠂔 𠂔 𠂔  
 來 𠂔 𠂔 𠂔 𠂔  
 來 𠂔 𠂔 𠂔 𠂔

避車既工，避馬  
 既同。(東部) 避車既好，  
 避馬。(魚部) 既駘。君子  
 員。避。儀。員。避。員。游。鹿。鹿  
 連。君子之求。(山部) 祥。  
 角弓，弓茲已。寺。避

安字下女字与  
以不相連。僅後  
動本如是。據此  
是証三本殆雜  
集而成。此石當  
以後動本為最  
吉也。

啟其特。其來趨。  
趨。雙。即。避。節。時。  
應。應。速。其來大。  
次。志。  
來。遭。射。其。稍。獨。  
（支脂合韻）避。啟。其。撲。其。  
（侯部）

補注：  
避。假。為。節。時。假。為。時。即。有。就。也。即。  
節。即。時。言。應。應。已。入。魏。園。

田車第七

田 車 子 車 鑒 新 象  
四 不 既 節 左 驛 播

司 羈 韋 辭 乙 隸 于  
 通 辭 戎 止 陟 宮 車  
 其 廂 冬 夕 幸 致 肅  
 而 子 庶 庶 費 維 免  
 其 燭 又 燭 其 口 燭  
 大<sup>x</sup> 大<sup>四</sup> 止 各 亞 口 燭<sup>三</sup>

















田車孔安。鑿勒馬。  
 四介既簡。左驂旌。  
 右驂駛。避日隲于  
 原。(元部)避戎止陟。宮車  
 其寫。秀弓寺射。麋  
 豕孔庶。鹿鹿雉兔。  
 其趨又稀。其□森。  
 夜。□。出各。。  
 亞。□。□。。

森字舊以為有重文。入韻。譚案諸本並無重文。  
 當連夜字為句。字蓋森(奔)之譌文。夜疑段為逸。  
 四出各亞。各亞當讀為韻語。舊以各字斷句。  
 入韻。亦非是。



吳 執而勿射。(魚部) 多  
 庶 趨 子 函 樂。(宵部)

奉教第八

駢	□	□	□
□	四	□	□
徒	馬	弓	鑾
驪	其	子	車
子	鳳	碩	恭
戾	介	片	輕
麕	麕	夫	真

116

□	□	超	陽	☁	□
□	□	□	超	徒	鳳
超	□	中	戎	中	博
隻	弓	庚	馬	亨	者
乙	賢	獸	取	還	車
異	超	黃	止	涇	執
	泉	中	糕	陰	從

□ □ 鑿車，衆軟貞

□ □ 弓孔碩，彤矢

□ □ 四馬其寫，六轡

驚 □ 徒驪孔庶，廩

□ 宣搏，(魚部) 箭車觀術，

○ 徒如章，原濕陰

陽 (陽部) 趨，奔馬射之矧

迂 □ 如虎，獸庶如





























□ (魚部) □ 多賢，連禽

□ □ 遊獲九異，(之部)

馬薦第九

補注：

矧字從矢，𠂔聲，在此與馬虎為韻，聲當在魚部。祖楚文有𠂔字，曰：𠂔字甚亂，兩者合勘，疑是𠂔之異文。祖楚文殆假為誇或汙。此從矢，蓋矢聲也。

				虹	
					
					
	一				
					

□

□

□

□

□

□

□

□

业

□

□

□

天

□

虹

□

皮

□

□

□

走

驕

馬

薦

轉

其

其

一

(後部)

穀

雄

血

□

心

其

一

(金部)

□

□

□

□

□

□

□

□

□

□

□

□

□

□

之

吳人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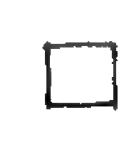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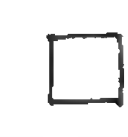


□	□	𠂇	𠂇	𠂇
曾	□	𠂇	𠂇	𠂇
𠂇	□	𠂇	𠂇	𠂇
其	□	𠂇	𠂇	𠂇
𠂇	□	𠂇	𠂇	𠂇
□	□	𠂇	𠂇	𠂇
□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吳人憐亟朝夕敬  
 觀西觀北勿忽竈勿代  
 (文部)

而  
 出  
 大  
 視

□曾受其事□□

寓達中國孔□[鹿]鹿

□避其□□[鹿]鹿

□求又

□是

▲東部大

五、注釋

沂沂第一

此石稱道沂源之美與游魚之樂刻石謂濱而稱道沂源者邇始也。沂源乃秦襄公舊都襄公攻我救周蓋自此出師故有叙其風物之美以起興。



是當如「象」从  
木，象聲，讀若薄。  
「夕」鐘，「象」笑，  
「數」，它器，多作  
「象」，「數」均从  
「象」，「象」之字，与  
「數」字當為雙  
聲聯語，猶如  
「蓬」，「蓬」，「磅」  
也。

雨雨第二

沂水縣之蒲谷鄉，中谷決為  
沂水。《說文》：「沂，水名。」  
《水經》注：「水出沂縣之  
蒲谷鄉，中谷決為沂水。」  
《詩·大雅·綿》：「西伯也，自  
此下歷古之賢君，未有封爵  
而後王天下者也。」

蘇軾詩：「其魚維鱖，實之柳於字形詩意兩失。」明潘迪更解。

為包裏承藉之義。贊文直首字之異示石之所無疑是。

孔庶乃形聲字。此則會意字。言人對月而立，則生景也。今

多聚于荏苒也。意謂小魚在水中立，復從竹，乃餘文以盜其

彌有盜字作盜云。出碧落碑。此復從竹，乃餘文以盜其

所叙者乃遊魚之樂，非食魚之樂也。郭昌宗釋盜至破汗

或釋筵又或釋誕均側重食魚一面着想不知此石通體

用為白色字義引出伸白乃指之象形文其籀文鮮或釋菹舊

白色字義引出伸白乃指之象形文其籀文鮮或釋菹舊

燕皮渾淵意此即水經注為燕當是清澄之帛魚鱗即帛

此石追叙初由浙源出發攻我救周時事。

□ □ □ 癸 癸字二本均微初。譚宗確作癸，且與下文濟泊逮為韻。殆記出師之日。 盈謀濟

謀疑漢之異文，从水某聲。水涯也。

濟之中國本有重文，寫真本泐。

舟舟自逮 舟舟，駐船也。自逮，讀為息邊。

云，恩，舊多釋。□ 自廊 王國維謂上缺二字當是我來，近為西非是。

廊聲，當是蒲谷。

板深以 鄭樵謂板即楫字，案乃假借為楫。第四字舊釋戶，非是。字當入韻疑是藥之古文，象形。

此石遺叙凱旋時事，中當有天子命辭，惜殘泐無從屬讀。而師而，師也。此即天子命辭中語，如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備。師，又此行之前，就文勢觀之，當尚有一二行，其勢方□□□呂左驂□呂字當斷句，與上文師字為韻。字真本無，驂下一殘，具舊復文此似一整句。如此斷句，則上天方無，蓋剪奪也。

為一幽合韻，似言周之舊地，具行規復。復天子□來，來字  
上，一強文，亦為寫真，本所無字，不可識。天子□來，在此  
入韻，寫真，嗣王始□，古我來□，故襄公出師，送之，古讀為  
本，被前奪，嗣王始□，古我來□，故襄公出師，送之，古讀為  
與，大孟鼎，古天翼，臨子，獨  
與此同，我襄公自謂也。

### 作原第四

此石叙作西時時事，先闕原場，後建祠宇，更起池沼園林，以供遊玩，石雖半折，然其全文可想見也。

乍邊乍□，時字，與下文里韻字，為文當即為世里，全文以四  
調，此獨三字，用知世，常，鳴，□，常，古祇字，此讀如詩之祈  
字，古乃讀三十二音，常，鳴，□，常，古祇字，此讀如詩之祈  
拙，著金文餘釋之餘釋，鳴，□，常，古祇字，此讀如詩之祈  
文，當是鴉若鳥，與聖華字為韻，一，亞，若，其，華，王國維云，亞  
義，俱近，亞，若，其，華，字，聲，錢大昕云，字聲，即游優，與優游義  
猶，詩言，特，儼，其，華，字，聲，錢大昕云，字聲，即游優，與優游義  
也，言，之，也。

吾水第五

此石叙作時既成將厥游以行樂

「靜」古清字。國差。避。既止。避。蓋御字之異。假為吾。其下

相呼應。意言。則。聖。理。即。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西時落成也。則。聖。理。即。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玉云。以。商。人。卜。辭。里。日。之。是。作。明。孟。鼎。作。明。致。文。知。此。亦

是字也。集。此。字。當。從。段。玉。裁。說。訓。為。日。明。殷。云。大。玄。曰。目

以。是。手。畫。月。以。是。字。夜。注。云。是。明。也。薪。加。奔。金。□。奔。字。羅

字。半。泐。諦。案。確。是。此。字。蓋。即。假。為。新。也。薪。加。奔。金。□。奔。字。羅

戒。今。就。二。本。觀。之。與。許。書。奔。之。古。文。之。四。輪。鄭。樵。釋。輪。伊

作。同。者。相。近。奔。蓋。也。為。奔。猶。言。之。古。文。之。四。輪。鄭。樵。釋。輪。伊

飛。猶。翼。亦。作。翼。案。乃。公。謂。大。□。公。秦。襄。公。大。害。不。余。恐。讀

為。焉。余。下。並。存。雙。又。形。殆。替。字。之。泐。讀。為。戎。右。文。右。本

詳當作辨說

東寺當讀為

待下秀吉

寺射馬余又倫

讀為「拔」字

Figure 1 illustrates a two-stage process. Stage 1 shows a person at a computer terminal. Stage 2 shows a person at a computer terminal with a speech bubble indicating 'Speech output'.

辨角

弓

今即  
處詩  
寫之  
真駢  
本

字从華省  
直可

辛聲之字，僅此  
云一筆萬金矣。

說文云

趨說文注云此走意

策知翼

為矣之猶文案

速為韻

王國維謂越當

文持字

正上  
有通  
聖  
注云  
朴特  
牛父

此種特  
與上

二 字 非 牛 父  
起 字 同 例 羅 振

文  
研  
三

是行聲訓  
歲豕肩相及者

肩，毛

傳云  
大司馬  
三歲  
引曰

歲無論

其三四蓋不限

言透。

角弓也。釋字自宋以來久成縣案。

一  
弓  
柱  
臣  
寺  
持  
讀  
為  
已  
寺  
射  
同  
趣

鮮矣即美字  
 怡吳東發  
 張字  
 德字  
 容字  
 云字  
 龜字  
 字字  
 隔字  
 文字  
 从字  
 鮮字  
 作字  
 作字

說文云。塵。塵。其來大次。次。客與。

上之音  
作音  
遊政其撲與上遊厥長特

也。樸卽是朴。玉篇廣韻均作樸。然

文意乃因合韻之便用為壯字義  
王云殆訓行相肩殲玉篇以為

也。詩曰：並驅從兩研兮。今詩齊風遺非本義也。不

肩。又鄆風云：「四歲于公。」傳亦云：「三歲

于豕也。蜀段為獨當指離羣而獨

1

田車第七

此石叙獵之方盛。

四介二字頗遠漫然諦察可避我止陟  
見下解作陟字屢

未若解金文父辛盤有美字當是一字余疑即夷之市宮

車其寫宮車與我對舉當是安穩之乘車寫字舊解作卸

是也下言四馬其寫六轡驚口亦言駒馬之奔馳如流水

得言其寫不其趨又旆趨字半泐由上廟字推校之知是

言通迅走鄭樵釋奔又云或作走今案通字石有奔字

未可識趨說文云動也此言校獵

趨字注金文下  
當改為以奔為通  
是說詳上

率敕第八

此石叙獵之將罷。

奔馬字注有未  
諦舊已更正詳  
見下再論石鼓  
文之年代

馬薦第九

秦敕秦敕周禮春官巾車駟車舊蔽然視繫飾注故書繫為轅  
杜子杜子春云轅讀為秦院之秦此轅也  
字正字正是車飾即周禮駟車舊蔽然視繫飾注故書繫為轅  
注者注者以誓省注省當為獨名也秋田也明堂位春秋省  
奔馬奔馬駟字皆為雙聲轉語是則轅云轅雙聲字與時蹕蹕  
舊誤舊誤為六因啓漢制駕六之疑今案確是奔字說文  
奔兩奔兩手盛也此處蓋用為以兩手控勒馬轡之意  
識音識音當避隻允異非也隻上端微泐舊多誤為事  
在魚在魚部

此石蓋叙羅獵而歸時途中所遇之情景由微々推知一  
語可以占之也今石已一字無存行款之復原尚賴顧硯  
文之前後當尚有缺行也

虹虹左旁漫漶諦案確是虫字初出獵時日正驕々馬薦驕  
星々新々星々新々所以言虹蓋歸途暑遇微雨也

猶濟々，蓋言草之豐盛。或讀爲韜，案下文釋其爲。均字書所無，其字當與走字爲韻，蓋以不破字爲宜。釋其爲。誤字。歟々。雉血。血不可通。今案字與半泐舊釋立字形文義均。疑。□心其一。蓋剪裝時依施本而誤者也。先圖本如是。今從之。

# 吳人第十

此石叙獵歸獻祭於時也。

吳人。即虞人，蓋山々。勿窳勿代。勿讀爲忽。窳字部鐘其窳四。易也。字與北亟爲韻。寓逢。寓逢。與。上草字爲韻。此字觀之。牆上一。作大。口。牆。似有重文。然大字特小。而局在行末。疑原句本奪去。而補刻之也。



## 六餘論

以上原文之復原及攷釋既竟，尚有欲贅論者數事。

一、石之數十，與大小雅之以十篇為一什者相符，蓋一時詩人之風尚如是，足證石鼓之數別無遺佚，而大小雅諸詩或亦有錄自石刻者，其石蓋尚埋藏於地底而未發現也。

二、石鼓之石質與其出土地均當研究，由此可以攷證其石之來源，又作原一石由宋人所削去之上端，其零屑碎片余深信於鳳翔附近必尚可獲得。

凡此均當待諸異日。

# 石鼓文研究附圖

一、汧河石之近況及其拓墨 甲石影  
乙拓墨

石文第五行下之一贅文殘字，石影及拓墨中均可辨。

二、作原石之近況及其拓墨 甲石影  
乙拓墨

此石成臼之狀，石影中甚明。

由上二石可推見石鼓之一般，欲窺其全豹者請參看

馬衡著石鼓為秦刻石攷。

三、顧氏石鼓碑之正背二面 甲正面  
乙背面

此碑正面文乃而師馬薦二石，馬薦石之復原專賴此。背面文乃吾水吳人二石。餘石刻列碑周，詳見羅振玉著石

鼓文攷釋。

四、十鼓齋後勅本四頁

即前文中所言寫真本。

甲、沂沭石之一頁

文為「子漁之滿」又小魚

二字其游趣，帛魚鯀，注意

趣字，與第五圖甲比較，即可知其優劣。

乙、車工石之一頁 其一

文為「吾馬既駟君子員」，進，員游鹿鹿，注意鹿字，比

第五圖乙多存一筆。

丙、車工石之一頁 其二

文為「速」，君子之求釋，角弓，茲昌寺吾，注意釋字，

比第五圖乙多存數筆，印記「安國珍玩」。安國即藏家之姓名。

丁、馬薦石之一頁

文為符，敬，維血其一。☼之心，注意心字，第五圖丁在其一上。

印記：旭度眼福。旭度乃無錫沈梧之字，有石鼓文，東沙定本五卷行世，光緒十六年刊行。心賞。此無錫薛中甫之印。第一希有藏之名山，不可無一不能有。

### 五十鼓齋中國本四頁

據藝苑真賞社景印本，原作「中甲」，甲字乃後改。

#### 甲、汧河石之一頁

文為：萬又小魚其存趣，帛魚鯨，其籛氏鮮黃帛，趣字左旁下端已磨滅。

#### 乙、車工石之一頁

文為：駢君子員，邈，員旂鹿鹿連，君子之求，祥，鹿祥二字均不及後勁本，祥字尤遠遜。印記：桂坡，亦安。

國別號。

丙、馬薦石之一頁 其一

文為「天虹皮走驕」馬薦石之辭。

印記「安國珍秘」桂坡鑑賞。希代之寶。

丁、馬薦石之一頁 其二

文為「雉血心」其一 文。

印記「東沙心賞」真賞齋。中南華夏。此印皆無錫。

十鼓齋。古墨林。安國寶玩。

以上附圖五種，共十四面。

附圖一、甲



附圖一

二二

增圖一、乙



附圖二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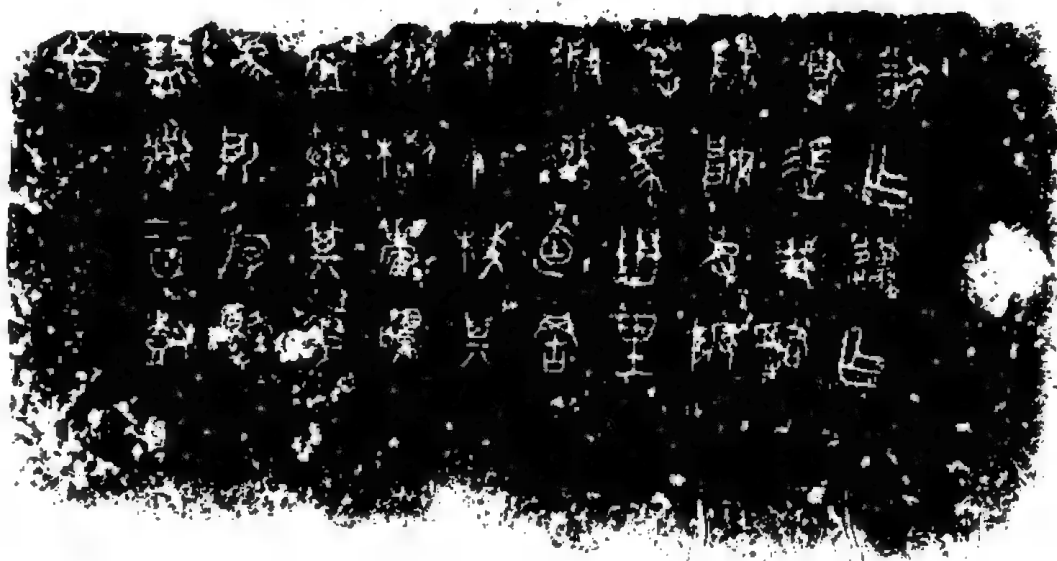


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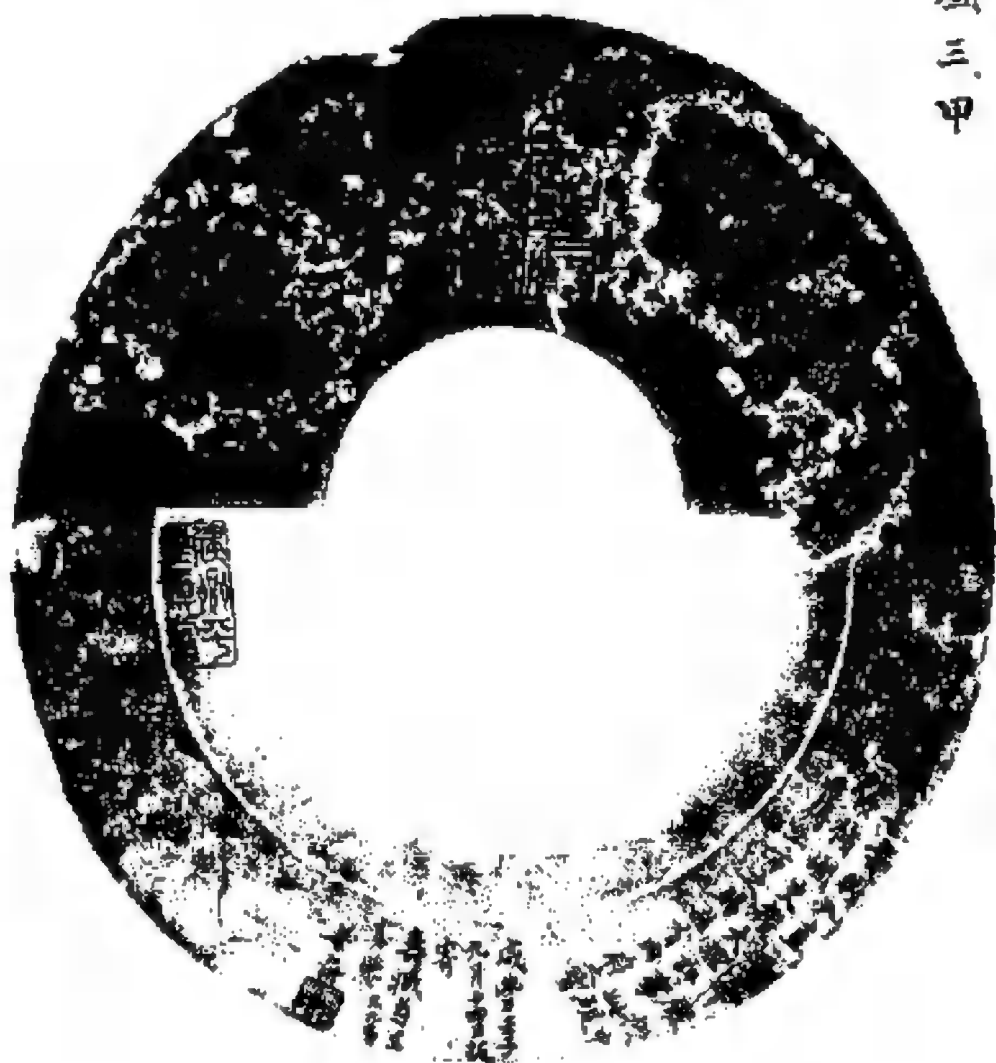
甲



附圖二、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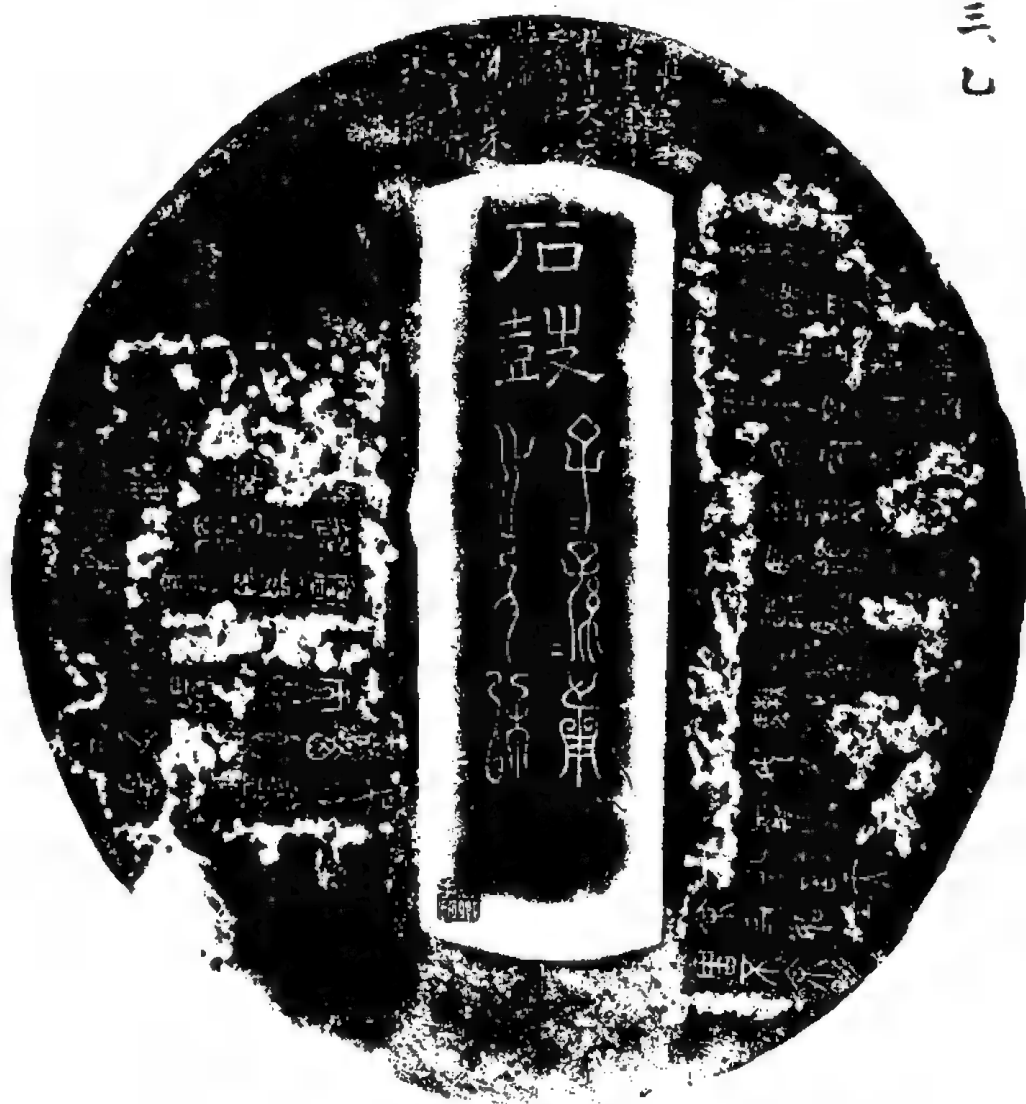


增圖三.甲



增圖三

附圖三乙



附圖四甲



附圖四

附圖四乙



附圖四丙



增圖四丁



圻圖五 甲



圻圖五



封圖五



增圖五丙



增圖五

附圖五丁



## 再論石鼓文之年代

### 一、導言

秦石鼓文，余曩據元和郡縣志知其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與括地志史記正義所引所言三時原之地望相合。三時乃秦襄公之西時，文公之廊時，靈公之吳陽上時，因知石之建立必與時之一有關係，其意猶令人于神祠佛閣建立碑碣也。西時乃平王東遷，襄公出師送之，凱旋時所作，事在襄公八年，即平王元年，而師石有天子口來，嗣王始口，古故我來口數語，與之契合，因而石鼓之作遂得斷定在襄公八年，得此端緒，

更于十石作通盤之整理，雖辭多殘缺，然其大作均能圓通無碍，頗自幸立說之不妄。

然最近蒙馬叙倫氏自北平以所著石鼓為秦文公時物致之抽印本北平圖刊及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之初稿見寄，跋文在萬言以上，至左擊正拙說之遺失，蓋馬氏既主文公時說，而又別有裏公，雖受岐西之賜，實未嘗有其地之至張，故謂余說為根本不能成立也。

馬說雖與余異，然足以補正余說之虞甚多。如說車工石之遺字，謂說文遺訓媒遺，乃以連綿字為釋，而非取媒藝之義，媒遺正謂行聲。如訓田車石之秀弓寺射為引弓而待射，謂秀為撈省，即播異文。如讀秦款石之口徒如章為口徒如障，謂章為障省，如障猶言如堵也。凡此諸解均深闢獨到，茲

前人之所未發。其尤令人驚解者為說吳人石之中國即秦風駟驥詩之北園雖所言地望在浙與余異然于余說實提供一重要之証明。蓋依余說駟驥詩乃與石鼓詩同時所作者也。二詩語法之多相同亦正其証。

又如參鞅石之趙之奔馬之奔字依說文訓為兩手盛余最疑是用為以兩手控勒馬轡之意。馬氏云許慎所謂兩手盛者義重在盛以兩手盛之故从収。今杭縣以杓於缸中取水曰咬以兩手盛水亦曰咬。沫若樂吾鄉東山蓋其正字即奔奔音余六切也。然則不能控勒之義此真一針見血之談。蓋此語余於前文問世後始得覺察即小雅四牡之嘽此語說文兩引一在口部嘽字下與今詩同駟馬說文戶部別引作嘽駟馬者也。趙乃正字嘽借字嘽音轉之字。趙嘽均从多聲在歌部嘽

在元部歌元乃陰陽對轉之聲也。得此知異實段為駭。

馬氏於石次亦有更張。除馬薦石瑤泐過甚未能確定外。

以靈雨沂泗作原。吾水。吳人。孝。軟。田車。車工。而師。此石第九第十兩可

云。為次。可云為石次。又增一異說。蓋馬氏既不以余年代說為然。於余所定之次第自不能滿意也。馬說與余說對蹉。甚且可云不能兩立。馬氏既遠道以鴻文馳教。並諄々以不吝往復。俾此物時代竟成定讞。相勸勉。余感其盛意。讀其文又深々有所啓發。爰復不揣謏陋。擇其關係之重要者論陳於次。

二、東遷時岐豐之歸屬

馬氏攷文云。

襄公雖受岐西之賜，實未嘗有其地。史記秦本紀言：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而襄公十二年伐我，而至岐卒矣。此終襄公之世，未得鄆鄆之証。本紀又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我，我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蓋至文公十六年始盡得鄆鄆之地。

又跋文云：

史記周本紀曰：「平王立，東遷于維維，避我寇。」竹書紀年曰：「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从王入于成周，蓋平王出於申，而杀出王者申侯与西戎大我也。」立平王者，亦申侯与魯侯許男、鄭子也。此據竹書紀



年。史記周本紀曰：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然則當時諸侯於西戎大戎，但圍之不使復東而已。蓋力既不足以制我，而又有申侯平王於其間，寧無投鼠之忌？故周本紀曰：虜彊如，盡取周賂而去，不言諸侯伐我，我敗走也。秦本紀所謂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及史記衛世家所謂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者，皆言乎其禦我不使復東而已。即秦本紀我無道，侵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之語，尤可証也。蓋此平王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之命辭也。賜秦晉以郿岐之田，竹書紀年記在平王二年，此為岐豐未復之明証，故襄公十二年伐我至岐而卒於師矣。

案漢書地理志  
襄公時幽王為犬  
戎所敗平王東遷  
辭也襄公將兵  
救周有功賜  
受鄭鄆之地列  
為諸侯此即  
作序實義解  
者

今案馬氏所引竹書紀年乃今傳世之偽本其書乃捭拾  
舊聞杜撰年月而成不足為論史之資王國維有今本竹書  
紀年疏證辨之甚詳今不復論列唯馬氏岐豈未復之說所  
引史記諸文似若確證然惜氏所引証實包含有取舍與解  
釋之自由耳一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之命辭本可兩解而  
馬氏解為虛擬辭作為秦如能攻逐我即有其地於序實義  
未遑領二史記既明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如我未退襄公  
究取何道由汧而洛復由洛而西歸三襄公八年至十二年  
相隔四載至文公十六年又相隔廿載我據宗周如有廿年  
之久此是何等重大事何以史籍均無明文四史既無明徵  
則襄公十二年伐戎與文公十六年伐戎馬氏何以知其必  
非同類事之反復而為同一事之延長且我之退却周本紀

國已有明文矣。

此王以龍石父為卿用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戎攻幽王。幽王與幸嬖大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此國事理之所必然，蓋我乃游牧人種，其受申侯之誘而侵陵周京，志在牛馬貨財而非人民土地，故盡得周賂即可以去。我既去矣，不必更待諸侯圍之，不使復東。諸侯勤王必出於申侯之召，申侯志既得逞，果得有肅清君側之名，諸侯之師前則生觀成敗，後則將毋未逞，亦在貪天之功，圖博國家之命賞而已。然而宗周之破殘已不可問，原我之未去，每如潮汐來則捲地而來，去亦捲地而去，我既盡得周賂而去矣，其破壞性自不必僅此。此詩人所以有故宮禾黍之悲者也。

原申變故後之圖。平王既無恢復舊京之力，又不能保障戎  
明。即其近証。之不復來，故委棄其殘破之宗社于秦人如敝屣，竟倉黃而  
東。秦人既得岐壺之地，收拾非一朝一夕之力，不可遽居。且  
時有我患，故襄公十二年有伐戎之役，文公十六年又有伐  
戎之役耳。綜攷史文，參酌情理，當時事實有如此者，馬氏之  
說不必然也。

三、西時地望及西垂之解釋

馬氏跋文云：

襄公所立西時，不在岐壺之境……極秦本紀但言乃用  
驪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不言西時之地。封禪書  
曰：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

以為至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所謂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下。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廊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據此可知襄公之西時不在雍而在西垂。封禪書正義曰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也其距雍遠矣。

案此西時之地望如果在西縣確亦為余說之致命傷然而此亦出于解釋之誤也。西垂乃言西陲並非地名。故秦本紀言中涓在西戎保西垂又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我胥軒妻。

生中涵，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依和睦。又秦仲立二十  
 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  
 第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  
 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所謂西垂均西方邊陲  
 之意，其地包含有大駱地之趙城。此城疑當在汭水流域，或  
 即臨洮，舊于河東晉城求  
之，不大丘，大丘即槐里，馬氏攷文云：「水經注：渭水自雍來，  
 東逕槐里故城南。」漢書地理志：雍及槐里並屬右扶風。左僖  
 十三年傳正義：雍臨渭，則槐里亦臨渭而在雍東是也。據此  
 足知西垂並非西縣。漢志隴西郡西縣下亦未注言即秦西  
 垂也。以西垂為地名，並以為西縣者，始于括地志。秦本紀正  
 義於為西垂大夫下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  
 漢隴西郡西縣是也。」西縣西字  
 原奪，今補。張守節未深加攷核，乃於封

禪書注中復襲其說，不知不足據也。

西垂既非西縣，則西時自不得在西縣。秦本紀索隱云：「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垂，西垂縣名，故作西時祠白帝。」時字均誤為亦襲括地志而誤。攷西時取名之意，封禪書文已自明白，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西與少皞白帝相應，乃西方之西，非西縣之西也。且封禪書西垂與西縣兩出，其言秦并天下以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之序，有云：「西亦有數十祠者，即是西縣，而西時時則序于秦雍諸時後，是已明示西時在雍而不在西矣。是則括地志謂西時在三時原上，在渭北雍南，馬氏以為誤者，其寔並不誤也。同一括地志，說亦有誤有不誤，孟子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者，蓋以此。」

#### 四、而師石之再檢討

而師石殘字，今據各種古本所能確知者僅後十行，余初謂就文勢觀之，其前當尚有一二行，其勢方備。故余權恢復之為十一行。近閱吳廣霽石鼓文攷証已有此說，吳云：

以大張全拓細索之，而字前一行似尚有偏旁殘畫，但不辨何字耳。然則此鼓當是十一行無疑。而字已列在二行，余親駐石本如此。

唯吳氏行作七字，与余異。然行作六字亦非余之創見，雖振玉石鼓文攷釋已著先鞭。今將韻讀畧加改正，重錄如次：

□ □ □ □ □ □ □

□ □ □ □ □ 而師

而字今石尚存一部分。



弓矢孔庶。□□

□□□□<sub>(魚部)</sub>左

驂□□<sub>(是)</sub>是載。

□□□□不具舊。

復□具肝來。

□□其寫小大具

□□來來天子

□來嗣王始□

吉我來□<sub>(支部)</sub>

活字存一部分，是載二字全。

具字全，下半字亦如故。

來字全。

天子二字全。

嗣字尚存同下之口。

古字尚存一部分。

馬氏以余此讀為非，謂此石當每行七字，今皆六字，則每行上奪一字。且以七字一行讀之，則自首行至第四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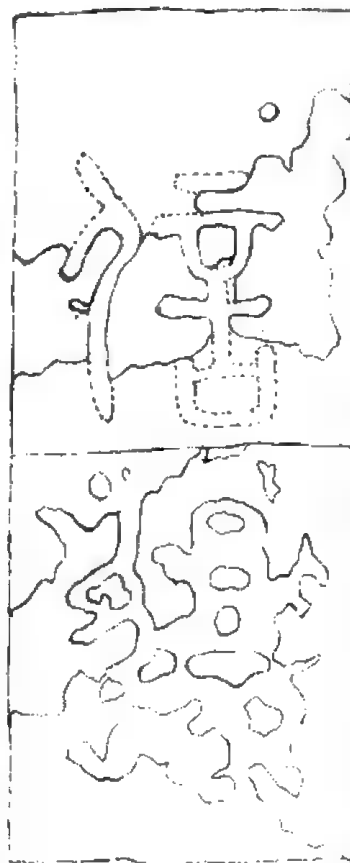
讀馬若近出，石鼓文疏記，所附此石後原圖仍主持行七字之見解，唯字之地位各有更易。最可注意者為末行古字頂格，蓋得於余再添一字必將上頂之說難而更易之。然此實未深考。考甲青重及顧硯古我來末字分明與其寫其字相異，今馬君所復原者乃使相關一格，未免不顧實證。今石古字殘畫與「天子」等字之間亦僅能容三字，并七字之說終屬不能成立。

通止文為□□□□而師□弓矢孔庶□□□□乙乙  
凡未可定其左驂□□右□通正各四字為句亦可  
 証知前無所奪。而第七行□□□其寫其具第八行來□□  
 □樂天子第九行來來來嗣王□第十行□古我來倫意  
 當以□□其寫為句，塞車章四馬其寫可証也。其具來讀為  
 小大具來。其下或或以□□□重文不能定其為句，樂  
 天子來為句□□嗣王為句□□位者如此(原注)為句，樂  
 或以□□□樂為句，天子來□為句□□嗣王為句□□  
 為句□古我來為句，則句讀之可商也如此。  
 今案此說大有未諦，依今石所存文字地位測算之，每行  
 只能容六字，末行古字之殘畫已在石緣直下，行首再添一  
 字必將上頂，通現十石，無於頂上刻字之例也。更極十鼓高

中權本中即所謂乙左二字間無剪貼痕，顧視亦緊接，馬氏於二字間置一□，非也。呂左既連文，知呂必斷句，依馬氏讀法，庶呂涵具具字斷句，氏雖未言，但依其讀法，知必如是。不能成韻，舊傳□復□具肝來□九字，尤百思不能得其謨，馬氏文中未言，蓋亦難乎其言也。

唯驂驂二字間細案中權本有剪貼痕，確當空一格，以左驂□驂，涵，是載為文。驂字右旁尚有殘畫，可釋，並非右字。但既言左驂，依石文慣例，必言右驂，用知弓矢孔庶下七格當是右驂□□□□□呂，与下七格相對為文。因而庶字必為韻脚，乃重部字，而而師行前，無論如何，必尚缺一行，文勢方備。之魚二部本可通韻，則師庶均韻脚，亦有可能，特無從斷言耳。又復二字間亦有剪貼痕，而復具之間亦有如二者

之間均當空一格，則本行即成七字，似可為馬說之一助。然余於復字上之剪痕有說。復上一殘文，薛尚功本作復，此因不信，細察當是信字之殘，因字在行端，剪貼者囿于薛本，誤疑字上石花為殘畫，遂存上而剪下，致使二字緊接也。



行端既無容缺字地位，則馬氏所提出之疑難，完全不成問題。末二句，嗣王始口，古我末口，之讀無可易也。始字良缺左旁，然此必為台聲之字，凡台聲之字均可讀為始也。且案

情度勢，非始莫屬。曲礼王踐阼臨祭祀……外事曰嗣王某，此既曰嗣王，自必為始。古我來句，馬氏謂末字當安何字，於義方協，以事言之，當是送字，然徵之古代詩歌，似少如此辭例。然余訂此石之韻為之部，則凡之部字如翼、備、飭、力、茲、思、式、止等字均可用，或与之部相近之出部、魚部字亦可用，唯如射、覆而無底，故無法決定，特非送字，則可斷言耳。

### 五、汧水之深淺與廊之地望

以上由馬氏所提出之三難，即襄公時未有岐雍，而西時本在西縣，而師石每行當有七字之說，在余視之，均屬不能成立，故余襄公時說並未動搖。襄公時說既未動搖，文公時說自愈失其可能性。文公時說之所以發生，即因石文屢見汧

名，又盛言狩獵，與史記文公東獵於所謂之會之記衆相彷彿，故諸家卽以此爲其出蒺藜而多方以求其比附。然此出蒺藜已不堅確，因狩獵之事代々可有，不必限于文公，而所謂之會與石文所詠沂之地望並不相合。沂，石言滿，硤有小魚，雨而石言涉馬口流，沂國洎々，水可涉馬，並可履石而渡，所言均係沂源風物。所謂之會，其水已深，斷無此事。且石文口口自廟徒馭湯々，自舟以行，繫在涉馬之次，可知乃沿沂而下，並非遡沂而上。余曩以此爲文公時說之最大障礙。馬氏跋文對此亦有反駁，其說云：

檢羅曰璧沂陽縣志曰：大石門在縣南里許，雙峽對峙，沂水奔流至此鎖束，水勢頓殺，此沂水下流和緩之証。且甲水入會於乙水處亦往々勢殺。

案此水勢緩急之說與水量之深淺恰成反比。蓋同一水流，水淺則勢急，水深則勢緩。此乃物理之常然。泝水下流，勢緩正其水深之証。故石文亦有佳舟以術及極深以□之語。此固斷乎不能涉馬也。漢字馬氏誤為漸，故此特為除去。

廩字，馬氏攷文中從王國維說認為雍。跋文中已改從余。从邑廩聲之說，謂似較當。然又以余蒲谷鄉之說為非，謂以音証之，以地證之，蓋即郿之古字。其音說云：

廩字郭君謂从邑廩聲，說文廩廩也，从广廩聲。讀若齒。廩廩為轉注字。廩从無得聲，故音在微紐。案以羅馬字為鼻音帶音次濁唇齒音，而从無得聲之字入曉紐，羅馬字如恆字是也。廩从廩得聲，案此句說文有異，馬別有說。廩廩一字，从田虎聲，虎音亦曉紐H也。廩音轉入來紐L，為鼻音加摩擦。

次濁舌尖前音，古讀來紐歸娘，娘亦鼻音帶音，次濁音又去尖前音也。古凡發音方法同者，可以轉注，故廔廔得轉注。鄮者，說文曰：「右扶風縣，以邑眉聲，眉音亦在微紐。」則廔之為鄮，猶廔之為廔也。廔蓋是鄮之轉注異文。

案此幾經轉折，而最後之結論仍不能不出以蓋然之辭。馬氏蓋不願強人以必信也。驗諸事理，微曉相轉，〔ㄅ〕易來娘相轉，〔ㄅ〕亦易，而微曉與來娘之相轉，〔ㄅ〕則至難。今日微卽是來，〔ㄅ〕如何其能微信耶？攷古字之得音，有以疊韻為樞，有以雙聲為紐者，此二原則不能混為一如。廔从虎聲，乃取疊韻，不能強以紐說之。許以廔訓廔，亦取其疊韻，廔不必卽是廔。廔縱是廔，此乃實物之一致，安能據証廔之必為鄮耶？



音說既如此難信，地理更不言可知，蓋石文以舟行擊於  
涉為之下，明是由淺而深，則「□□自廩」乃出荻点，自非於所  
源求之不可，余至今猶深信其為蒲谷之蒲，無法以易也。

### 六、餘論

此外臨兩石，舫舟「田」字舊多釋西，余以與吳人石  
觀面觀北「文」作「田」者迥異，改釋為「肉」，謂當讀為「息」，處「馬」  
氏謂不然，以甲骨文有作「田」者為証，云「田」之與「田」一畫之異，  
象形之文不爭此也。且今言「息」處者古言倉卒，字本有「趣」，古  
書多言倉卒，造次，無言「息」者，以「田」為「肉」而讀為「息」，殆未可也。  
至於同器異文本不為異，如「勇」字从力而本章「流」通「湧」作  
「湧」，下文「□□自廩」廩字所以从之，力仍作「力」，正其例証。

案此甲骨文田字，其原片見殷虛書契後編，上二今轉揭之於次：



已未卜 丁巳卜其  
其剛 貞于河  
羊十 寧沈  
于田 倭  
南

羅振玉因田字与南字相連，遂釋為西，並舉為祀五方帝之例。實則此即說文訓為鬼頭之田字，以下辭，素于河，河例之，知是地名。辭与，貞于田，東漢前一，五同例，並非西字也。羅書尚收有作田者二例，原片前編四·三辭殘，義不明，所據乃周子鼎國名田方舊釋，西方也。實則當是田字，說文訓為頭會噬蓋者，舊釋無據，不足據。陳楠九區有田為田，羅氏集古通文已釋為田，甚是。想遽即倉卒造次，良如馬氏所言。然造次可省言造，玉藻

二字實作𠂔與𠂔為滂字無疑馬若石數文誤記以為分明以𠂔為𠂔不可誣字則即沿舊誤右旁亦當為單件象形之文不能言其旁以也

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于勞𠂔廣雅釋詁造粹也粹亦即倉卒之從音而倉卒又可為趨字說文趨倉卒也恩處亦可假為趨字說文趨稱勿勿凡此均因語勢有緩急使然何獨於恩而末可耶恩粹造趨均一聲之轉疊言之則為恩々為草々音變而為倉卒為造次為恩處為征仙然詩乃四言用疊言則為字數所限用粹造趨遠諸字則音不和諧特選一函字而成𠂔方寸由速句音調瓊鏘而辭意暢達正見詩人用字之巧馬氏以為未可余誠不知其何以未可也









𠂔字亦非湧字此字右旁与𠂔𠂔石又𠂔又𠂔字相同𠂔即說文𠂔之重文𠂔字𠂔乃湧字也此理母段有旁字作用与此形近說文𠂔之重文有古文𠂔𠂔又有籀文𠂔𠂔旁之異作頗多其原亦諸文蓋即弟之譌變耳



案詩無是熾是  
昌句馬氏引文  
或是俾爾熾而  
昌之誤。

吳人石首四句，吳人慈惠，翰夕敬口，觀西觀北，勿窳勿俾。  
俾字舊多釋伐，余以字形及與亞北等之部字為韻証之，改  
釋為代。今案張燕昌據天又讀勿為忽，讀窳為特。案其詩意  
乃秦公將祠於時，虞人敬戒。敬下所缺一字疑即不忍慎於  
選牲，故時而跑東，時而跑西，忽焉特此，忽焉代彼，即駟驥詩  
奉時辰牲，辰牡孔碩之意。

馬氏亦以余釋為不然，仍從舊釋俾為伐，而勿作如字，謂  
勿窳勿伐，謂勿告于祖禰，不伐人也。窳為禰之借字，禮經禘  
或作告，或作造，而周禮太祝注，故書造為窳，有明證也。戈字  
作𠄎，而師章亦有是証，如是郭□□是戴與詩之，是熾是  
昌者，辭例相同，則所从之𠄎亦即戈。趙尊錫趙衣，吳大澂  
釋為織衣，而𠄎字與甲文之或或相同，而甲文亦或作𠄎也。

戈字甲文作，亦或作，皆其例証。

今案馬氏此辨，其據亦正單薄。而師石新字，是否熾字，未敢斷言。依余讀乃之部字，說熾亦近是。然其字蓋从弋聲之字也。趨尊哉字本作，因一筆稍泐，吳氏摹奪，即非奪泐，亦与弋字有異。其它哉衣字之見於彝銘者，如，均不从。蓋作，又格伯殷有人名哉武者，其字作，若，均不从。又馬氏所引諸甲文，乃據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所集錄，雖其字均不足為馬說之証，且適得其反。欲辨字，事當从戈字說起。

古戈橫置，內縛於柶，內上每有孔，乃備加鏤以固縛，柶下則蒙以鐔。故金文戈字作，此師金文，其甲骨文作。三、一、堅畫為柶，柶上之橫畫為戈，柶与戈之間有短枝斜出。

者，內上固秘之鑿也。契文多無此旁枝，乃因戈之尤古者不加鑿也。秘下之一短畫斜或橫者則鑄也。凡契文金文从戈之字無數，均如此。知此則知契文或之作𠄎，𠄎之作𠄎者，其所𠄎形，僅無內端之鑿而已，非𠄎字也。𠄎乃省去主要之戈，而僅存其秘及秘上之鑿，與秘下之鑄，此𠄎字也。金文必字正从此作，如常見之𠄎，珣或𠄎必形沙一語，無𠄎鼎作𠄎，𠄎盤作𠄎，休盤作𠄎，師盤𠄎作𠄎，均是。此諸必字均即用為秘。說文謂必从𠄎聲，則𠄎字必之最古字也。𠄎字省去戈象，則所存之𠄎字自當為秘矣。其用為木杙或畢椎字者乃後來之變遷，義變音亦隨之而變矣。

𠄎字既明，則𠄎字自是代字，而𠄎字亦不是。得熾契文金文𠄎字𠄎字及从𠄎之字至多，均不如是作，即在鼓文，从𠄎之

字有或、有械、有猷、有我，均不如是作。馬氏乃舉字誤未明之，郭字以証作之為伐，是不獨孤証單行，且直以疑証信矣。

勿竈勿代，與觀西觀北辭例相同，故勿必讀為忽，方符文理。載西載北，猶言時西時東，文因顧韻，故用北字。此載西載北，忽惜忽代之主格為吳人，並非某公將有事于西北也。又与此二句語法相同者，靈雨石尚有一例，即勿□□止，其奔其敵□□其事之勿□□止，此必為勿□□勿止無疑。特與止對文之字，未敢意必。余前文以此三句為叙秦襄公攻我救周之事，在由金柝之關係以論之，自不能不如此。馬氏亦甚以為不然，謂使鼓辭為紀功之作，必明次其事，而以車徒之盛、殺伐之勤彰之。今極鼓辭雖有殘缺，而稱弓矢車旂徒馬之盛，則多有其証，而無一字及戎夷之暴、王室之危，豈皆

在所殘缺中邪。此難誠至當，余初亦願以此為不足。唯「車徒之盛」既備，則所差僅「殺伐之勤」，然所謂「攻我救周」之事，實是戎去以後，而襄公及諸侯之師出而湊々熱鬧為平王送行，並無所謂「殺伐之勤」可言。詩人亦尚存良心，僅能以二三語敷衍了事，此不當嫌其少，正當慶其少，因詩與事實正相印証也。然亦不能斷言必更無一二語在所殘缺中，即如此「勿」，「勿」止其奔其敵，「口口」其事，數語止有擒獲拘捕之義，設「勿」下所缺一字而為「擒」，如國語魯語「擒止晏菜」之例，則與奔敵字相呼應，万事可不成問題，而獨遇此重要一字適缺，又不能如楊慎輩任意妄補，韓愈石鼓詩有云「嗟余好古生苦晚，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

田車石、宮車其寫、及麥秋石、四馬其寫之寫字，余均讀為



鴻謂車馬之奔馳如流水。馬氏謂皆當讀本字。說文曰寫置物也。決非流鴻之義。余以為仍以改从余說為是。蓋古人以車獵。不以騎射。一國之君侯更不便徒搏。故宮有桑獵方壺。其獵圖繪者。輿車四馬奔馳逐獸。乃余說之鉄証也。此事雖微。亦與時代有關。蓋寫如果為置為却。則石鼓或將被認為漢以後物。遑論秦之裏文矣。

此外馬說與余異者尚多有。因無關宏旨。不復贅述。

### 本文增圖

- 一、明錫山安氏舊藏後勁本即寫真本而師石三枚
- 二、同中權本即坊間之本同石三枚以此石而信中權本優于後勁本

附圖一甲

(約當原大 $\frac{9}{10}$ 下同)





州圖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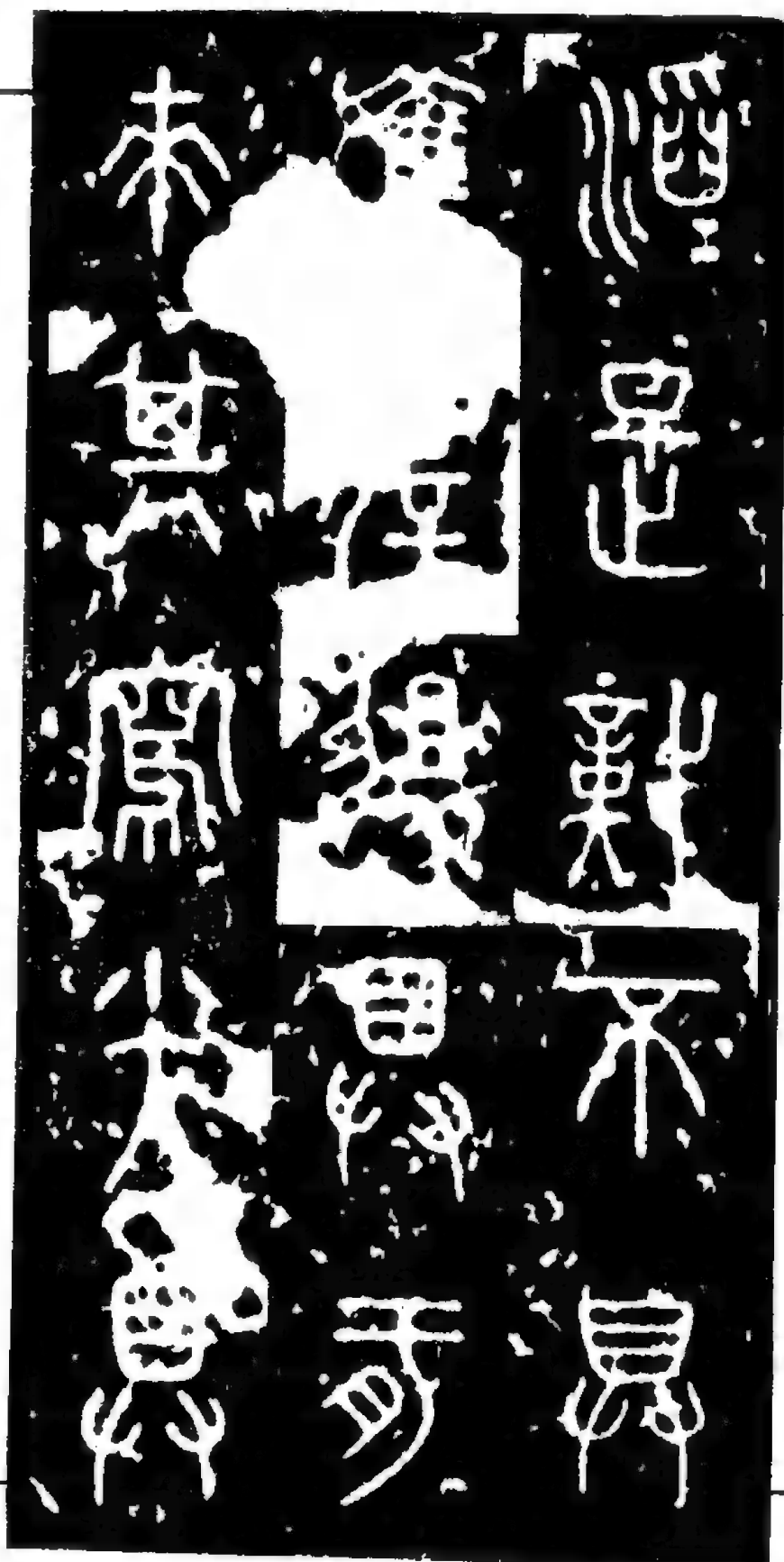


增圖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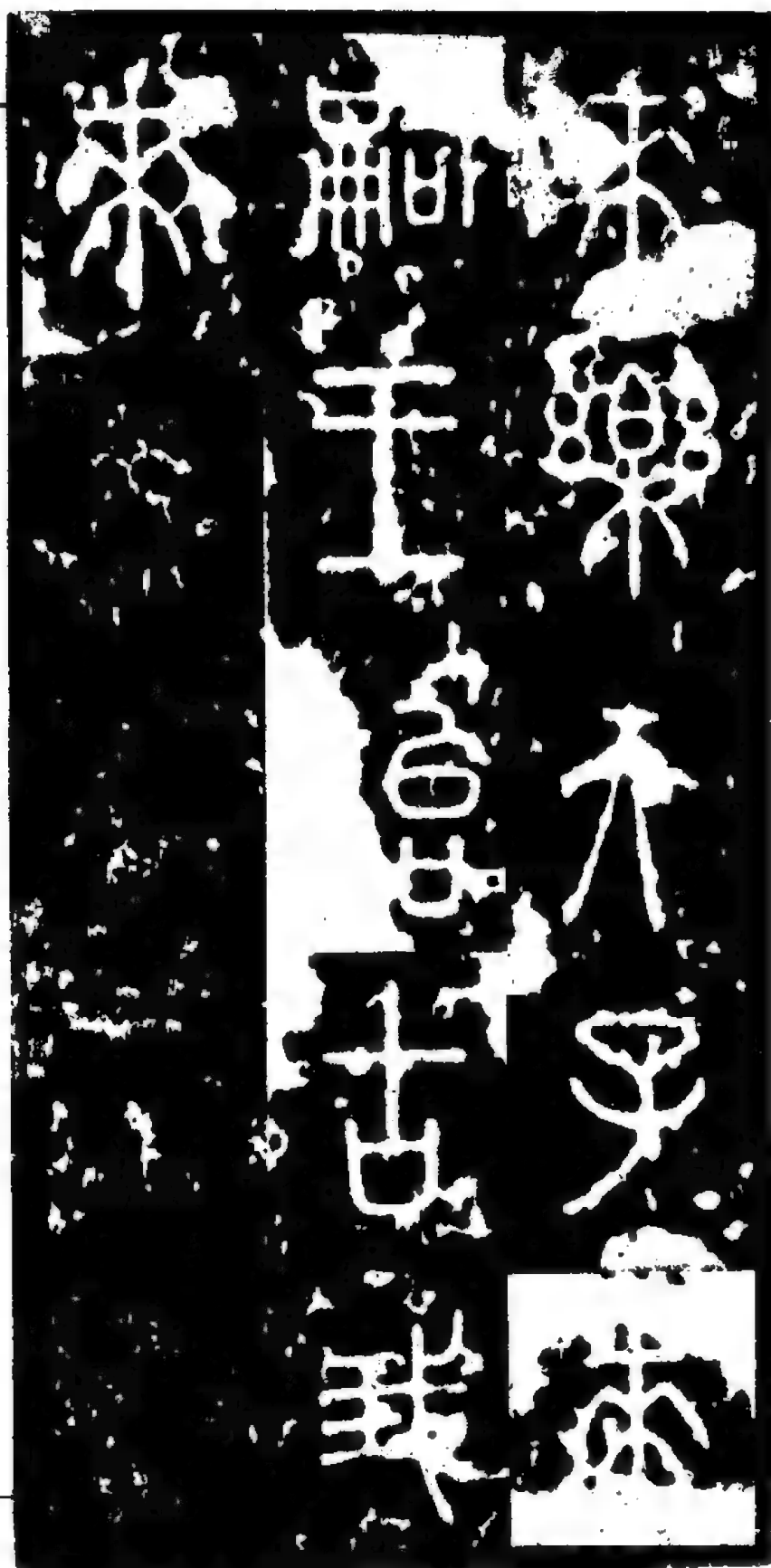
(約當原大 $\frac{3}{4}$ ，下同)



增圖二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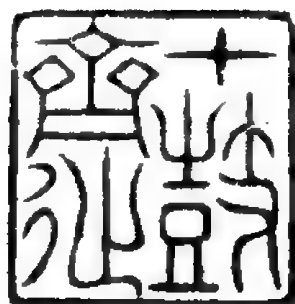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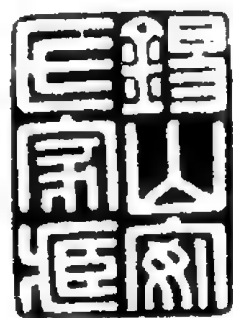
增圖二丙



先鋒本

周石鼓文上冊

十鼓齋  
夷一本





中鼓 原清同





寧重不閑勿死朱墨桂坡持說



先鋒本

二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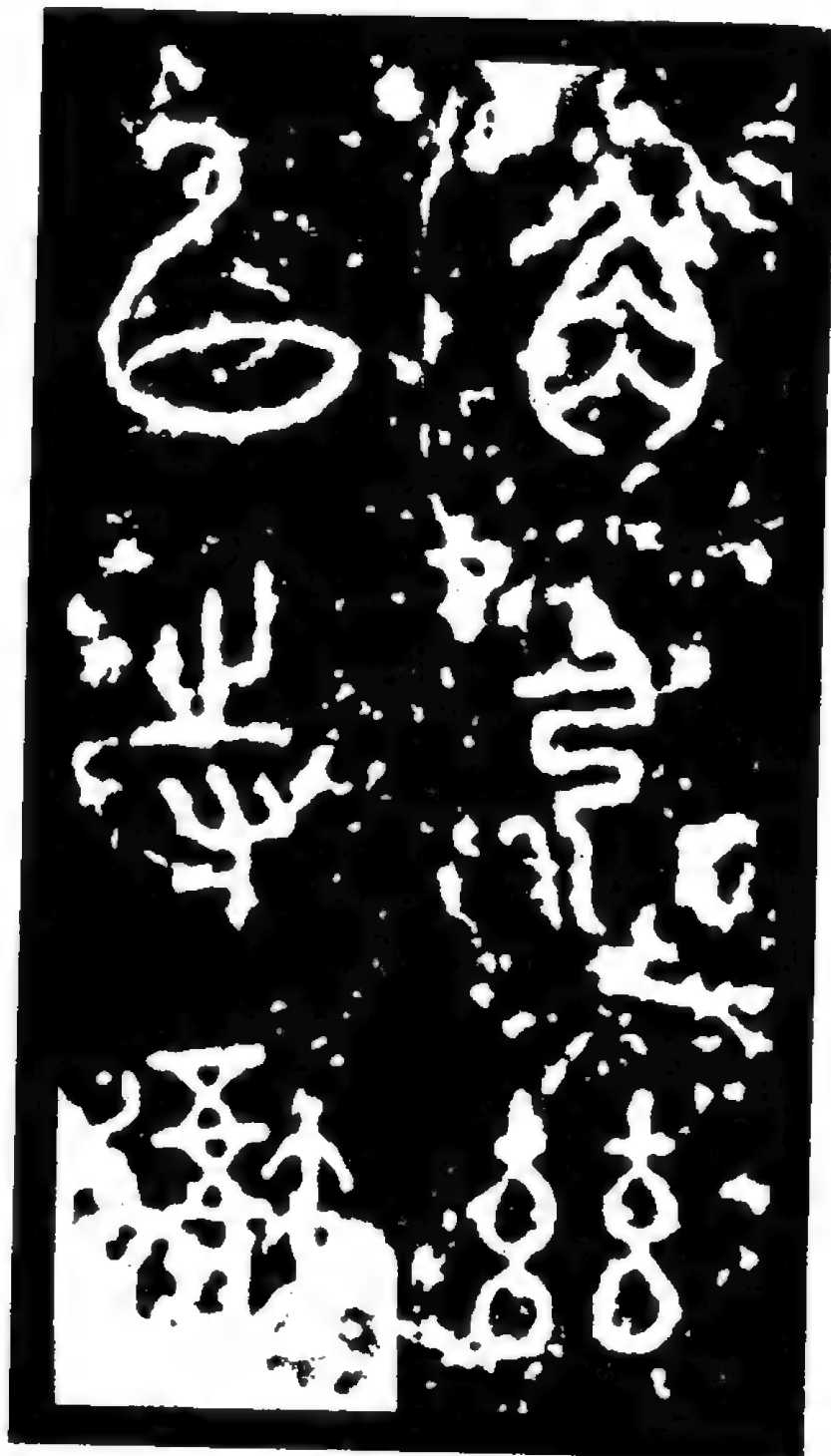


果下昭輝亭方刀朱見  
 國國



先鋒本

四





先鋒本



五





先鋒本



示



先鋒本

七

此鼓全重文不計其卯十卯字  
  




乙 鼓 原 漢 己



先鋒本



八





先鋒本

九





先鋒本



一。



先鋒本

其  
興  
角  
其  
興  
角  
其  
興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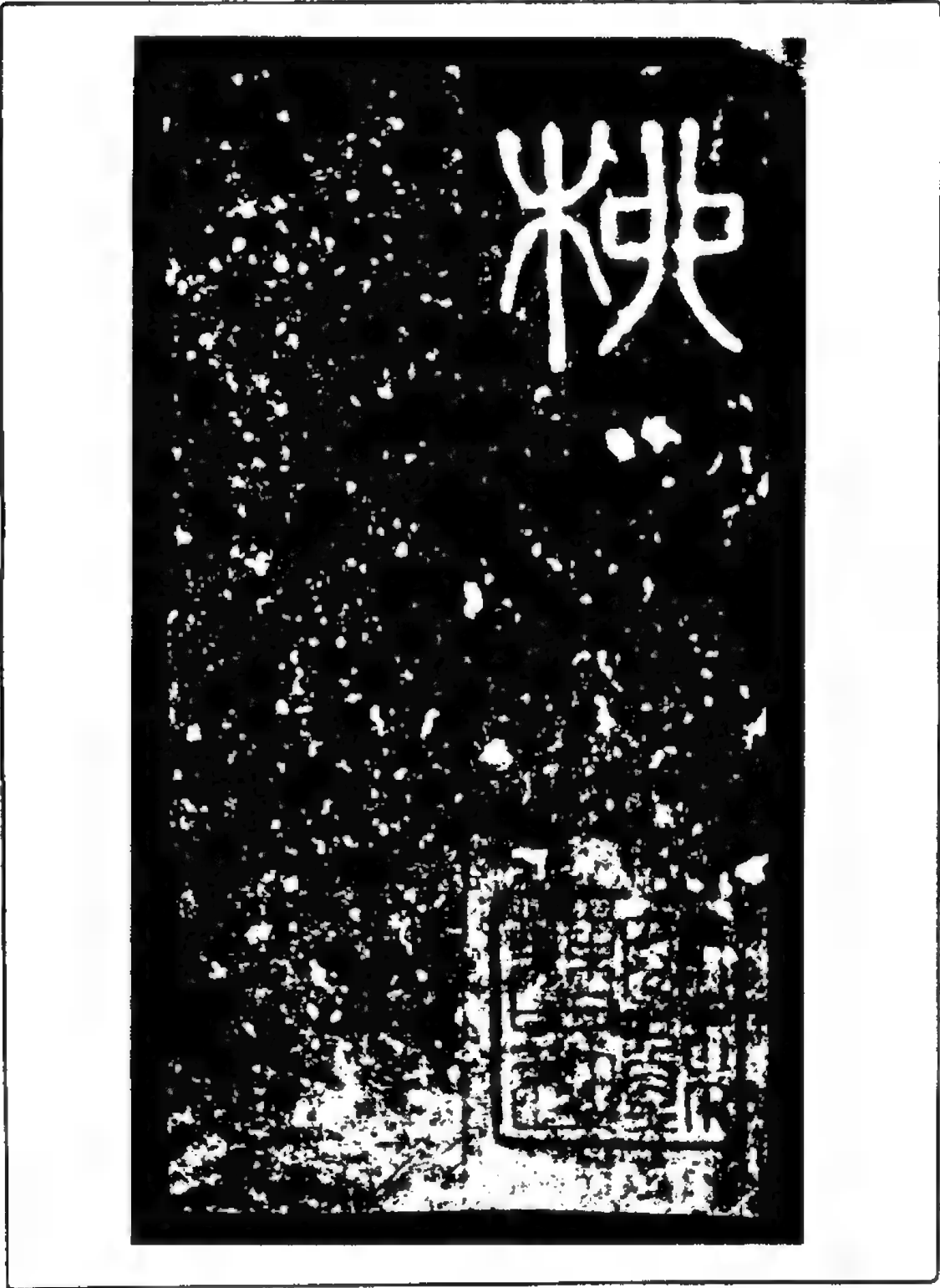
二



先鋒本

子  
素  
世  
子  
楊  
子

一二





此器入王聖文不計其年十一字



先鋒本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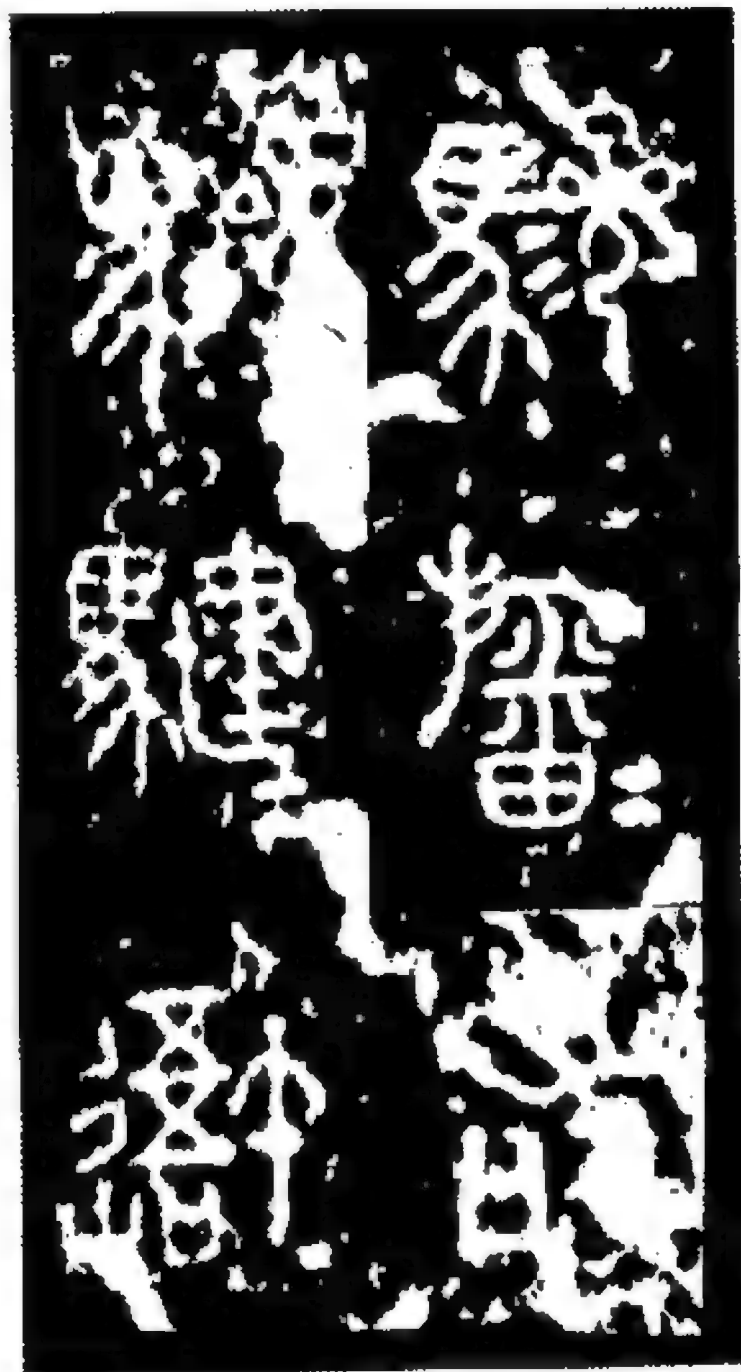


丙 鼓 原 漢 个





先鋒本



先鋒本



一五



先鋒本

一六





先鋒本



一七







先鋒本

一八





此書重文不計其年十七年



先鋒本

一九

个  
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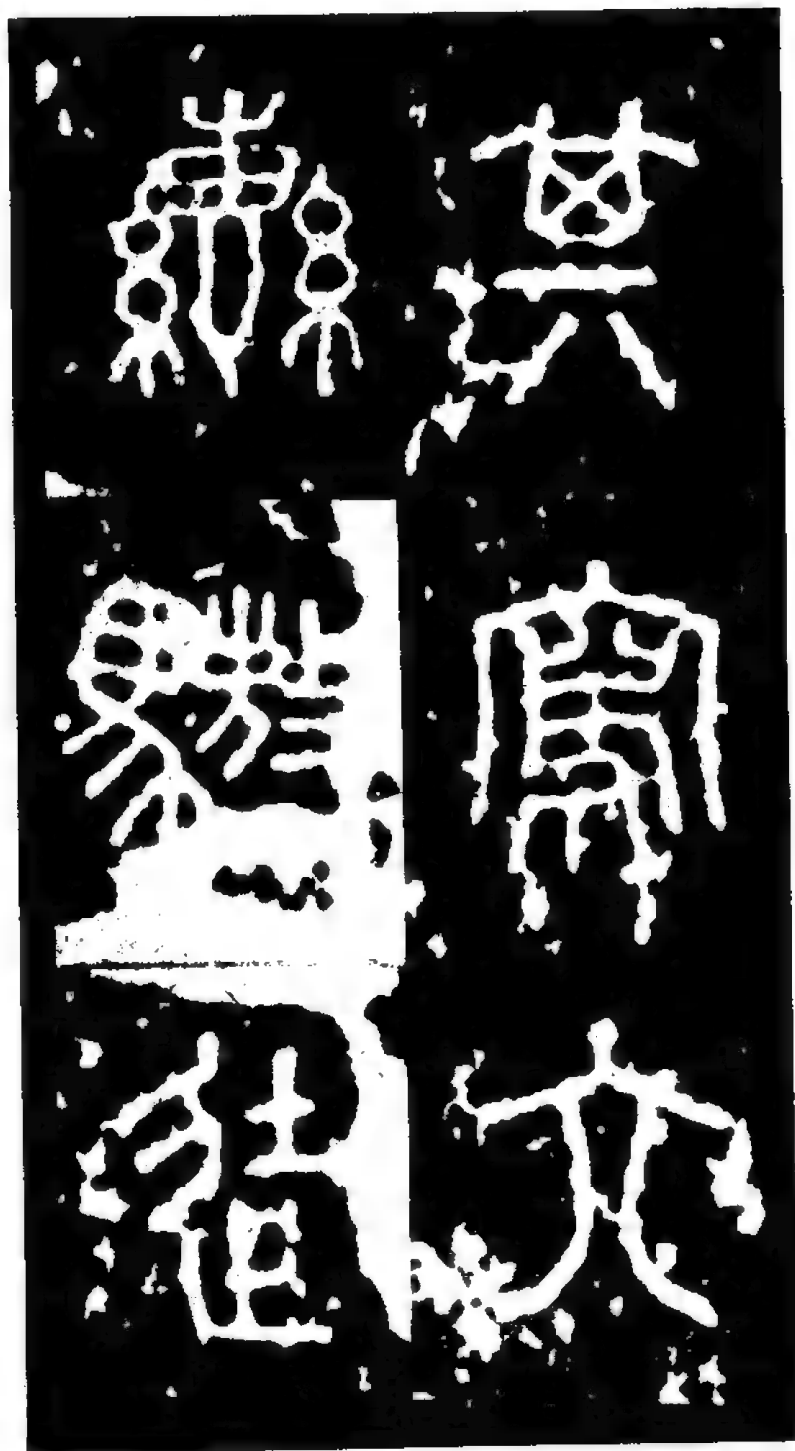
原  
成



先鋒本

二〇







先鋒本

二一





先鋒本



二二



先鋒本



二三





此詩重文不計其押五十五字



戊  
 鼓  
 原  
 王





周上濟序



先鋒本

二五





先鋒本



二六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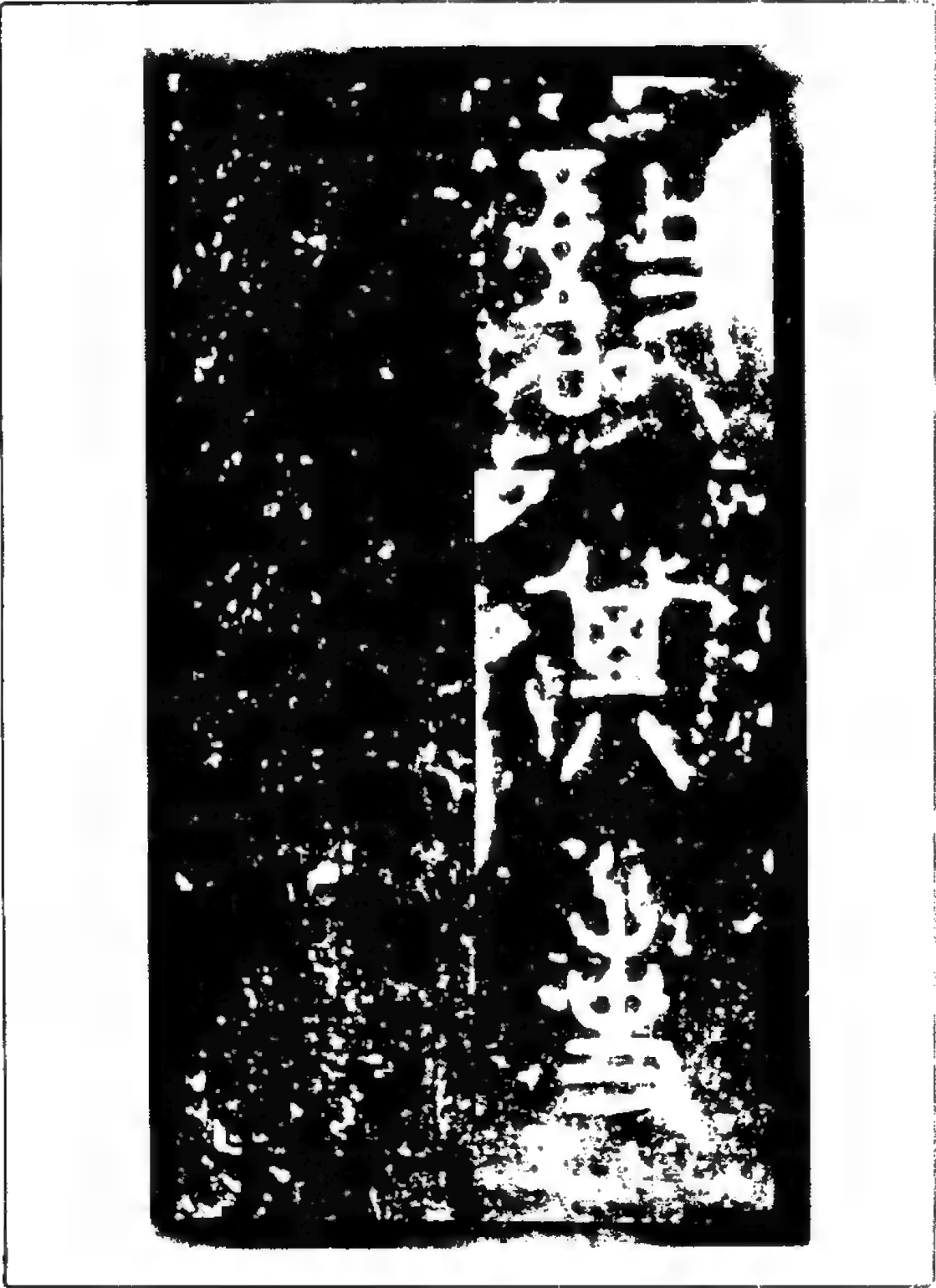
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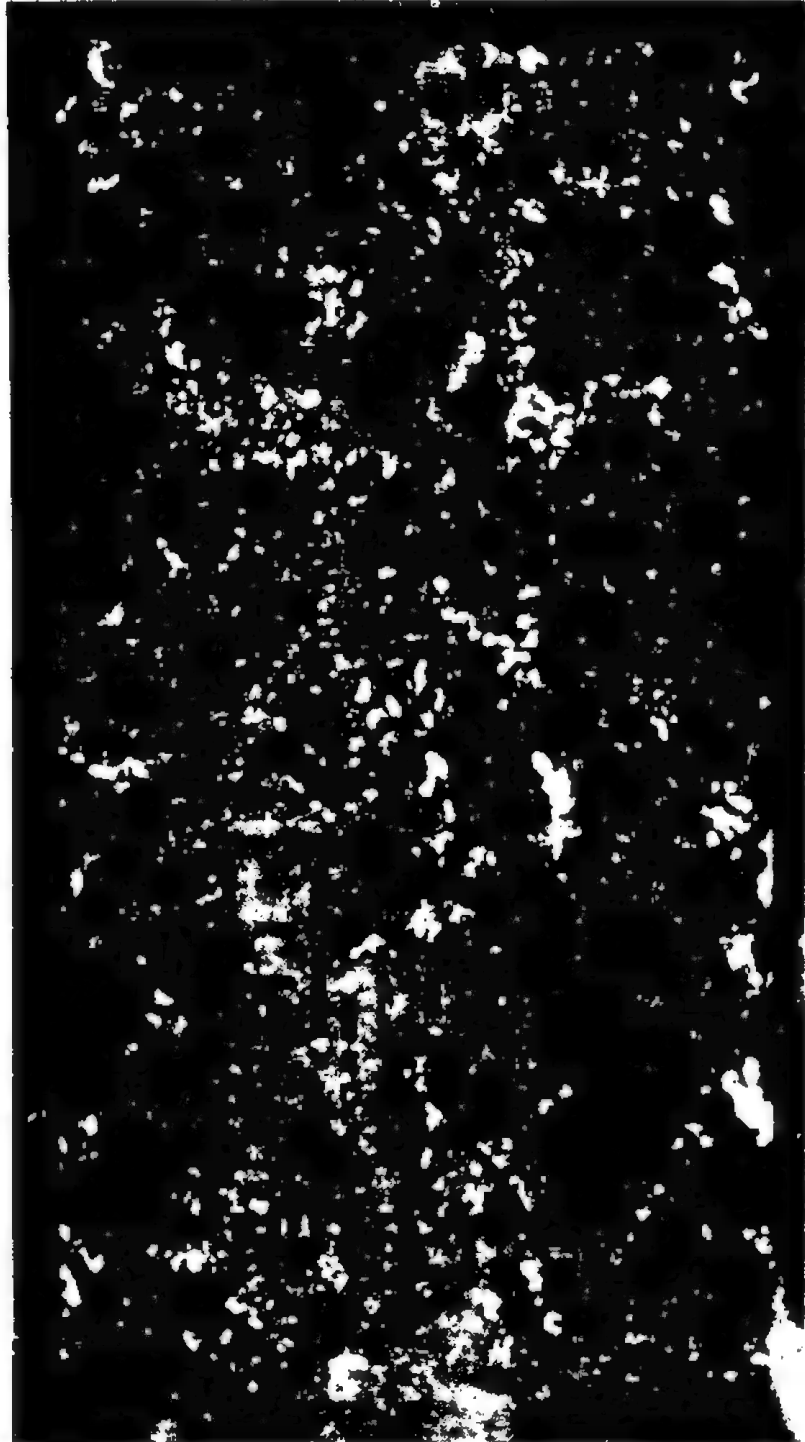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二八





此書重文不計其押五十一字



先鋒本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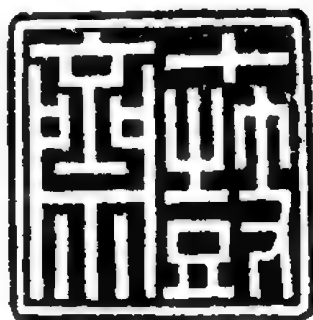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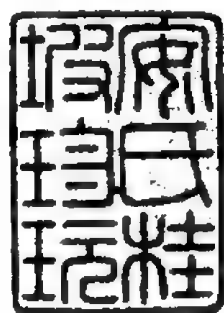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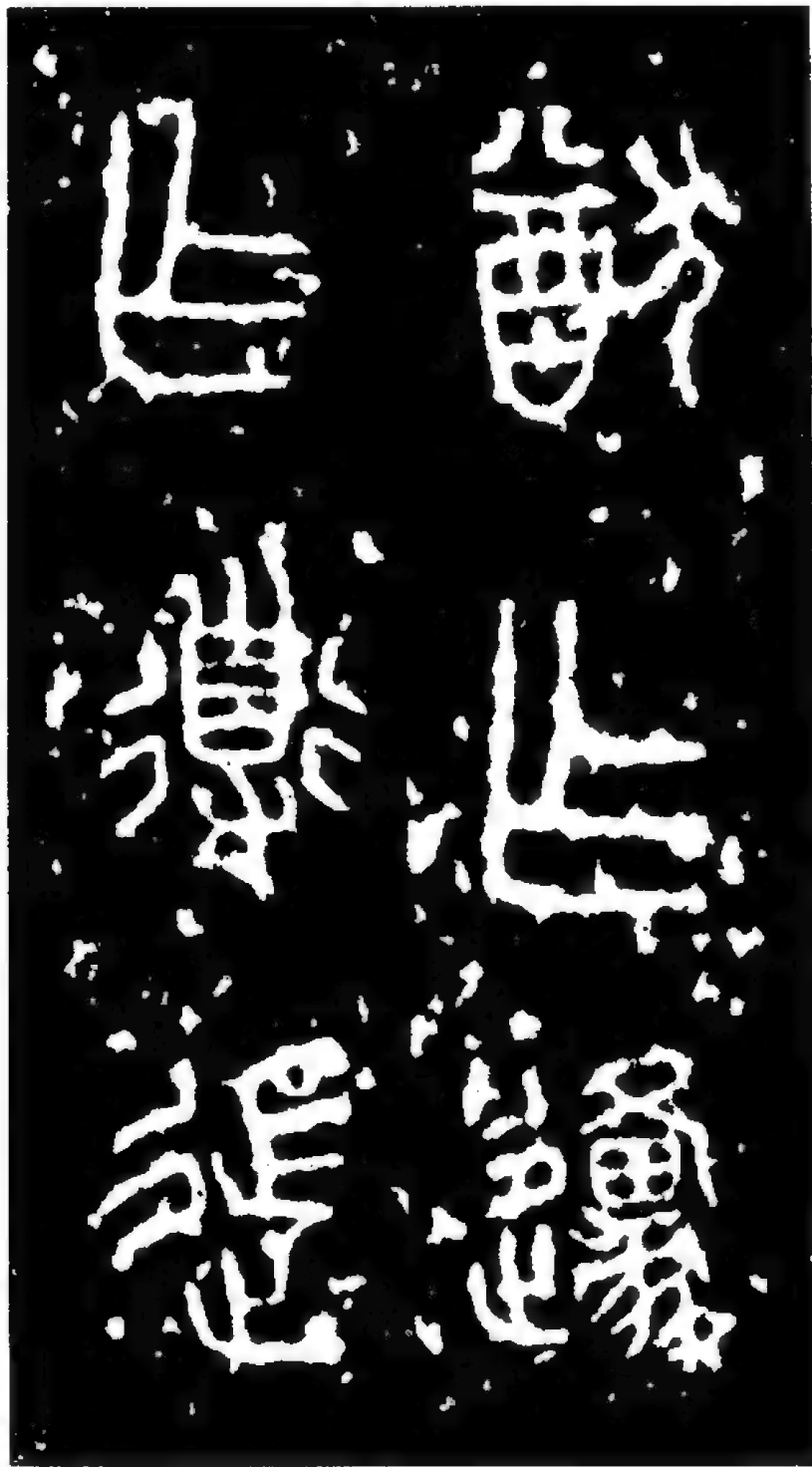
先鋒本

周  
石  
鼓  
文  
下  
冊

十鼓齋  
夷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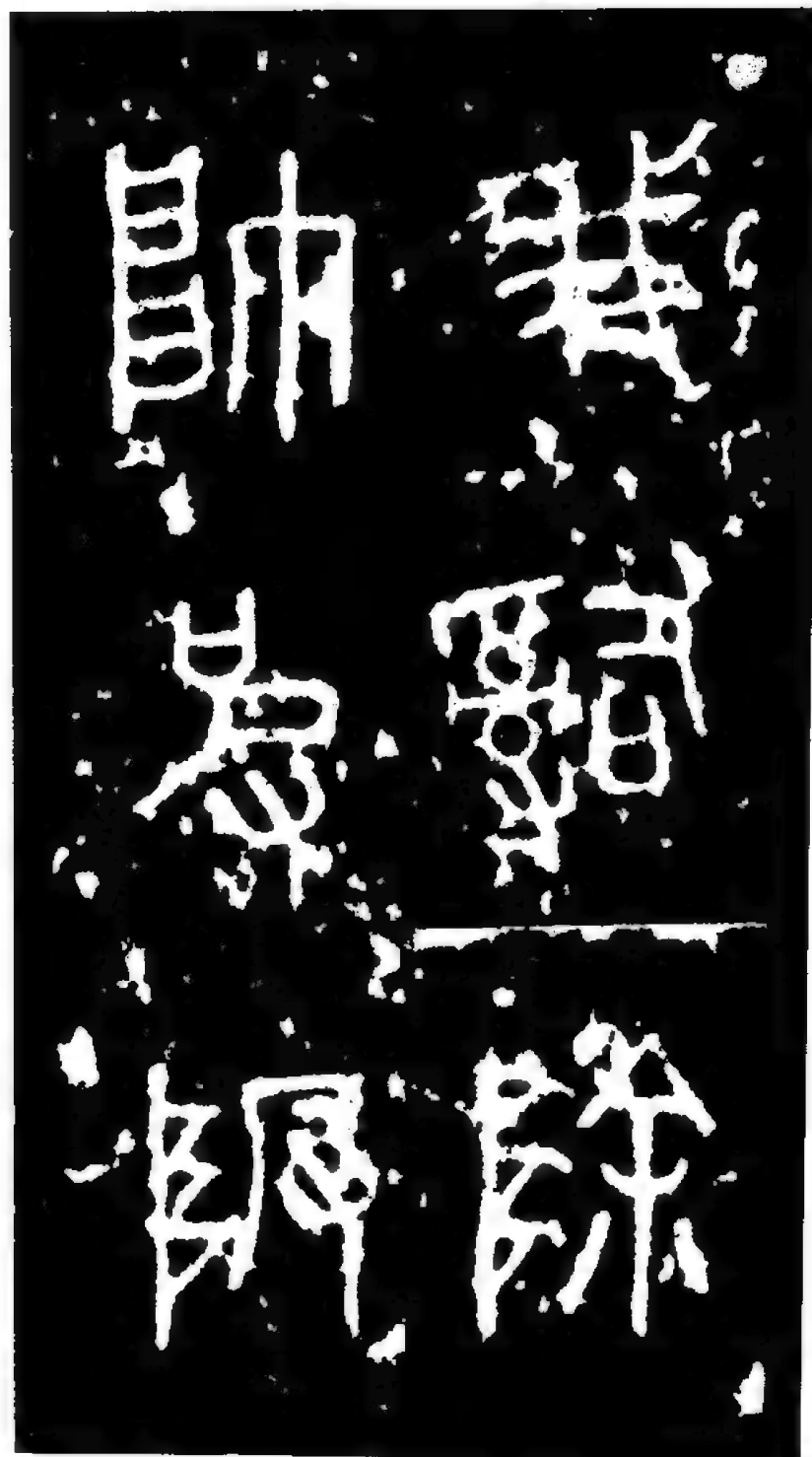


己詩  
原諒甫



先鋒本

三





先鋒本



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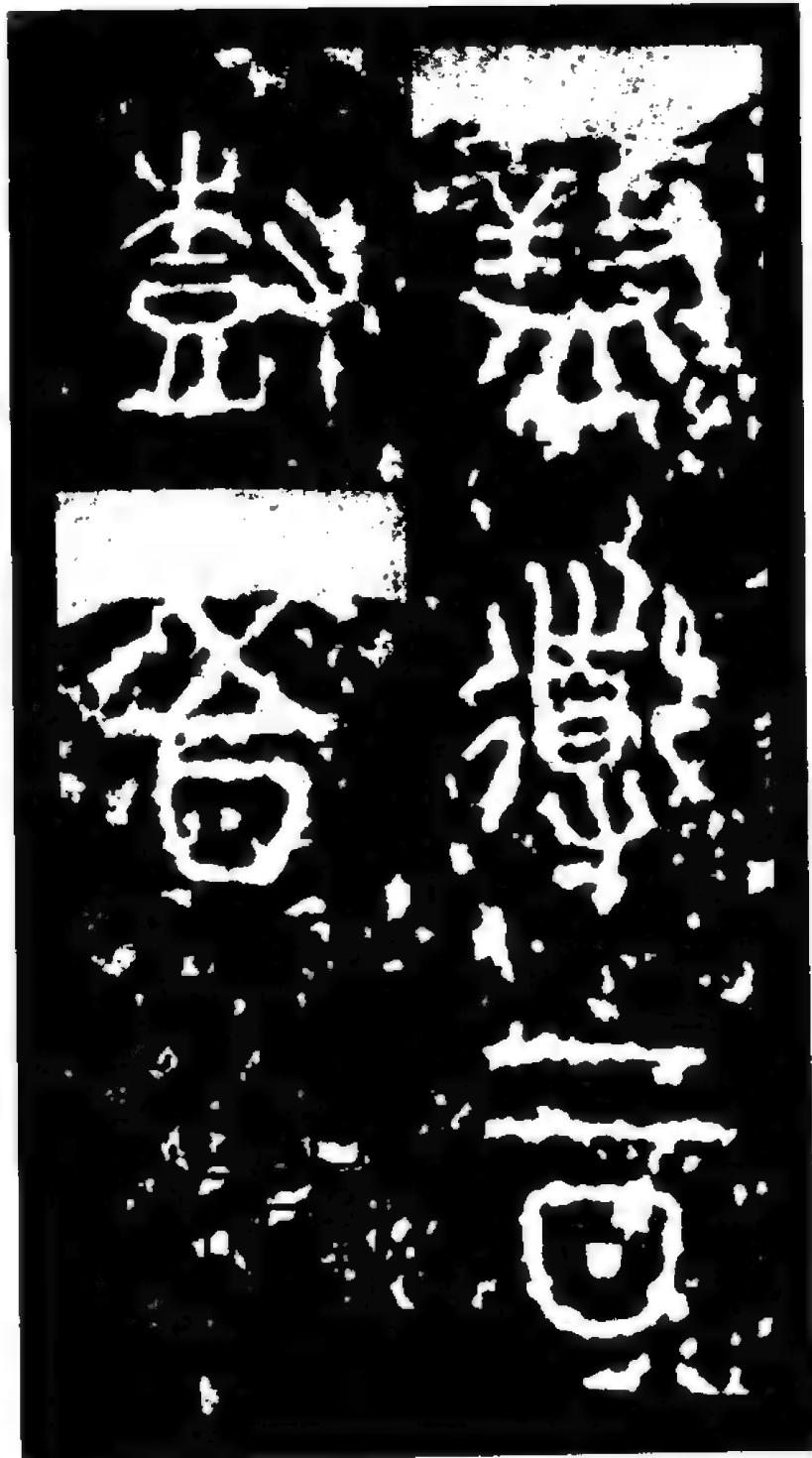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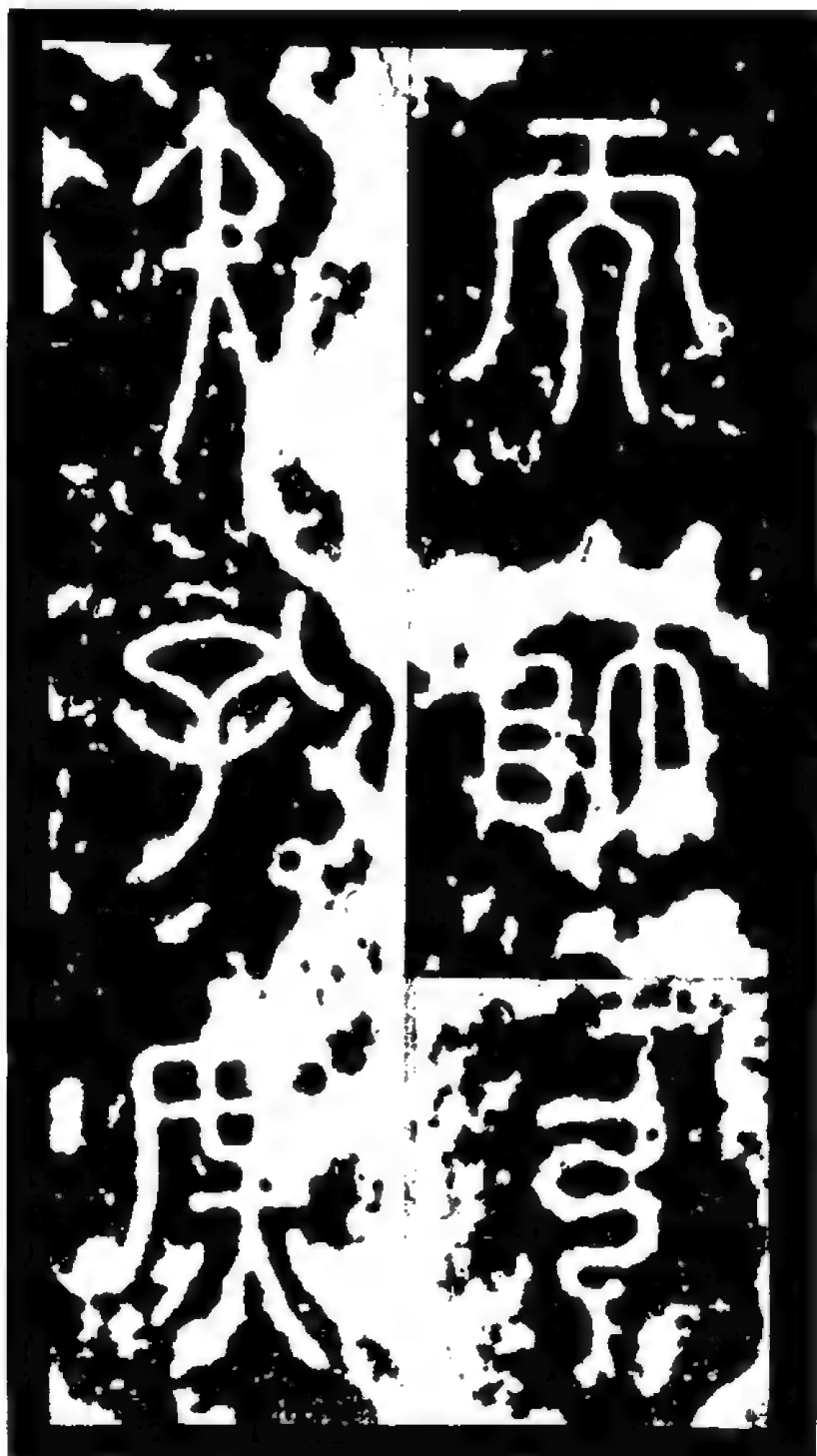
此書重文不計其梓四十一字



先鋒本

三四

蕭齡  
原諫



先鋒本

三五





先鋒本



三六





此詩重文而計其押三十字



先鋒本

三七



辛酉 原清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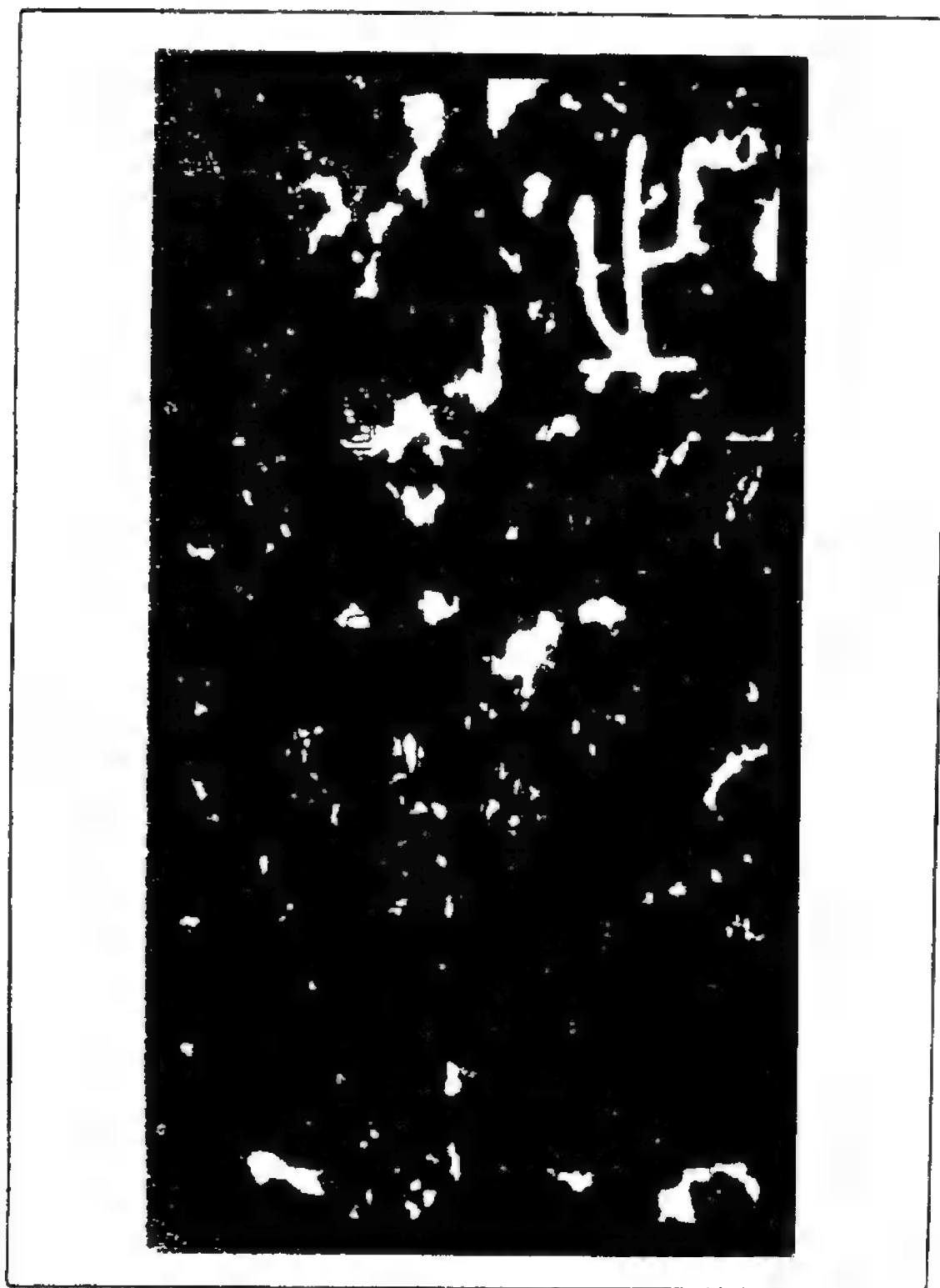


天字步八米見



先鋒本

三八





此書乃大計共採十三字



先鋒本

三九

王 公 之 子



先鋒本

四〇





先鋒本

四一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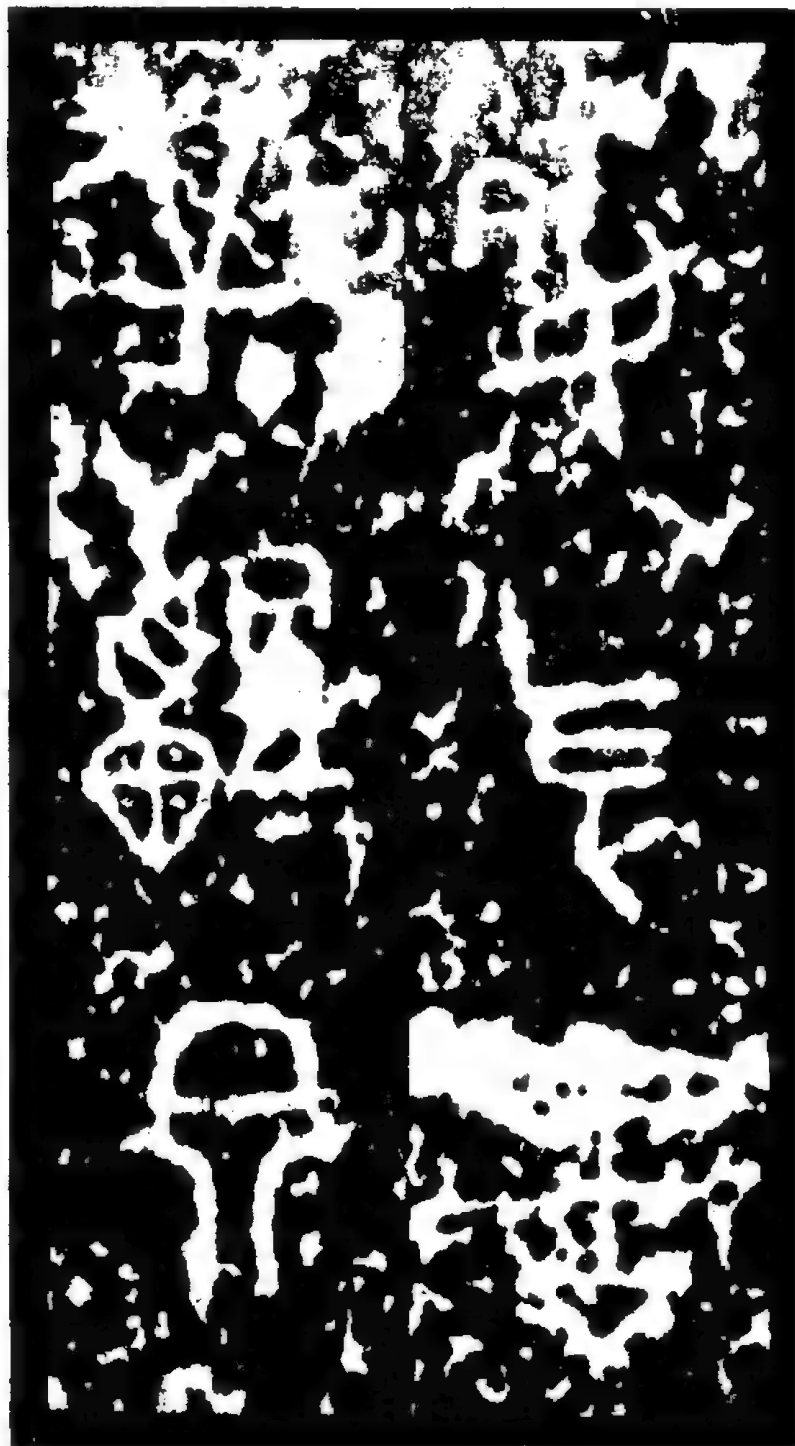
四二



先鋒本

四三







此鼓重文不計枚桿五十七字



先鋒本

四四

紫雲

原永同



先鋒本

四五









先鋒本

四六





先鋒本

四七





此書重文不計其揮二十九字



先鋒本

四八



周宣王石鼓文相傳史籀所書  
無乃古篆灋止祖楷伏遠季渾  
殘缺日甚余先得江陰徐氏本  
嗣得燕人朱氏中墨司本及吾  
鄉顧氏浦氏本按序較多已稱  
罕觀今又得此本於姑蘇韓氏  
完全無闕紙墨尤古增序數十

內多蒼刀所未見晉蓋屬五甲  
百季步物傳祗屬古止市也  
在曹氏邵十鼓矜奇故分裝十冊  
余則秘藏自賞竊事志彙纂爰刪  
煩就簡易其空葉合成上下兩  
冊並改從潘氏排次重刊良工  
張竊竊余嗜古止癖錄與生俱



未隣在擗羅不惜物所十年止  
內於此鼓迭獲善本雪司奇緣  
今既得此焚然十鼓止本合譜  
舊揮司本除辛鼓漸盡墜揮乃  
鼓漸不計外適得十數因叩十  
鼓召余齋而叩此本屬皆降我  
後乃顯召恩義齋重寶藏福物

議精平謫百兩順我園質假贈  
蹈步刀不孝止辭也

嘉靖十二年冬冬上白雲復所

性朝曦財硯展園展覽樂極

廟燭歌數言開於冊末桂垣老

刀家國書於而蕭堂上東軒軒

即今上十鼓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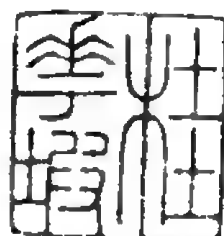




余素不習篆自得宋郭忠恕篆體千文  
墨蹟卷後愛其筆法古雅累起口臨數十  
字通各用以題簽從未書跋今因以奉為吾  
齋第一至寶故不嫌煩苦乘興勉書雖手  
僅目花亦衰年樂事也 次日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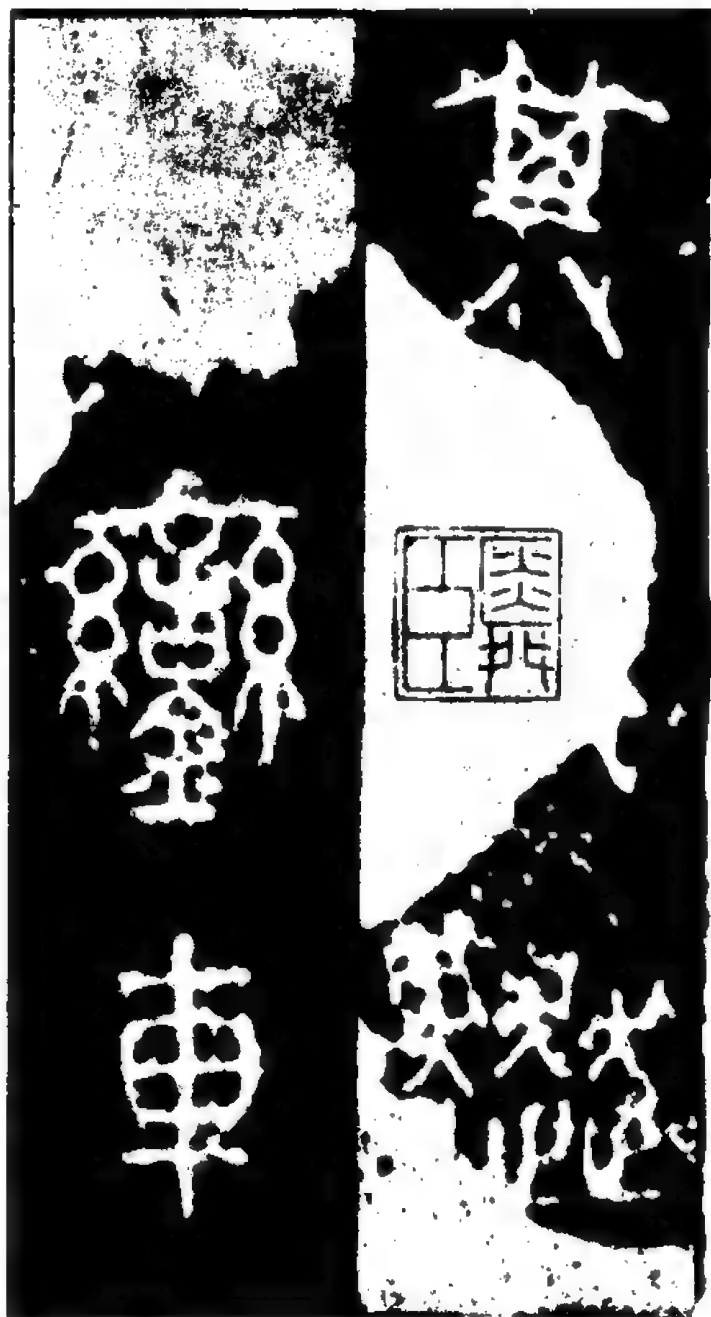
此本十鼓重文不計其揮四  
百八十字祀廟日閱後補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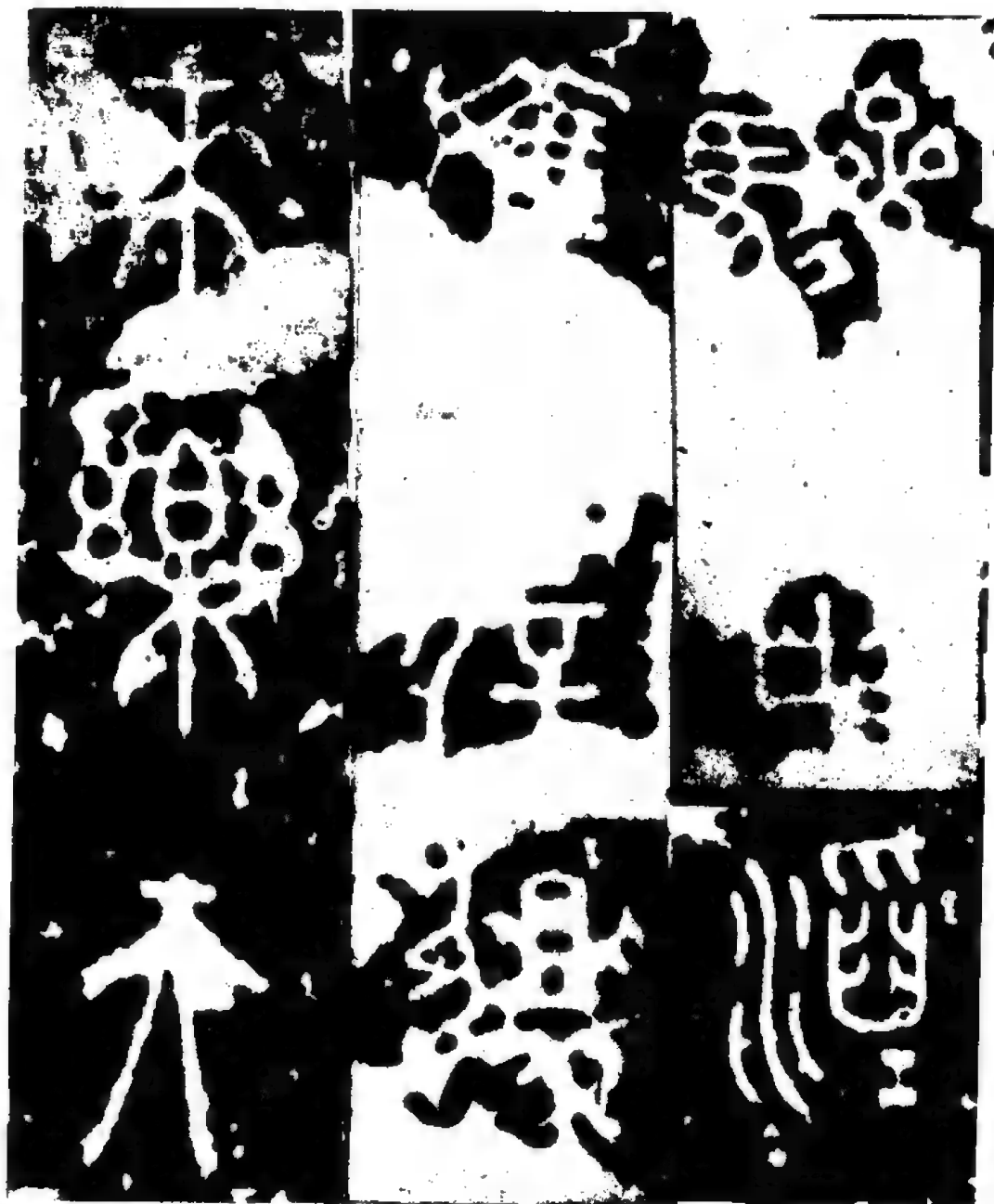
先鋒本奪字補

郭沫若輯



奪字補













右先鋒本奪字補據中權後勁二本所有字補輯計共二十  
一字。合上四百八十字共得五百零一字。奪字所在石名及行  
位等見次表。



攷 備	次			行次	石名
	三	二	一		
XVIII 3 僅見後勁本	II <sub>2</sub>	X		I	甲
	V <sub>2</sub>		X	II	奉
	VI <sub>2</sub>			III	秋
	VII <sub>2</sub>			IV	密
	IX <sub>2</sub>	X		V	雨
	諸字僅見中權本	X	X	VI	
		X		VII	
			X	VIII	
				IX	
		X		X	師
		X		XI	馬
		X		XII	
			X	XIII	鹿
		X		XIV	
		X		XV	水
			X	XVI	
		X		XVII	吳
		X		XVIII	
			X	XIX	人
				XX	汧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六日製

明錫山安氏十鼓齋先鋒本石鼓文書後

增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縮影

明錫山安氏十鼓齋所藏石鼓文善本，曰先鋒，曰中權，曰後勁，凡三種。近年已悉數售歸日本。余以偶爾機緣，探知其事，然於原物未得窺其全豹。今夏叩訪東京河井荃盧氏，蒙以所藏三善本之照片見假，始得洞察一切，快不可言。蓋中權本者，即坊間所印行之「中甲本」，以指摩挲去「權」字，易以「甲」字，使書名標題下小注六字，成為「十鼓齋中甲本」，以蒙混。第一本之稱號。原本後有安國自書篆文長跋，至六百字以上，論三本之源流優劣，及所以命名之意甚詳。冊中而師連工二石各有題識，道及與它二本之比較。凡此均為坊間本所刪除。後勁本者，即余曩所

見之寫真本，因所見者無題無跋，誤據口傳以為「先鋒本」，其實非也。此本面各三行，行各四字，冊首標題為「周宣王石鼓文」，下小注二行，曰「十鼓齋後勁本」。冊內間有題識，與先鋒本作比較。  
車工、汧河、萃教、需雨各一行，而師馬薦吳人各二行，有舊藏家浦長源跋文及安國篆書注跋四事。先鋒本者，即本書所收，分為上下兩冊，標題為「周石鼓文上冊」及「下冊」，各注「十鼓齋第一本」六字。各鼓文首以甲乙標次，末注所存字數，中間時有跋識。下冊末尾有篆文長跋一行，書跋語五行，注全體所存字數篆文跋語二行。此本乃姑蘇曹迪舊藏，故又稱「曹本」。其先鋒本之名，則見「中權」後勁二本跋語中，今為觀覽之便，將三本所附跋語擇其重要者彙錄於後。

一、先鋒本跋

甲鼓 原次同

(車工)

字裏行間，勿加朱墨。桂坡特誌。

求下似梓字，前人未見。

此鼓全，重文不計，共六十六字。

乙鼓 原次己

(沂河)

此鼓全，重文不計，共六十一字。

丙鼓 原次丁

(田車)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六十七字。

丁鼓 原次戊

(秦松)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五十五字。

戊鼓 原次壬

(雷雨)

君上濟字，前人未見。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五十一字。

己鼓 原次庚

(作原)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四十一字。

庚鼓 原次辛

(而師)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三十字。

辛鼓 原次乙

(馬薦)

天字前人未見。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十三字。

壬鼓 原次丙

(吾水)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五十七字。

癸鼓 原次同

(吳人)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三十九字。

除標次外，各行末均有婁氏印章，今均從畧。下述二本同。標次下括弧中二字乃余所注。

周宣王石鼓文相傳史籀所書，為千古篆法之祖，惜代遠年

湮，殘缺日甚。余先得江陰徐氏本，嗣得燕人朱氏手墨各本，及吾鄉顧氏、浦氏本，存字較多，已稱罕覯。今又得此本於姑蘇曹氏，完全無闕，紙墨尤古，增字數十，內多昔人所未見者，蓋為五六百年前物，傳世最古之本也。在曹氏以十鼓為奇，故分裝十冊，余則祕藏自賞，無事表暴，爰刪煩就簡，剔其空葉，合成上下兩冊，並改從潘氏排次，重付良工焉。竊思余嗜古之癖，我與生俱來，隨在搜羅，不惜物力，十年之內，於此鼓迭獲善本，更有奇緣。今既得此赫然十鼓之本，合諸舊存各本，除辛鼓馬薦石，泐盡，僅存九鼓者，不計外，適得十數，因以十鼓名余齋，而以此本為首，俾我後人顧名思義，鄭重寶藏，神物護持，垂諸百世。慎毋驚竄，假贗，蹈前人不孝之譏也。嘉靖十二年季冬上旬，雪後初晴，朝曦射硯，晨窗展覽，樂趣無窮，漫記數言，附於冊末。桂坡老人安國書於天香堂之東軒，軒即今之十鼓齋也。

余素不習篆，自得宋郭忠恕篆體千文墨蹟卷後，愛其筆法古雅，晨起日臨數十字。通每用以題簽，從未書跋。今因此本為吾齋第一至寶，故不嫌煩苦，乘興勉書，雖手僵目花，亦衰年樂事也。次日又記。

此本十鼓重文不計，共存四百八十字。祇竈日閱後補記。  
二、中權本

「求下辨字」曹本最完，浦本次之。此猶可辨，他本泐盡矣。  
此鼓而師較浦本多殘字四。以來二字明顯可辨，駢下一字以文義度之，似「右」字。餘一字俟考。桂翁。

「癸丑中秋，親於耕渙軒，倪瓚有印曰「云林子」，此題字坊間本無恙。  
「石鼓題於唐而盛稱於宋，世傳墨本之精善者，大觀前有司監拓，以備方物之獻，則有貢本，如余藏之浦本，後勁是也。大觀初，徙置禁中，後時時拓賜近臣，則又有賜本，如此本是也。此本

為張涇橋顧翁頤周所藏欽羨已久未敢遽請永寧感翁與顧氏有通家之誼知余十鼓之集已得八九且因其冊後有倪雲林先生題字與余所得浦長源先生題本有師弟淵源若得聯會亦藝林佳話故不惜千金之諾為余和會焉成人之美可感也冊中有徐氏良夫印知為吳門徐良夫舊物其耕漁軒雅毅紀載此鼓及大觀帖同得之某相國後裔為政和二午賜本舊有青箋泥金題籤粗可辨認今早遺棄矣世傳大觀帖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精拓為世間最可寶貴之帖惜當日顧翁未能併得刻不知流傳何所此鼓紙用白麻其墨色之精不但在余所藏諸鼓之上即以他種佳拓相較亦覺闕然無色其為李廷珪墨所拓無疑攷雲林先生流寓吳門時與徐良夫最相契合詩詞唱和樂共晨夕此有其題款且加用印章其當日重視此鼓可知也余齋十鼓徐本得之最早朱氏各本次之浦本又次

之。此本則稍後於浦本。最後得者。曹本也。甲鼓字完全。紙墨奇古。因適符十鼓之數。遂以十鼓名齋焉。余平心排比。覺最愜余懷者。實祇此與曹浦二本耳。初欲表異于他本。以天地人分列。名曰三才本。嗣因朱才甫手墨各本。存字既相去懸殊。且屬同時一手所拓。難于序次。意及古人有墨兵筆陣之言。爰仿兵家三陣之例。以曹本為先鋒。浦本為後勁。所謂中權者。以此本當之。允無愧色。餘則為輔佐而已。余於此鼓。搜羅廿載。耗費萬金。十鼓之願。獲償墨緣。亦殊不淺。惟欲求一古拓。整本裝軸。張玩。竟不可得。此本當日裁裝為冊。幸付託得人。於半字殘畫。均未剪棄。可謂毫髮盡備。故今日在余。十鼓齋中。猶得稱為存字最多之本也。天道惡盈。人宜知足。余亦可以自慰也已。嘉靖甲午二月中旬。桂坡老人安國題於十鼓齋。

「齋」實假借與授贈。古人戒之以不孝。天家墨本希世珍。願哉

子孫永為寶。桂翁特誌。

此改詩坊  
間本無恙。

三、後勁本

車工石

「求下殘字，曹本清朗，乃特字非夥字也。」

汧河石

「此鼓下空石處半殘字，現拓尚存，曹本剪脫。」

秦敕石

「此鼓末行九上半殘字，曹本剪脫，前人釋免，恐非。」

靈雨石

「此鼓佳上殘字似湯字，並有重文，曹本剪脫。」

而師石

「此鼓左下殘驂字，曹本剪脫，此字約在石本四行之首。」

「此鼓石本第八行樂上殘來字，曹本剪脫。」

馬薦石

「此鼓裝本天下雉。下一下之下四殘字。曹本均剪脫。」  
「天下似江字。之下似心字。均前人所未見者。」

吳人石

「此鼓石本第三行而上殘字。曹本剪脫。」

「末行是字上殘筆。曹本亦剪脫。」

「周石鼓文累代沈寢。至唐始出於岐陽。經韋應物韓退之論說歌詠。乃大顯於世。後遭喪亂。棄置遷移。殘缺過半。其甚者且同沒字碑矣。內監王壽康得此十鼓於故內廢帖堆中。歷年雖久。紙墨如新。若手未觸。觀其裝制。乃舊貢本也。因余篤好。慨然見贈。感受持歸。條分為冊。裝成瀏覽。覺其布墨之精。存字之多。絕無僅有。不審校之韋韓二公當日所見者為何如也。丙寅新秋。東海生源記。」

自印章二。一為「浦源之印」。一為「長源」。

〔安氏原注〕丙寅為洪武十九年。正先生授舍人時也。國註。

右周宣王石鼓文十，為往哲浦長源先生遺物。後裔寶藏，視同大訓。天球非可貨取。搨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出余舊藏各本之上。能否媲美韋韓所見本，雖不可知。其為五百年前物，則確然可信。若非貢本，焉得如此盡美盡善乎？余因愛之深，不覺求之切。客秋挽華舜臣會合，以寒字號良田五十畝易歸。素願獲償，割產奚惜。督工潢治，三復摩挲，竊謂世間傳搨莫之或先矣。詎意今正觀鑑姑蘇，於故家曹氏復獲一分裝十冊之本，墨色雅淡。甲鼓第五行，求下一字完全，辨出辨字，藉可糾正前人之誤。更向所未見者，豈非翰墨奇緣乎？今十鼓齋成，審度搨本之後，先排定各冊，因曹本紙墨之古實，出此本上，以之為首，固已。今不以是冊列於曹本之後，而反以為殿者，非敢後也，示並重也。若將兵然，既有先鋒，不可無後勁。蓋先鋒容有挫折之虞，而



後勁可免烽煙之苦也。余老矣，恐後人不知余命意所在，因其排次在末而忽視之也。特表而出之，並題曰「後勁本為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季冬六日題曹本成後三日，廣續題此。桂坡老人安國書於十鼓齋中」。

「石鼓文以甲鼓第五行求下梓字殘損最早，所見舊搨鮮有存者。今余齋各本亦僅此及曹本有之。曹本尤完，洵罕物矣。且曹本以淡墨輕刷而見渾淪，此本以濃墨重刷而見精采。雖墨法不同，而各具妙趣。二難相并，夫豈偶然。十三日又誌。」

「此十鼓重文不計，合殘字及僅存一二筆者數之，共得四百九十一字，較曹本多十一字。然此十一字者，曹本當日必盡有之，不幸初裝時為手民剪棄，致遺今日之憾耳。廿三日祀竈後，薄酌微醺，補記。」

「齋實假贖均為不孝，願我後人至寶永保。桂翁特誌。」

通覽諸跋，足見前人搜羅之勤苦與鑒別之精審，而其謠告誠後人珍惜之意，尤足令人感嘆。三本之年代以先鋒本為最古，後勁本次之，中權本又次之，固毫無疑問。中權本為政和二年（一一二二）賜本，由徐良夫耕漁軒雜綴已得其確切之紀載。後勁本據浦長源跋亦得確知其為舊貢本，在大觀以前，安氏謂為五百年前物，而先鋒本則云當在五六百年前。由嘉靖十二年<sup>三一五</sup>逆數五六百年而更前之，則當在宋初或早入於晚唐。案此估計卻不免失之過古。蓋作原一石成白，在皇祐年間始為白傳師所復獲。今觀後勁先鋒二本，此石均成白後之拓，則二拓至早不得出皇祐<sup>四九</sup>以前。大約先鋒本蓋皇祐年間之物，與白傳師歐陽脩等所見者相同。後勁在大觀前，或元豐元祐年間之物也。

先鋒本之優點，其一即津江梓：角弓之梓字，安氏已屢言

之。其字輪廓視後勁本更明。確係駢字之異。從牛辛聲。今袁據後勁本以為从羊辛聲者。令知其誤矣。然除此字外。如同石。鹿。虞。速。之鹿字。後勁本比中權本多存一筆。而此本所存者更多。鹿之後脚亦隱約可辨。研所其遊邀。文邀字與後勁本相伯仲。而石花較小。而尤有足述者。則為靈。兩。板。深。以。亨。土。亨。字。此字於中權後勁二本。其左上隅均成一片空白。不知是否沾有筆畫。今此本於空白之中。尚留有石痕。諦察似已更無餘畫。其字作亨。余初疑籀之象形文。由巔與字。按之蓋近是也。惟此本之最大缺點。則為初受裝潢時。剪脫殘文殘畫太多。後勁本於兩師一石剪脫四殘文。致輸於中權本。而此較之二本更短二十一字。一詳上奪字補。安氏於殘畫每多缺舉。故所言數目不盡相同。

此二十一字者。當日必盡有之。不幸初裝時。為手民剪棄。安氏

以為可憾，良可憾也已。然此遺憾，竊意以為亦可弥縫。蓋字既經剪，其在原拓必已為殘文，剩畫無疑。今三本具存，參合之，可得五百有一字。我輩所見，雖必遜於韋應物、韓退之，然於歐陽脩、向傳師，則可毋建多讓。中權後勁二本坊間已見印行，唯款識有缺，今就余所得者，縮影出之，以備參攷。又就二本存字，輯為先鋒本，奪字補以為殿單，庶幾此先鋒本者可永無挫折之虞矣。



周圖王石鼓文

十餘齋



二



此石鼓文之真蹟也，其文之真蹟也，其文之真蹟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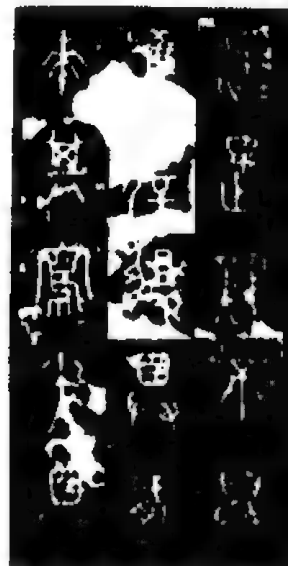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五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四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六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此影印諸寺多藏書已第二版可與下一版相參

[illegible][illegible]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周宣王石鼓文

十對齋



三

此石鼓文，筆勢雄健，乃韓愈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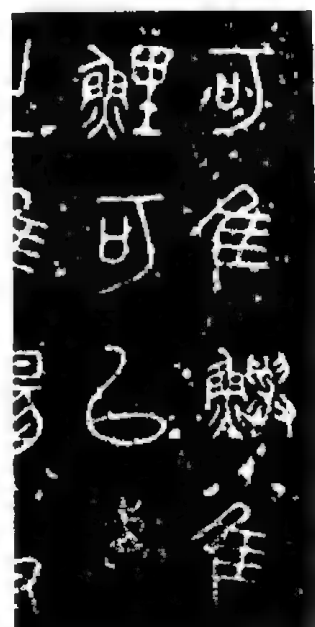


二



四

此石鼓文，筆勢雄健，乃韓愈所書。



五

此石在石門上，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



七

此石在石門上，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



六

此石在石門上，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



八

此石在石門上，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其石之形如石。



書後

十



九

此石在天津之鐵道一百廿四號園藝本均無損壞



十一

此石在天津之鐵道一百廿四號園藝本均無損壞



十



天下記紅學正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十二



天下記紅學正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十三

周石鼓大篆代沈霞玉鼎出於岐陽故書處  
 韓通之論托款詠乃女願於無機連與家素呈通  
 形殘缺過年其者且同漢字碑矣內監工壽原  
 得此十鼓於故內廣帖堆中歷年雖久紙墨如新  
 若手未觸觀其製刻乃舊實本也固余為好慨  
 然先貽感愛持此餘小為再裝成劉覽覺其

十五

司唐圖王石鼓於十屬雅登顯  
 岳顯先生謂物殘而圖蘇視同  
 大翻天球米可順弱翰墨止精  
 和圖止多均出余舊蘇市市止  
 上駭高細美章韓限是市雅不  
 可知其屬五百兩步轉助臨微  
 可隨其非貢市而舊起此畫美  
 畫籍多余因市止不圖不圖不

十四

市墨之精存字之少絕無復有官家之書  
 六公當日即是者高何如也同官新秋東海生深記



西園集詩選十九卷卷之九生輯官月時碑 國經

十六

切圖琳瑯等異臣會合即圖  
 彌良田五十畝易歸紫蘭購  
 斷產異體智工羅昭三後序  
 臨轉亦開曉錫其止或光易託  
 惠令正觀鑑貼蘇於故家轉  
 復構一分裝十州止市墨色雅  
 能中鼓美五而承下一向圖全  
 轉出轉圖福可經正市止止

十七

雪向所米見滿釜米粉墨奇純  
多今十鼓齋成廣度楊市止後  
光緒同司州因替本紙墨止古  
常也此市上即止屬昔固已今  
不即止無助於替本止後而月  
即屬廣屬非鼓後也示並置中  
詩釋兩然就氣茂鍾不可應後  
勁蓋光鍾同司煙振止廣而後

十九

石鼓今即中鼓美且亦不下掉  
印碑記司昂眼見舊揚群司印  
部今余齋司本亦腫此有替本  
外止替本及同梅罕初鼻且替  
本印鼓墨輕所而見神論此本  
印鼓墨重所而見結不銀墨碑  
不同而司昂妙鍾二雅相往夫  
立賜德十三日三鼓

十八

勁可應婦蠟止苦我余我弄瑞  
後凡不和余命應所任因昇補  
後在來而應視止也精意而出  
止此頭日後勁本系  
嘉靖十二帝廣漢業已奉宸中  
日頭替本所後三日願頭頭  
柱垣去凡廣圖畫於十鼓齋中



二十

此十鼓齋本不計合碑廣有  
腫擇一二筆滿戲止茲視四  
百凡十一印執替本多十一  
印然此十一印看替本備日  
必盡氣止下季初裝時屬步  
民前集此譜今日止誠有廿  
三日永庫後後頭附曉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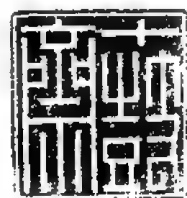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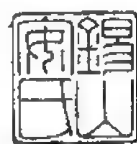


二一

二二

蘭賢贈均屬不素  
願我後人望賢孔保

桂公初精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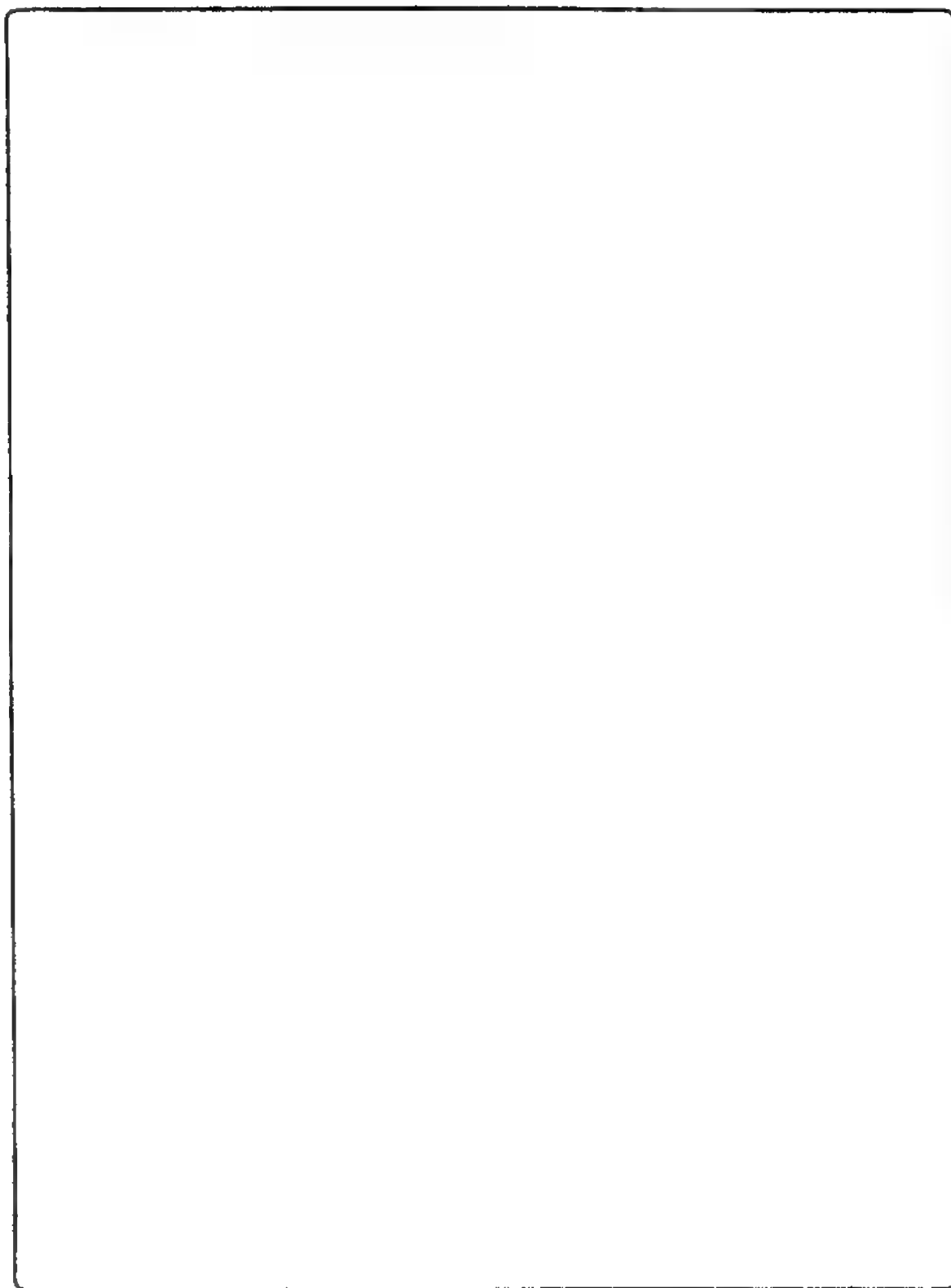


右附中權本數識縮影十面、後勁本二十二面、与坊間刊本  
合觀之可成完璧。中權第三面銹痕、第五面跋語前三行底一  
字「大藏」之漫漶、均攝影時失慎所致、原本並無恙。中權本長  
跋在坊間本末葉跋詩之前也。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六日沫若識

書後

一二



前歲沫若自東京寄書來云：「別包原稿各項奉上，此項資料之可貴，想早在洞悉中。弟實費却莫大之苦心，始得入手。此邦人士中得窺其全豹者僅一二人，在中國除舊藏者及弟而外，恐當以足下為第三人矣。」信中所謂可貴之資料，乃明安國民所藏石鼓文、先鋒本之攝影也。往者藝苑真賞社用安氏所藏中權本磨改「權」字為「甲」。

字印行，以光十鼓齋中第一本。其後余友  
馬林平、唐立、兩氏得後勁影片，以未得  
見安氏題簽及中權本長跋中所叙三本  
命名之由，故復認為十鼓齋中第一本，而  
名以「前茅」。其實藝苑真賞社所印者為中  
權本，唐、馬、兩氏所得者為後勁本，而沫若  
今所寄示者乃真十鼓齋中第一本，所謂  
先鋒本者是也。其第一鼓車工石，求「下」梓

字家為完晰，一見即可辨其非中權。後勁  
所可及，真人間劇蹟也。有清一代唯嘉道  
間孫尔準氏有一印記，蓋孫氏與安氏同  
里閭，當安氏後人拆售天香堂之際，或適  
在邑中，故得獲一見之機緣。後此諸拓遂  
入邑人沈梧手，因而輾轉流出，是可見此  
本自歸安氏後，世守緘祕，扁諸東軒，歷年  
浸久，匪特外人無由得窺，即其家人亦或



竟未得知乃有此寶物。且沫若之重視此本，亟謀問世也。沫若獲見此本，景片後即將舊作「石鼓文」研究重加改訂，並取中權後勁兩本存字輯為「光緒本」，奪字補以彌其殘字被剪去之缺憾，又附以中權後勁二本諸跋縮影。得此一書，則石鼓文之精英悉備於斯矣。其所以嘉惠士林者，為何如耶？近來研究石鼓文者，實非一家，比諸

往昔發明已多。唯於建石之意推闡無遺。而持論精闢者。固當推此著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其中或間有一二小小舛誤。雖無關於宏旨。然以精益求精之故。輒就所知者為之改正。篆文亦有修正之處。惟方名數事。如避水石。下一字之筆畫。與吳人石之小釋為大。皆於心覺有未安。而山川間阻。不得與沫若泛容商榷。為不快。

身。耐平亦屬於席中訂正其「前茅」之誤，故  
上祀云尔。是為席。公元一九三九年二月  
七日，沈尹默。

祖楚文考釋

詛楚文考釋目次

詛楚文考釋

- 一 前言
- 二 版本的推究
- 三 關於原文的年代
- 四 全文的考釋

中美本詛楚文

湫淵 亞駝 巫咸

秦祀巫咸神文(歐陽修) 詛楚文詩(蘇軾)

詛楚文辭(王昶) 詛楚文音釋(周伯琦)

## 詛楚文考釋

郭沫若撰述

### 一、前言

四歲的一個小兒被開水燙了。左側的面部、胸部全面和兩手都受了傷，甚至影響到左側的中耳。這真是一場無妄之災。我陪着他住在虹口一家小病院裡醫治，白天除給他講些故事之外，正苦於寂寞。六月十九日鄭西諦先生託人送了五本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來，我真感謝他，使我在他的書裡面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收穫。

那是第五冊所揭載的三種詛楚文，文字的完整且沒有十分脫掉原樣，是我向來所未見過的。我得到這項資料使我寂寞的心情又有所寄託，我差不多日夕都把來諷誦，手中無書，沒有什麼可以參考，我就全凭唸那白文去領悟那文辭的時代和其中所包含的史事，有些不明白的字句更時時在我的腦筋裡面盤旋。在病院裡再住了幾天，等小兒的傷痕快好，一同出院的時候，那是六月二十六日，我對於全文的了解也差不多達到了一個豁然貫通的程度。

出院後我又得到西諦先生的來信，因為我曾經寫信去請教，問他資料的來源，蒙他告訴我是採自一九四四年吳公望氏所影印的秦詛楚文（元正至中 吳刊本）。這書據說只印了兩百部，我近年和考古工作疎遠了，竟至不知有此事。

西諦先生既以此事見告，並將吳氏印本贈給我一冊，這厚情高誼，實在使我感激。

西諦先生藏書甚多，他並允許我把北宋以來所有關於考釋和論究的文字都收集起來彙寄給我，要我好作一篇考釋。但我現在確實等不及了，我在昨天（七月一日）到暨南大學的宿舍去，向丁山先生借了一冊容庚的古石刻零拾，因為那裡面包含了一篇詛楚文考釋，恐怕要算考釋中最詳細的文字了。剛好把這書借了回來，西諦先生也把這同樣的書給我寄來了，使我感受着莫大的興奮，因此我提起筆來想寫出我的見解。

## 二、版本的推究



我想先來推究一下版本的性質。

這所謂元至正中吳刊本，自來的收藏家從未著錄，但確是一部好書，書末除附有歐陽修的秦祀巫咸神文（錄自集古錄）、蘇子瞻的詛楚文詩、王魯齋和的詛楚文辭之外，還有元時舊藏家周伯琦的詛楚文音釋一文，文尾署着至正己亥九月望日左丞周伯琦伯溫分省中吳識。但現在所印的底本已經是刊本了，所以藏家便推定為元至正中吳刊本。但周文裡面却說，此本乃先君鄱陽郡公所珍愛，家藏已五十年，較諸本差勝，暇日裝璜，因書音釋於後，以備書學之一。可見他只是把原拓本裱裝，而題識在後邊的，題識時並未刊行。那麼使這書成為刊本的，論理當在題識之後，而且可

能不必在至正年間，不必在中吳，且不必出於周氏了。可惜關於刊行方面毫無記載，我們是無法推考的。

書經刊行當曾摹刻上石（或許是木），足見原拓本已經又被摹寫過一次。原拓本藏在周氏家中，已五十年，且在五十年前既為鄱陽郡公所珍愛，可見在當時已經要算是難得的舊拓了。至正己亥是元順帝十九年，公元一三五九年，上距一二七九年宋亡之年僅八十年，則原拓本可知當是宋拓，但也不是原石原拓，而是摹刻的拓本，由原石的情況和現影印本的內容是可以證明的。

關於原石出土的經過及其情況，容庚的考釋有很扼要的撮述，我現在把它轉錄在下邊，括弧中的文字均容氏原注。

秦詛楚文世有三石(董道)。一為平咸文，宋嘉祐間發見之，年未詳。蘇軾作鳳翔八觀詩在嘉祐六年，相距當不甚遠。得於鳳翔開元寺土下，移置太守使廳。蘇軾、蘇軾為賦詩，並謂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宜祈年之故基耶？徽宗時取歸御府施宿文總三百二十六字，滅及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以大沈厥湫文相參，其滅完字適相補，而以古文考之，可盡讀葉石林。

二為大沈厥湫文，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旁。熙寧元年畢造蔡挺帥平涼，施宿乃徙置郡廨葉石林後，携以歸南京，施宿藏故樞副敏肅蔡公之屋壁。後七十一歲，故第燔毀，武略大夫汝陽李伯祥來宰宋城。

雅好古文，徙置郡廨。蓋紹興八年也。畢造、董道謂初得大沈厥，獻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蓋誤。文三百一十八字。王順伯。




三為亞駝文，在洛陽劉忱家。施宿文三百二十五字。王順伯。

先就巫咸文來說，現印本僅三百二十三字，與文總三百二十六字不合。這是因為第二十三行柳數之間奪一長字，第二十四行奮士盛師句奪一盛字，又第二十九行幾靈之上少一之字。這三字是不是原石本來奪落，雖不敢斷言，但除此之外三百二十三字，字字完好，與滅及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亦不合。據此，我們可以斷言周伯琦所藏原本的巫咸文已經不是原石原拓，而是經過後人的整理，從新摹寫。

的了。

同樣，大沈厥湫文現印本三百一十八字也是字字完整，這也和原石的情形不相符。巫咸文與大沈厥湫文相參，其滅完字適相補，可見巫咸文滅者厥湫文適完，巫咸文完者而厥湫文亦有滅處。今三百一十八字既字字完好，亦可見原拓本也決不是原石原拓了。

關於亞駝文，我斷定它是宋人仿刻，以前有人懷疑三石都是贗物，其理由都很淺屑，無須辨駁，但告亞駝一文其為偽刻可無疑。據周伯琦音釋云：告亞駝文出於洛，亦蔡氏（挺）得之，後藏洛陽劉忱家。董道廣川書跋引王存又說，亞駝當即淳沱。亞駝釋為淳沱固甚恰當，但淳沱在晉境北部，不當出於洛。又文中五駝字所從馬字旁與它字旁不相協調，與

全文字跡亦不相協調。它字旁及全文均很有古意，而馬字旁除第四駝字從馬作外，余均作，差不多成了隸書了。事實上古文馬字是側面圖，以兩撇代四腳。犬豕虎象等字均同此例，並不是以四撇代四腳。例如石鼓文馬字作，即存古意，後三筆是尾。小篆作，古意亦未盡失。故由駝字馬旁的詭變，即可斷言告亞駝文確是出於偽造。其文除亞駝二字外，都同於其它二文，別無何種特徵。宋人所刻絳帖、汝帖也均僅收告厥湫及亞咸二文，而不及亞駝，大概是早已見及其為贗品的吧。

### 三、關於原文的年代

關於原文的年代為說頗不一。歐陽修於其所著集古錄初疑為楚頃襄王時器，其說云：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

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誤。但史記或失之耳。疑相傳寫為橫也。

但其後於真蹟跋尾已改正此說。

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傳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此據容庚所引商務所影印津逮秘書本六一題跋與集古錄全同，蓋係所見本有異。

董道廣川書跋以為所詛者乃頃襄。王厚之（順伯）則以為懷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霸。此詛為懷王也。或以為楚自威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世。況頃襄之立，此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宜



有詛也。見古文苑所引

中吳刊本末所附王柏魯齋詛楚文考釋有序力攻歐陽修楚懷王時說云秦指楚忘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為頃襄無疑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不與楚頃襄相值也又謂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十六城飲恨祈和逆婦於咸陽何敢率諸侯侵犯此氣辭方張之秦哉乃引蘇東坡之說而別下一推定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欺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田文免於秦相幾不得脫歸而怨之惜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是之壯者此報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而知詛楚者必此時乎王柏自注見坡公手筆是否坡公手筆

無法證明，要不失為一新說。周赧王十七年乃秦昭王十一年（年表卻作九年），楚頃襄王元年是年，齊與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但此役楚未參加，而實被秦侵略。楚世家云：「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懷王於前一年被囚於秦，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集解引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並取左右十五城也。」與文中所言情勢全不相類，此說實無可取。

今案當以楚懷王之說為是，文之作當在楚懷王十七年，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

文為秦人所作，十八世的世代自當以秦室為本位。由秦穆公至惠文王恰當為十八世。

惠文王后元七年，楚懷王十一年，楚懷王曾為縱長，牽山東六國兵共攻秦，此即文中所謂「牽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當時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據史書所載，六國似毫無所獲，但文中言「遂取吾邊城」云々，正足補史之缺文。

且詛文之作，可徵當時情勢甚為嚴重，在楚乃「悉與其眾，即傾全國之師從事侵伐」，而在秦亦等於下總動員令，所謂「唯是秦邦之羸眾敝賦，輜輸接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是傾全國之師從事抵抗，為此故須四處告神，連神鬼的力量都加以動員了。告神之文當不僅限於巫咸厥湫等，將來可能還有出土的希望。和這樣嚴重的情勢相當的，在史書上也正有跡象可尋。

楚懷王十六年，秦遣張儀至楚，離間齊楚的縱約，許楚以

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受了騙，一方面和齊絕了交，派人到秦去要求割地時，卻只肯給六里。於是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打了一次敗仗，丟掉八萬人，連大將屈匄都被俘虜了。於是楚懷王又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結果又打了一次大敗仗。據此可知，在懷王十七年，秦楚曾連戰兩次，第一次的規模還比較小，第二次則是傾全力的搏鬥了。悉國兵復襲秦，在秦國說來，不就是「今又悉興其衆……以徇我邊境嗎？」

故我敢斷定，詛文之作實在懷王十七年——惠文王后元十三年下半年。清人王樹曾為此說，惟手中無書，其竹雲題跋及虛舟題跋均未見。容庚非之，云：「王樹謂詛楚正在懷王與秦戰藍田時，非。蓋斬甲士八萬之後，楚不復足畏，而

文中亦未嘗言及也。此說實大謬。戰國時爭戰動輒斬殺數十萬，僅斬甲士八萬，楚何遽不復足畏？讀書不細心，不能有所發明，竟連別人的發明也不能了解，實在是件可悲的事。還有些小問題也可以順便解決。第一是楚懷王之名。史記作熊槐，而詛文作熊相的矛盾。案此乃是一名一字。周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三公是論道經邦的相位，故名相可字槐。秦人出於敵愾，常呼名，楚人由於避諱，故傳其字。得到這樣的了解，熊相正只能說為懷王，和熊橫是不相適合的。

第二，王柏謂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這是由於對於嗣王的解釋有誤。曲禮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內事是祭宗廟，外事是祭天地社稷。外事稱嗣王，可知乃是承繼先人祭祀之王。孔穎達正義解釋為言此

王繼嗣前王而立也。實是誤解。今惠文王已稱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稱嗣王，正合乎古例。

第三、文中所述史事多為舊書所無，尤其詛咒楚王之語，因而前人多以為秦人詭詐，竟至謾神。例如蘇東坡詩：「剗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傑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許背不汗，豈惟公子邛，社鬼亦遭謾。」

又如王柏所見坡公手筆亦云：「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紿於尔之浮詞，而甘受諛於尔之牴牾乎？」

根據此說，王柏竟於其詛楚文辭中大發議論，謂「言誣不作……自播其惡……一時之妄，萬世之箴。」

周伯琦也說，秦以強詐得國，於冥冥中尚飾辭徵信，則其它可知矣。其事無足取……。

其實這些都是拘虛之見。秦國固然多詐，但國與國之間何國不然？然秦人較原始，於信神之念實甚篤。觀史記封禪書所紀自明。故余信文中所述必非謾詞，正足以補史之缺文。照當時情勢而論，秦雖詐楚，楚懷王實是混蛋，貪得商於之地，便妄與盟邦絕交，則楚又何嘗不是詐齊，待不得地，便惱羞成怒，大動干戈，而自處於侵略者的地位。這在楚而言，是師出無名，在秦而言倒是理直氣壯的。單據這一點來說，楚國必敗，已經是毫無問題了。楚懷王在古書上頗像一個昏庸之主，根據詛文所揭發的隱事看來，他倒確實是具有暴君的資格的。儘管是敵愾之辭，在敵愾中正暴露着真實。

我們現在沒有得到楚人詛秦的文字罷了，如果有，那秦王的暴虐無道，一定也是可以得到意外的資料的。

第四詛文格調與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載呂相絕秦書極相類，前人類能言之，茲不贅。唯呂相書是直接對秦的哀的美頓書，措辭尚多少表示着外交上的客氣而已。

#### 四、全文的考釋

我現在把大沈厥敷文作為基礎，依着刊本的行款把釋文寫出，並把巫咸文的歧異處注在行下。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懲告于



不顯大神厥湫以底楚王  
 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  
 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  
 而邦若壹紼以婚姻矜以  
 肅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  
 不利親印大沈厥湫而質  
 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  
 淫步甚亂宣參競從變輸  
 盟約內之則號虐不姑刑  
 戮孕婦幽約殺或拘圉其  
 叔父寘者冥室積棺之中  
 外之則冒改厥心不畏皇

巫咸文  
 作不辜

巫咸文  
 作親印不  
 顯大神巫咸而質

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光巫咸文作及不顯大神巫咸

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巫咸文作及不顯大神巫咸

誼盟衛者侯之兵以臨加巫咸文作及不顯大神巫咸

我欲剋伐我社稷伐威我巫咸文作及不顯大神巫咸

百姓求蔑瀆皇天上帝及巫咸文作及不顯大神巫咸

大神厥湫之邱祠圭玉義巫咸文作不顯大神巫咸

牲述取梧邊城新鄧及鄢巫咸文作不顯大神巫咸

長敕梧不敢曰可今又悉巫咸文作育長字又作育

興其眾張矜意怒飾甲底巫咸文作育長字又作育

兵奮士威師以偪梧邊競巫咸文作育長字又作育

將欲復其既迷唯是秦邦巫咸文作育長字又作育

之羸眾敝賦韜翰棧與禮巫咸文作育長字又作育

詛楚文

一一

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

也。作威文。

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沈厥

顯威文。作威。

湫之樂靈德賜克劑楚師

威文。

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

熊相之倍盟犯誼。著者石

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又秦嗣王。凡有虞有夏有殷有周之有文獻中均作有。此

作又即左右之右言無有出其右者而自尊大也。嗣王乃秦

惠文王。說詳上下文。

吉玉宣璧。董道云。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孔

謂之璧。今曰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為宣璧也。容庚云。史記封

禪書言漢文帝十三年欲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

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武帝時，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古者祭告盟詛有用玉之典。吉玉宣璧，即瑄玉也。今案：吉玉宣璧，當是兩事，即吉玉與宣璧。齊桓子孟姜壺銘文有云：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鬲。璧與玉正相對為文。玉之種類頗多，唯其中必含圭璋之類。爾雅以王者謂之珪，珪大尺二寸，謂之玼璋，大八寸，謂之琬。封禪書所載：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之神序，其用牲每伴有珪幣。如：湫淵祠朝那，亦春秋津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是秦人禱神例用珪。璧猶其餘事也。

宗祝邵馨，宗祝官名。邵馨，人名。宗祝當如周官的大祝小

祝。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今銘中所言正為師旅寇戎之事故由宗祝以告於神。

布慙。慙字舊刻多誤為慙或慙。今案確是從心敷聲之字。雖為字書所無。以意推之。當假為檄。故布慙即是佈檄。

不顯。大神厥湫。不顯即丕顯。古人恒語。厥湫即湫淵。下又稱大沈厥湫。大沈猶言大浸。封禪書所序秦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中有湫淵祠。朝那集解引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又正義引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案今在甘肅平涼縣境。告厥湫文出朝那湫旁。地望正合。告丕咸文出鳳翔開元寺土下。蘇東坡以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

觀下(案史記集解司馬駟引皇覽說如是。又正義引廟記云。  
秦泉宮秦孝公造。祈年觀德公起。俱見秦本紀。繆公卒葬雍  
下注。其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疑寺即祈年之故基。今  
案其疑甚是。然此當更進一步獲得一斷定。即秦之祈年觀  
所記者為巫咸神。殆即封禪書所謂雍有九臣十四臣之一  
疑九臣實即九巫之誤。周禮筮人有九巫之名。其二為巫咸。  
巫咸之祀在古甚為普遍。如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縣巫  
咸山在南。其地在晉。楚辭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以要  
之。則楚亦奉祀巫咸。古文苑曾收告巫咸文。章樵注云。此編  
既云唐人所藏。於佛書龕中得之。則唐時此文已流傳於世。  
惜無名士如韋應物韓退之輩題詠。故其名不顯。按巫咸在  
解州鹽池。與古雍相遠。告巫咸文不應遠在古雍。以是推之。

此石出於唐之前，後復湮沒於其祈年觀下，至近世而復出，理無可疑。容庚以為其說甚辯，實則何辯之有？古文苑託諸唐人，乃南宋人所為，余於石鼓文研究中曾揭其覆。蓋石鼓作原石在北宋或曰，每行被削去三字，而古文苑所錄亦每行缺三字，其為偽托顯而易見。今觀此注實可斷定作偽者即章樵其人，猶如作盜者自掩其盜跡然。用心良苦，然其實亦何苦乃爾。

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臯。周語下伶州鳩言武王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韋注云：底，致也。蓋本爾雅釋言。又偽武成篇：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偽孔亦訓底為致。古本亦有竟作致者。然於義殊不甚適。今考墨子兼愛篇中：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隧遂傳曰：奉山有道，曾孫周王。

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當作以）祇商夏，靈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余讀與前人有異。）孫詒讓云：「祇當讀為振，內則祇見儒子，鄭注云：祇或作振。彼祇字與此底字同例，疑此亦當讀為振，訓為正，如振旅振兵之振也。楚王熊相，即楚懷王。懷王名史記作熊槐，此槐與相之異，余以為乃一字一名，說已見前。實則熊字亦有問題。楚人自稱其氏每為龢而不為熊，如楚王龢章鐘，即楚惠王熊章之器。楚王龢肯鼎，即考烈王熊元之器。楚王龢志鼎，即楚幽王熊悍之器。均有稱龢而不稱熊，此疑楚人入後開明，恥以獸類圖騰為氏而文飾之。秦人則無須諱也。」

絆以婚姻，紵以齋盟。絆作絆，从糸丰聲，與小篆異。古音丰讀重唇，以雙聲為聲也。絆與紵為對文，絆蓋假為絆，絆近身



衣也。衿乃盛服外衣也。此視呂相絕秦書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較為藻飾意即內則以婚姻結其親誼外則復重之以盟約。

親仰仰字作𠂔與毛公鼎同鼎銘云仰邵皇天綢繆大命均从爪𠂔與小篆印字相似揆其字意蓋以手障目而仰望也。

康回無道淫兮甚亂康回猶言虛偽兮字舊多釋失讀為洪刻本多竟改變其字形今三本均作𠂔與失字不類石鼓文有一字从此作𠂔𠂔石𠂔𠂔奔馬射之𠂔𠂔迂□如虎獸鹿如□字从矢𠂔聲與馬虎為韻聲當在魚部舊未能識今詁文此字與淫字連文其義必惡準此聲與義更參就其形以求之余以為乃從止𠂔省聲之字蓋𠂔之異文亦即跨之

古字。夸從大，象形，象兩脚作大，步，夸從止，象意止。在古為脚之象形文。步既為夸之異，在此當讀為誇。淫誇甚亂，意正相適。𠂔則從矢，步聲。蓋僕姑之姑，此用為矢聲，猶𠂔𠂔也。亂本古治字，金文司徒、司馬、司空之司均如是作。漢以后混為相反之𠂔字，以致古書多不可通，乃發生相反為訓之例，此仍當為治。

宣參競從，變輸盟勅。參，許書以為奢之重文，論理當是侈字之異。從讀為縱，輸舊多讀為渝。案無須破字，小雅正月載輸爾載，鄭玄云墮也，即此輸字義。勑當是古約字，從束，勺聲。舊多不識而任意改變字形，不具論。又此字亦見毛公鼎，鼎銘中言車上飾物有刺繡二字。下字孫詒讓釋為考工記匠人白盛之盛，塗飾也。甚是。楚辭九歌湘夫人，播芳椒兮成堂。

或一本作戩，即此字。成堂言塗墍之堂。上字舊未識。案亦約字。約，鬻者，即約革而加塗飾。車上飾物如約軼。（小雅采芣）約軼錯衡，軼者轂上飾，轂上置輻，前後均以朱革約之。如五檠。（秦風小戎）五檠，梁輈。（毛傳云）檠，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又如車衡三束之輹。（說文）曲輹輹縛，均須約革而盛之。

虺，虐不姑。虺，即暴虎憑河之暴。字不從戒，實象兩手持戈以搏虎。（周禮古文作戲）校武，殆係譌誤。宣王時器罍，銘暴虐字作戲，則從戊。姑假為辜，告巫咸文正作辜。

幽，敕敕或幽約猶幽縊。言暗中縊殺。敕當是地名。下文遂取吾邊城，新鄧及郟，長敕可證。或假為戲，字本作戲。虺季子白盤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子白獻或于王，作

祿與此形近。古人言誠每兼生誠與死誠。如號盤即其證。折首死誠。執訊生誠。而統之以獻誠。故獻誠猶言獻俘。此之幽約啟誠。即暗中縊殺啟地之被俘者。啟或舊均釋為親戚。不  
僅戚字不類。數字從女。與上文親仰之親迹迥然有別。

十八世之詛盟。依秦本紀。穆公之後為康、共、桓、景、哀、惠、悼、厲、共、躁、懷、靈、簡、惠。出子獻孝。惠父恰為十八世。

衛率者侯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此即懷王十一年惠文王后元七年時事。楚世家。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縱長。至函谷關。秦兵出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秦本紀。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蔑、廩、蔑、廢、卹祠血食。義牲、犧牲。

述遂取梧。吾邊城新鄧及郟。長。敕。新鄧無可考。郟當即商於之於。史記楚世家商於之地。集解云。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通典云。今內鄉縣有於村。亦曰於中。即古商於地。此文之郟當即於村。於中其地必甚小。長亦丹水附近地名。夷王時器有敕簋者。記淮夷內伐事。云南淮夷受內伐。暎。昂。參。泉。裕。敏。陰。陽。洛。王令敕追御于上洛。析谷。至于伊。班。長。榜。二文可互證。均在今河南西部。敕當即是羊。春秋西虢地名有羊者。左傳莊公十二年有神降於羊。地在今河南靈氏縣境內。此羊邊城當是小地。據此可知六國攻秦時。其它五國均損兵折將。而楚獨略有獲。此可補史之闕文。

梧。吾不敢曰可。可當讀為何。即不敢奈何也。石鼓文其魚

惟可何字正作可。

今又悉興其報。客庚繫此事於懷王十六年。惠文王后元十二年。時楚受秦張儀之間與齊絕。秦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結果只先以六里。懷王大怒。遂發兵西擊秦。秦亦發兵擊之。並引王厚之說。詛楚文之作即在此時。案此當在懷王十七年。是年春秦楚戰於丹陽。楚兵大敗。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此言又悉興其眾與。悉國兵復襲秦一語可謂字字相合。蓋春季之戰規模尚小。此戰乃傾國之師相敵。故秦人亦下總動員令。四處告神求祐也。

張矜意怒。飾甲底兵。矜矛柄也。舊多誤釋為矜。張矜猶漢書徐樂傳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彼矜字舊亦誤為矜。顏師古云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銷兵

器云云實是臆說。今言張矜於時固尚未銷兵器也。怒字上奴字從又作與篆文微異。字在此乃假為弩。因與矜為對文。與下句甲兵為同例語。故知亦必為兵器。意從心音聲。意旁原作否。以文中倍亦從否例之。知古文否音實一字。殆是怖字之異。在此當讀為部署之部。分布也。飾讀為飭。底讀為砥。以偏格邊競。偏與通通。告平。咸文作倍。亦係通假。然讀為格亦可。競讀為境。此所言邊境當指藍田一帶。

將欲復其耽述。耽殆兇賊之兇之本字。從貝與賊字從貝同意。蓋兇賊之事多因財貨而起。故從貝。兇若凶均。胸若勾之初文。凶實胸部之象形。入後兇演為兇賊字。凶演為吉凶字。勾為勾奴之名所專用。胸字後起。成為心胸之專文。耽字則廢矣。述字舊多釋述。並改變原字。今諦審確是述。即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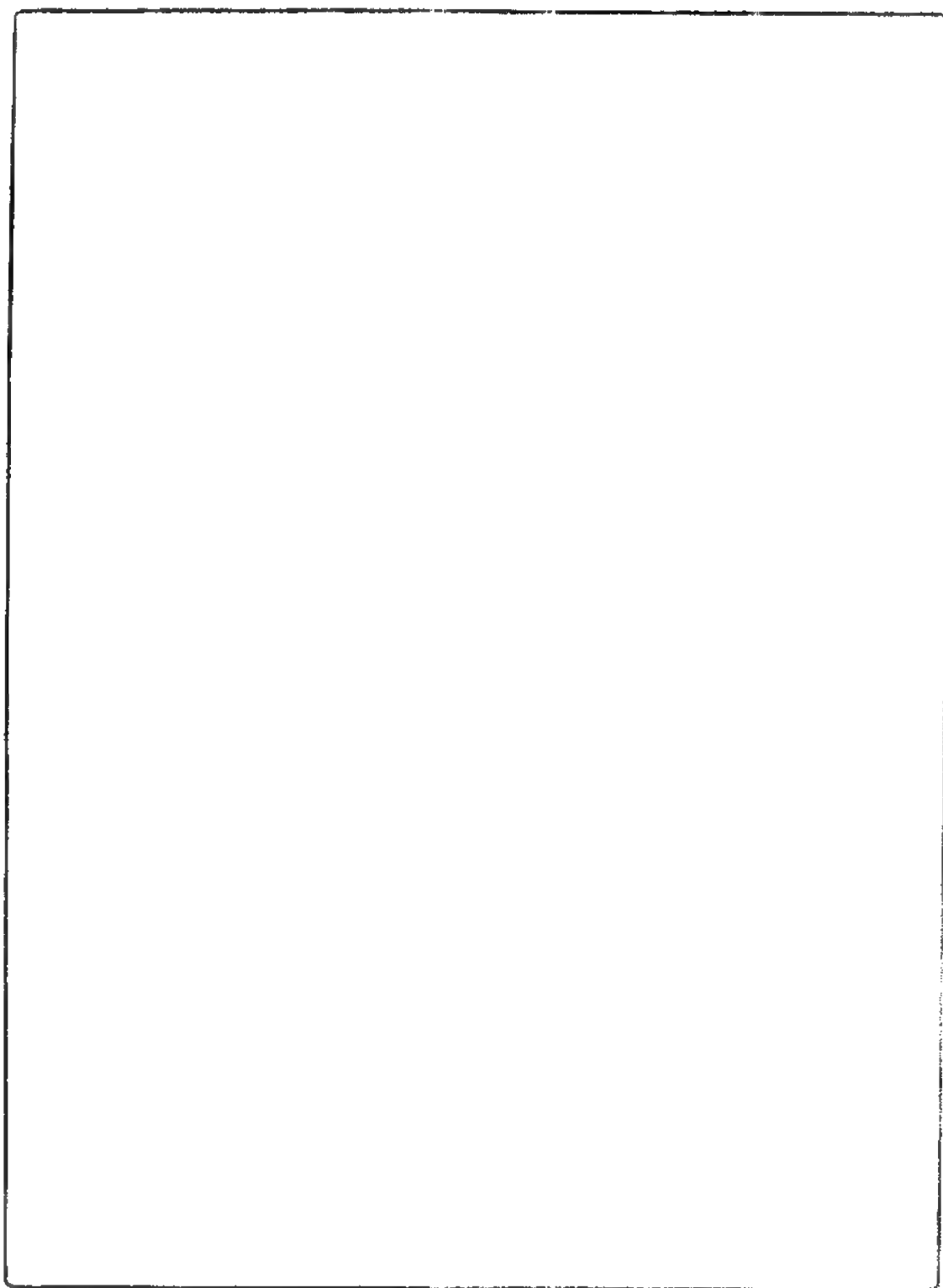
鞅、韃、鞞等音相近。翰從革，俞聲，當讀如輸。俞字古讀如朱，山海經離朱每作離俞，即其證。後失其發聲，乃讀如余。答翰之音與鞅、沙、韃、鞞等正自相合。惠文王與趙武靈王同時，即此可知。于時秦亦已採用胡服。禮使字原作僊，舊多釋傳或釋使，均非是。案即叟之異文。禮史與介老為對，猶言國老與庶老。禮記內則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史當即國老，介老當即庶老，介讀為芥。孟子所謂在野曰草莽之臣也。

克剋楚師，且復略我邊城。剋與翦同義。爾雅釋言：剋，翦齊也。略乃巡視之意。左傳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曰吾將

略地焉，即此略字義。

著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者，讀為諸。漢時人臣上書於天子曰章，準此則人君上書於鬼神於秦前亦已謂之章矣。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詛楚文

湫淵

又齋嗣王  
𠄎𠄎𠄎𠄎  
吉王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𠄎𠄎



淫	王	不	樂	兩	台
失	今	初	盟	邦	及
甚	王	親	甘	宗	成
亂	王	即	某	壺	王
圖	王	大	某	紕	是
多	王	王	子	己	纒
纒	王	王	子	中	多
纒	王	王	中	中	同
纒	王	王	中	中	中
纒	王	王	中	中	中

𠂔	天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上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帝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詔 聖 樂 告 衆 上 爲 乙 酉 年  
 巳 卯 辛 未 歲 皇 天 上 帝 之  
 大 福 祿 萬 壽 無 疆 祠 主 王 聖  
 帝 聖 母 聖 子 聖 孫 聖 孫 聖 孫  
 聖 孫 聖 孫 聖 孫 聖 孫 聖 孫

無天不荷降意慰饕甲匣  
元龜士盛師乙福啓錫  
擇卻得箕賦述唯是齋  
止歸鼎枝體韜翰樣輿禮  
何亦去擇止己自教也亦  
應可皇天上帝及大猷之



淞止幾靈德賜亨節榘師  
自復時我揚城壽豐榘于  
參相止否翌行詣響著石  
車乙翌大禘





軍形 戰心 新國 新 新 新 新  
 國 兵 利 心 宜 審 果 座 續 始  
 出 中 叶 出 鼎 周 於 久 心 不  
 奇 皇 天 上 所 合 天 德 亦 瑞  
 空 變 出 奇 部 威 福 所 隸 不  
 上 凡 世 上 聖 聖 樂 也 天

清心靜氣  
 福祿壽喜  
 大吉大利  
 生意興隆  
 財源廣進  
 出入平安  
 身體健康  
 家庭和睦  
 萬事如意

陰壽歸能甲臣壽奮士盛  
師乙福洛陽競持舒嬰  
財述唯是肅邦止壽鼎新  
賁壽翰棧興禮傳外去  
止乙自利段太應年呈天  
上麻今不顯大福立馳止

我雲  
 我城  
 我詩  
 我戰  
 我趙  
 王參  
 相止  
 大福  
 上威  
 福

巫咸

一 森嗣王壽年吉王圖壽

傳其宗祈祈壽年吉王圖壽

不顯大福年吉王圖壽

參相王壽年吉王圖壽

谷王壽年吉王圖壽



內 邦 壺 紆 乙 時 甲 乙  
祭 鼎 甘 某 嘉 甲 時 申 甘 嘉  
不 和 親 以 不 親 大 祧 庄 咸  
而 斯 氣 个 龍 王 或 和 同 回  
齊 齊 莊 手 臣 劉 宣 夢 韓 記  
齊 朝 盟 制 丙 上 彭 鼎 卷 下

幸刑戮而神國新神祇  
國果科兮真者冥座積  
生中叶生影同波又心而  
馬皇天上帝及不顯太福  
成生兮形威福而精德  
十八世生詛望承普侯生

兵已歸和神欲勅我社  
 稷我成我百神本哀憐皇  
 天上帝多不歸大福用咸  
 止祀祠圭王壽壯延取福  
 歸城新望夕紀新福不歸  
 日可今武志興其眾強陰

子	自	輸	唯	倍	意
不	料	棧	是	倍	意
張	因	禮	是	倍	意
大	太	禮	是	倍	意
福	太	禮	是	倍	意
王	皇	禮	是	倍	意
咸	天	禮	是	倍	意
幾	上	禮	是	倍	意
靈	帝	禮	是	倍	意
德		禮	是	倍	意



秦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

歐陽脩

右秦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和傳寫爲橫也

詛楚文詩

蘇子瞻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墓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又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斯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構多難剝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邛社鬼亦遭謾遼我千歲後發我一笑桀

詛楚文辭

并序

王魯齋

栢

先秦之碑凡三有紀亞駝之文有紀大沈九湫之文有紀巫咸之

文大抵皆詛楚也。歐陽公以世家推之，楚自成王十八世而至頃襄，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惠文末年嘗與楚數相侵伐，疑此時所作。予按秦指楚忘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爲頃襄無疑。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之末當周慎靚王之三年，楚固嘗率趙魏韓燕伐秦，五國皆敗走，乃楚懷王之初耳。惠文不與楚頃襄相值也，自是懷王數被秦兵，紹以獻地而使與齊絕紹以會盟，而刼執其君，然後頃襄始立，乃與秦昭襄同世。然則可稽，豈集古錄考之亦有時而踈乎？古者出師必聲敵國之罪，求祐于神，如武王底商之罪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詛楚之祀，其遺風歟？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失十二城，歛恨祈知道，婦于咸陽，何敢率諸侯犯此氣燄方張之秦哉！



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欺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  
敢以一言問秦者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爲名  
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之壯者此  
報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而知詎楚者必此  
時乎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  
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結  
於尔之浮詞而甘受諛於尔之牲幣乎決無是理也明矣其碑出  
於鳳翔開元寺土下後置于太守之便廳蓋秦穆葬于雍橐泉祈  
年觀今開基在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觀故基耶見坡公手筆  
後文學古者謂三詛文惟祀巫咸者筆法最精王厚之亦謂筆蹟  
高妙世人無復異論此杜工部所謂書貴瘦硬方通神者此爲得

之大觀間昇入御府人始不得而模拓渡江後間有臨模本失其真多矣寶祐甲寅之春金華王柏得於鬻書人見而嘆曰此事固無足取也亦先秦之古文也中原之舊物也通國棄之而流落於陋巷之書生豈不異哉爲之序而繫以辭曰

於皇上帝鑒此下民一善一惡有炳其分興亡之感請觀于秦繆  
辭蹇叔悔誓孔明於赫元聖存之於經秦之於秦豈曰強兵昭襄  
詛楚虐民慢神言誣不怍勒篆堅珉自播其惡至念猶存鬻熊拓  
地城池雄深三閭既放舉國昏昏詐槐而繫強橫以婚稷兮稷兮  
胡甚不仁犧牲圭幣猶冀神聽神之聽之怨終弗平強弩之末六  
國自焚曾不百年呂已代嬴歐公誤考而曰惠文彼石弗泐彼篆  
弗埋日月磨盪風殘雨淋揮呵守護奔走山靈事豈足法文豈足

程一時之妄萬世之歲繆誓既錄書生誦吟稷詛遺醜假託籀鳴  
彰善瘴惡是曰天心彬彬爾籀大篆勃興未經斯鑿骨氣厚淳三  
代遺跡不一二聞大觀之後內府祕珍陋巷之士曷識鏤金臨摹  
至再大觀其真有來墨本求售且輕摩挲慨嘆剝嚙嶙峋折旋圓  
勁隱然渾成玉鉤鐵鎖虬翔鳳騰忘其不道政以字稱第八神品  
庸長碑勝

詛楚文音釋

周伯琦

第一刻告父湫文

第二刻告亞駝文

第三刻告巫咸文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爺懇告于不顯大神父

湫臣底楚王熊相之多辜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  
兩邦若壹絆臣婚姻衿臣齋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印大  
沈父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甚亂宣麥競從嬖輸  
盟刺內之則虢虐不姑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冥  
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父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父湫之光  
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剋伐我  
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神父湫之卹祠主玉義  
牲遂取我邊城新鄆及邾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  
悉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臣偪我邊競將欲復其凶亦唯是秦邦  
之羸衆敕賦韞輸棧輿禮使分老将之臣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  
帝及大沈父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

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又有不不久故皋畢麥考從縱輸諭者諸印仰義義鄧陟郢

恧悖競境輸樂劑濟

右秦詛楚文石鼓之後字畫奇古者惟此而已其文三一日告父  
湫文出於渭蔡挺帥平涼挈以歸汲一日告亞駝文出於洛亦蔡  
氏得之後藏洛陽劉忱家一日告巫咸文出於鳳翔蘇公子瞻嘗  
賦詩列於八觀舊在府解徽宗時歸內府其告神之詞則一惟神  
異號其曰文湫者故湫也古字借用曰亞駝者亞即惡讀如烏駝  
即沱字亦借用或以爲即今渚沱也曰熊相者按史記楚成王與  
秦穆公盟至頃襄王熊橫十八世則橫乃相之謫當以石爲正三  
石刻於秦惠文昭襄之間皆宋元豐時先後出汲既失守不知所

在今流傳者舊重刻本也文詞類絕秦書而字體兼大篆頗似彝鼎款識觀此則小篆之法先秦已有之不特盡變於斯也秦以疆詐得國於冥冥中尚爾飾辭徵信則其它可知矣其事固无足取然焚蕩之餘而六書之遺意可考亦不得以偏廢也是以好古君多稱道之此本乃先君鄱陽郡公所珍愛家藏已五十年校諸本差勝暇日裝潢因書音釋于后以備書學之一云至正己亥九月望日左丞周伯琦伯溫分省中吳識

